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近代金融奇才

——周作民传



序

赵云声

以往读近代史，给我的感觉，只是军阀的混战、政权的更迭以及思想家、革命者的奋斗与彷徨。换句话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似乎仅仅是战争史、政治史与思想史，而社会生活中另一重要方面——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萌生、创建、奋斗与发展的历史——却被忽略了。这一方面有我们民族一向轻视工商的传统观念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民族资本家政策上的失误，也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资本家当作改造与斗争的对象，及至“文化大革命”则更是变本加厉，资本家成了“反动”、“反革命”的同义语。

这种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悲剧后果，是只许讲资本家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他们在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的开拓精神、对他们在我国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却缺乏客观与公正的评价。至于这些资本家创业时的景况、创业中积累的经验、经营中表现出的智慧和韬略，他们实业救国、富国裕民的理想以及他们的身世与经历，则更是湮没无闻，不为今日的人们所知。这样，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就出现了令人惋惜的缺憾。

随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和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化，仅仅依赖外国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已显得是隔靴搔痒，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在自己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前辈们的经验。于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在他们为民族企业的振兴而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变得越来越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为了抢救祖国的这份宝贵遗产，我和朋友们曾共同编撰了《中国大资本家传》一书，问世以后，得到了海内外各方人士的鼓励与赞誉，但囿于当时的条件、时间、地域、资料、尤其是篇幅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尚有许多地方显得粗糙、欠缺，不尽如人意。后来我与作者们联系，他们也都觉得言犹未尽，有的则是得到传主家属的支持，又获得了许多新的材料。在此情况下，我们得到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从中选出部分人物，重新加工创造，独立成书；并将原先限定的每人十万字左右，扩展为二十五万字左右，推出《中国大资本家传记》丛书。第一批重点介绍的六位人物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开山鼻祖张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中国最大家族企业的创始人荣宗敬与荣德生、中国近代金融奇才周作民、北国工业巨子周学熙和上海超级大亨虞洽卿。

不日，另外六位大企业家：刘鸿生、刘国钧、卢作孚、乐松生、黄楚九、陈光甫，将随之推出。望能一并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5年4月19日
于北京芳草地

引子

大厅堂上，花木丛中，一位老者高卧其间，神情安祥、恬静，只有凝挂在眉宇间的淡淡笑意似乎有些动感。那笑意是满足和无憾的外溢还是自豪和慰藉的流露？

老者身旁，花木四周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老者的亲属、生前好友敬献的花圈。一层又一层，重重叠叠！啊，花的海洋，辽阔无垠！那洁白的波涛正咏唱着多情而温柔的歌儿把老者一直浮载到极乐世界！

难怪，老者这般得意！

有人说，老人得意不啻死后，生前更甚！

清末，他虽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却幸遇名师赏识，悉心教诲而外，还倾囊相助，使其得以南下羊城求学，继而东渡扶桑深造。

民初，他未及而立之年便官居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庆祝辛亥革命胜利的礼炮把他送进了得以发达显赫的官场，送上了事业和人生的坦途。他的官运财运均随民国的建立而亨通。由科长而司长不过年余，由交通银行总稽核课主任兼国库课主任而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而金城银行总经理也不过年余，均在弹指一挥间。

北洋政府时期，他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财政总长梁士诒、国务总理熊希龄、冯玉祥、段祺瑞等军政要人关系极洽。

北洋政府刚刚倒台，他又与国民党政府大员蒋介石、张群、黄郛、顾祝同、戴笠、吴鼎昌、张嘉璈等一见如故，交情日笃。

日伪时期，他与汉奸巨头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日本侵略军将领冈村宁次、川本和特务头子土肥原、清水薰之以及政界财界的巨头们来往频繁，酬醉交欢……

好一个“场面儿”上的人物！他依仗什么左右逢源改朝换代而根基不动总当不倒翁？

可惜，他故去了，忌日是1955年3月8日。四十年的时间隧道轻松而冷酷地把他载入了历史的深处，使得年逾半百的中国人基本不晓得他是何许人也。

他姓周，名作民。著名银行家。在中国金融业中他属“老一辈”。

周作民这样的人该让民众认识才好。或许人们能从他身上得到某些教益也未可知。

于是，我使用笔尖挑开历史的尘封，把他从故纸堆里搀扶出来，送进这部新书中，流传人间。

近代金融奇才
周作民传

第一章

两上辞呈

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无奈地感叹……刚刚到职的稽核课主任周作民数语解颐。两份辞呈他都递得适时而洒脱，而财政总长却看得恼火伤神

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无奈地感叹……刚刚到职的稽核课主任周作民数语解颐

北京的初夏之夜，风暖花香。

坐落在东四铁狮子胡同一幢带花园的住宅里，交通银行的高级职员们酒宴方罢，便进客厅筑起了“长城”。

总经理梁士诒连输三局，第四局虽未终了，败局也定。他打出去的每一张牌几乎都是下一家亟需的，上家却从未打出一张他用得上的。而且，他新摸上来的也全是废牌。一轮又一轮，摸一张废一张。牌运不佳，手气儿也悖。

“您咋搞的嘛，往日的常胜将军今儿个却……”在旁边观战的大个子任宏袍在替梁士诒着急。“要不就让作民替您一圈儿，换换手气儿。”

“也好，”梁士诒拿出一张牌举在半空想了想，换一张，又想了想，再换一张，犹豫再三，才把牌打出去。“这局完了就让他替……”

梁士诒话音未落，下家便把他打出的牌捡了去，接着就是一声“和了”的欢叫。

“作民，上。”梁士诒起身离座。

周作民摇摇头：“不行，我近日手气儿也不旺。”说着，有意扭头向窗外瞄了瞄。

窗外就是花园，是时，清风习习，花香阵阵，沁人肺腑。

“要不就宏袍上。”梁士诒正了正领带，示意周作民：“陪我花园走走吧。”出得门来，只行数步，便叹道：“花美风香月色好，只可惜……唉——”

周作民借着月光默默地看了看梁士诒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原是国家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到交通银行就任稽核课主任没几天。认识梁士诒虽然时日不短，但交往不多，谈不上了解。如今梁士诒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这样一来，梁士诒的秉性脾气嗜好等等便成了他当务之急的研究课题。他从日本留学回国七八年了，社会实践使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中国要做成事情，人际关系是第一个重要条件。想做的事愈大愈重要，人际关系就愈关键。他到交通银行任职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总经理梁士诒交谈相处不能同以往一样。过去，自己是财政部官员。财政部和交通银行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从属单位的人员不管职位高低，对领导机关的大小官员总得陪点小心礼让三分。如今，与财政部库藏司长相比，他的职务地位虽无升降高低之别，但所处位置变了，陪小心讲礼让的营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梁士诒输牌固然与手气儿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梁士诒思想不集中，技术水平未能正常发挥。

“总经理有心事！”周作民早得出结论。但他走到花园也未动问——要倍加小心啊。见梁士诒再三叹气，他才故作木讷地：

“总经理您……”

“碰到一桩棘手事儿。”梁士诒话音很轻，但每个音符都充满忧郁。“半年前，我在董事会上建议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设个分行，董事们一致通过……”

“这样的提案哪有理由不通过！”周作民的口气使人一听就知道赞叹是由衷的。“多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啊，那里的茶叶贷款和押汇业务都大有可为！黄金处女地，咱们搞金融的就该向那样的地域开拓！”

“只可惜……”梁士诒欲言又止地转过身来摁着周作民肩膀换了话题：“听说你是江苏淮安人，安徽和江苏毗邻，那里你可有熟人？”

周作民不由激动起来：总经理终于想到了我，并对我寄有希望，十多天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按捺着兴奋，回答说：

“在安徽我暂时没有熟人。不过，要是需要，通过关系，认识些人不会太难。总经理有用得着我处，请言声儿，我随时恭候驱驰。”

“事情是这样，”梁士诒慢慢走着，放在周作民肩上的右手始终没有挪开。“四五个月来，总行派了几拨人马去安徽，可开设分行的事总无结果。”

“结症在哪里？”

“你是知道的，眼下虽说总统总理总长一个不缺，可政府的政策法规根本无法下达各省，尤其是财政税收，谁管的地盘儿谁收税，谁收来钱儿谁支配，分文不缴中央。民国虽然成立了，但仅是名称，实质呢，还是军阀割据……唉！不去管它，还说咱们的事。”梁士诒感叹着说：“倪嗣冲那里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看来，开设芜湖分行的计划只有取消……”

“总经理，您谋略超群，虑事缜密。自我认识您那天起就对您敬慕不已。我斗胆进一言，您不该说这样的话。依我管见，此事只能进不能退。梁老总您是有胆魄有能力办成它的。”周作民恳切地说。“拿钱砍吧，当今社会，钱比水和针锐利。”“你估计多少钱能够‘砍’进去？”

周作民竖起两根手指头。

“还是把困难估计得多些的好。你是不知道，几个月来，总行为此花去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四万，都打了水漂。”

花坛里几丛鲜花开得正艳。周作民停住脚步，或许是有意转移上司的注意力吧，他故作轻松地扶过一朵盛开的月季花闻了闻：“我说话或许狂妄些，花钱得讲究方法。您派去的人们怕是没有太动心思呢。或者，对您的意图领会欠透彻也说不定。”

“你去怎么样？”梁士诒郑重地说，“那就派你去‘砍’，‘砍’成了，芜湖分行经理就由你兼任。钱，你大胆花，两万不够，就三万四万五万……实报实销，旨在办成，不成便不罢休！”

“当不当经理我无关紧要。完成您交给的任务才是头等大事。大海口我不敢夸，让那个姓倪的老丘八点个脑袋的门路我自信能找得着。”

“看来你已胸有成竹，什么时候琢磨的？年轻人，有出息！后生可畏呀。”梁士诒忽然觉得这位下属不同凡响，不由盯着他的脸看了看，问：“能把你的打算说说么？怎么入手？”

“我想，您跟倪嗣冲一定认识。”

梁士诒点点头。

周作民继续说：“我估计，到目前为止，您还未出面找过他。”

“是的，”梁士诒不加掩饰地把惊奇写到脸上，问：“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您深谋远虑，早知此事非同一般，不经周折难以办成。所以，事

先就把回旋的余地留下。”周作民不着痕迹地恭维着他的上司。“这是胸有丘壑的大智者才有眼光看得这么远！平常时呢，不轻易披挂上阵，到关键时刻才稍亮招式，一蹴而就。”

“你的意思，关键时刻到喽？”梁士诒着实喜欢周作民：这家伙太聪明太可人意！好在他太年轻，与我地位相差也远，能够驾驭得了为我所用。不然，正经要防着他哩。

“好，我给倪嗣冲写封信。”梁士诒乘机给周作民出了道小难题儿：“可是，我不能开口求他呀，你看这信咋写合适？”

“请求的言辞只字不写，像您梁老总这样学识渊博气度不凡的儒雅人物，他倪嗣冲是八辈子也修炼不到这个水准的。因此，您不能轻易给他这种荣幸。”周作民字斟句酌地说。“连开设分行的事儿也只字不提，只问候几句说些应酬话足矣。只要有您这么个大礼，成事便有八分把握。”

“那么，还剩两分呢？”梁士诒看着终于脸露笑意的周作民问，“你打算怎么个办法？”

“老倪是皖系。皖系的太上皇是段祺瑞段老爷子，而段老爷子最得意的红人儿是徐树铮。这位徐树铮嘛，我算得上跟他混熟了，稍有交情的……”

“混熟才不久，不，不出一个礼拜，对啵？”

“什么事儿能逃得过您梁老总的慧眼！”

“哈哈，不错不错，有战略头脑，有超前眼光！只有这样，方能成就大事业呀，哈哈！”

周作民听着上司的夸奖心里并没有美滋滋的感觉。他美不起来。他为了结识徐树铮，让徐树铮感觉到他并非平庸之辈，进而坚定徐树铮拉拢他进其营垒的信心，不是一件易事！曾付出过沉重代价不说，还绞尽脑汁数日不敢丝毫懈怠。

两份辞呈他都递得适时而洒脱，而财政总长却看得恼火伤神

半个月前，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正感得意，开始做着有朝一日荣升财政总长的美梦。不料，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不过他的周学熙重新上台。

乍听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又觉不必过虑。周学熙重长财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暂时也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他屈指算算，财政部的所有司长，不管人品学识还是才华能力，没人能与他相比。何况他们在他们当中年纪最轻。他出长库藏司不过两年，任期未滿。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本人不见得就有好处嘛。周作民想到这些，心境平静了，新的打算很快形成。

他当即写了封信，着人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送去。王其康是他和周学熙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周作民决定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气。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上也会卖个人情——像周学熙这种聪明绝伦的人绝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的。要是那样，便可稍等一阵再说。待到找着能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除却上班，只等王其康回音。谁知一等五天，王其康连面儿也不

照。那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甚至找了一些科长，独独不理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主动找他。

好怪的议论！看起来像是无意，其实呢……周作民不由一惊：这议论要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呢……等我去找他什么意思？故意拿一把？让我低三下四去向他求情？

周作民连夜派人去找王其康，让王其康明天在家等他。天一亮，周作民便匆匆驱车直奔王知事府上。未待进门，周作民便被告知：王知事下乡公干去了。

王其康避而不见，其因由十分明白。

好一个周学熙，居然有悖常规地给周作民一个意料不及！

“至少有降服之意。”周作民想，“不然不会放出风来要我主动找他。我主动去找就意味着求他。他一定编就了一套危言耸听的鬼话在等着，待我求到一定火候他才假惺惺地“开恩”……好漂亮的如意算盘！要我从今以后对你贴贴服服唯命是从。

“——尊敬的周大总长，你错啦！”

周作民回得家来便展纸磨墨，奋笔疾书——“我也回报你一个‘意料不及’，看看咱俩谁玩过了谁！”

两个小时后，周学熙案头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财政总长瞄了瞄信封上的字样儿，心中暗暗窃喜。冷笑道：“终于沉不住气儿啦。可是，写信不好使呀，这回非得让他登门恳求不行，不煞煞他傲气总让他这般狂妄怎么可以！也该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个总长对僚属的驾驭才能啦。”

周学熙把信封举到眼前瞄了瞄，凝视片刻，才举起剪刀漫不经心地铰开，又连剪刀一块放下，并不把信笺抽开展阅，好像他已知道信里的内容。他点燃一支洋烟儿眯缝着双眼慢慢儿抽着品尝着，什么事儿也不想。香烟抽到一半儿，忽儿感到放心不下，才重新拿起信封。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

八行笺上，字大如核桃，寥寥数语，却把偌大个财政总长弄得惊诧失色不能自持！

“周作民呀周作民，你盛气倔犟的脾性儿丁点儿不改！可惜呀，一个出众的人才再不能为我所用了。瞧他这一军将得我……比第一回还狠！”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民国后第一位库藏司科长的周作民也随部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拨，“职衔”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毛病儿听错了，散会后特意走到大厅前的墙壁下。不错，“周作民”名下的“职衔”栏里赫然写着“主事”二字。

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员么？岂有此理！共和政体刚刚树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只是我周作民一己私事，它的实质是抑制革命工作者的情绪……

“该找周学熙说说明白！”周作民果断决定：辞职，以示对铨叙不公的抗议！

第二天，周学熙就收到了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仿如捧着一只刺猬，扔不下丢不开，可老捧着又棘手。

呈文洋洋洒洒数千言，通篇说理抗辩，无一阿谀之词。

面对一纸呈文，周学熙好生为难！笔架上的狼毫不知被他搬弄了多少次。拿起，蘸上墨水，笔尖儿在砚台上反复濡动，放下，再拿起，再蘸墨水，再濡笔尖，再放下……这纸呈文上该留下啥个字样儿合适？他再三再四思量也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呢，等于忍下这通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想下台找不着阶梯丢尽脸面不说，还得给周作民升官儿。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儿，他往后不得狂到天上去呀。批个“准”字儿吧，就等于承认了“铨叙不公”。一个周作民不足畏，棘手的是他代表着一帮子人。这就容易让政敌抓到把柄……唉，政敌政敌，要没有政敌多好！想到政敌，周学熙不寒而栗！他的反对派数量不少，而且强有力。像铨叙不公之类的错儿一旦让反对派逮住，财长的交椅恐怕不出旬日就要易主。可怕！按周学熙的脾性，也不是非当这个官儿不可。但他想有一番作为，为国家昌盛，为民族富强有所建树。在当时的国情下，要遂此宏愿，又非当个官儿不可，不但要当官儿。而且要当大官儿，说话算数，手有实权，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实现自己的主张。可眼下……

周学熙不曾想到，宦海沉浮久历沙场的他竟被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了一个下马威。

“笃笃笃！”敲门声传来。

周学熙忙把呈文收起藏好，铺开八行笺，抄起狼毫小楷……装模作样，架式摆好，才说声“请进”。他不能让人见其失态模样，窥去内心隐秘。

来人是两位司长。一位叫屈向福，一位叫程兆心。都是他心腹智囊，平日里称兄道弟，无话不说。周学熙谋得财长之位，也颇赖二位运营谋划。

屈向福瞥见财长在“沉思”，忙说：“我们过一阵子再来。”

程兆心掏出怀表看看：“财长一向守时如守土，珍惜光阴胜似金。谁让我我晚来了半刻钟。不过来也来了，离去再来岂不费时更甚。”

“程兄说的是。”周学熙故作果断把笔一丢，打个手势，“坐吧，都请坐。”

程兆心把玩着怀表，说：“财长昨日预约我们报告同仁们对铨叙的反应，我就开门见山吧。”

“好，很好。”周学熙高兴地连连点头。正愁着找不到词儿提起这个话茬儿哩，何不趁此机会问计于他们。都怪周作民太偏颇，把我弄得紧张紧张的，竟把预约他俩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不然也不必为如何处置“辞呈”而伤神。“都听到些什么啦？快说来听听。”

“全都欢欣鼓舞，说往后做事名正言顺了。一致表示甘愿听从财长驱驰，为财长建功立业改观中华之财政效劳……”

“不良反应，我最想知道的是不良反应，你明白吗？”周学熙惦着周作民的“公案”，祈盼两位僚属速入正题儿。

“不良反应……好象没有多少……”屈向福吞吞吐吐。

“好象没有多少，这叫啥话？‘多少’是‘好象’的么？”周学熙急了。“怕我听了不受用是吧？有些话不受用也得听，害怕、回避都不是办法，只有正视它，解决它。不然积攒到一定的时候就真受用不了……其中道理你们该懂。”

司长们不敢马马虎虎了，只得陪着小心。

程兆心说：“也有认为对个别人员铨叙不合适的，比如周作民。可恶的是有些人别有用心，故意夸大，说成是对南京临时政府人员的歧视……”

“哦……”周学熙作沉吟状。俄顷，便直奔主题：“二位以为对周作民如何处置合适？”

“不跟这等小人物一般见识。他不是要当官么，给他当就是啦，在南京他是科长，到北京还让他当科长，甚至给他当个司长也无所谓。不在乎个把位置，但必须在乎影响，要着眼于政治，那玩艺儿价值难以估量。”

“你的看法呢？”周学熙问屈向福。

“这是我们俩的意见，我们交换过啦。”

周学熙何尝不这样想？给周作民升官于他虽然有失脸面，但批准周作民辞职可能危及他的前途乃至宏愿无法实现。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他比谁都明白，两弊当前取其轻之道理他幼年就懂。可此时此刻，他已有江郎才尽之感，只好仰仗智囊了。把智囊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限度之术他早就谙熟。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嘛。”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着。“我们铨叙是正确的，公道的！”

“那是那是。”智囊们知道他虚张声势，死不认错儿。为官儿之道就那样儿。要当官儿，首先得炼铸就一副死不认错儿的厚脸皮儿。有位哲人说过，做官儿的最基本素质就是赖皮。有的事儿明明做错了，如果对自己不利就不能认错，哪怕错比天大呢都得硬挺着，瞎说世界上就数那事做得最正确云云。而有时并没有做错什么或遇上什么突发事件与其毫无责任，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认“错儿”，把不应负的责任全往自己身上揽。总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得看需要，看对其官位官“路”官“威”是否有用。

“这么办吧，”两位司长异口同声。“就说是人事部门业务量大，一时疏忽所致……”

周学熙心里一喜，暗中叫绝：这借口找得何等的妙，简直是天衣无缝！但他把喜悦深埋心底，装模作样有顷，说：“推卸责任，这不好，不好。”

“财长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办吧。”程兆心说。“人事部门由我出面疏通，花三百元足矣，由司长特别费里开支。让人事部门写个呈文，说初次铨叙工作量大，把周作民弄错了。财长您呢，根本不认识周作民，也扯不上失察。人事部门的呈文中加一项内容：说财部初建，亟需人才，建议委任周作民为某科科长或某司司长。您批个‘照准’就妥。”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周学熙忧心忡忡地说。“其余的呢，从南京过来的也不是周作民一个人。”

“那不要紧，分而治之嘛。周作民不是胆大的么，把敢闹的稳住了，胆小的就好对付啦。”

周学熙闻言又沉吟良久，才装出极不愿意模样，说：“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就办吧。要缜密些。”

“知道啦。”两位司长告退。

第三天，周作民被任命为科长。接受任命的同时还接受人事部门的有关人士的道歉，说他们虑事不周一时马虎使他受到不该有的冷遇和委屈，云云。

这就是周学熙所说的周作民给他两次“将军”的第一次。

周学熙想着往事，心里如打翻五味瓶子一般。他拿起周作民的辞职呈文苦思半晌也未得处置方法，万般无奈，只得往旁边一丢。“骂我冷处理也罢，骂我置之不理也罢，随他琢磨去吧。”他苦笑着闭上了眼睛。

第二章

南下安徽

他感叹说：“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走正道往往办不了正事儿。可大丈夫还是应该建功立业办大事儿……当你碰上了魔鬼当道绕也绕不过的时候，还是两眼一闭，结交它几个吧，只不过心中要有数就是啦！”

皖系要员徐树铮与他一见如故。只一席话，徐树铮便由衷赞叹：“周作民果然是个人才，他日必成大器！”

衔命南去设分行，皖军“堡垒”若金汤。败师已绝功成路，凯旋蹊径在何方？他一路行来一路苦想，行至天津便觅得安武军总司令倪嗣冲的忧患所在……

外围游击倘能奏效，何须急于直取中军？玩耍谈笑间，他铺平了“攻城略地”之路。在约见安徽督军的客厅里，他一声“生财之道”便振奋了倪嗣冲的中枢神经，使得他兴致骤浓……

安徽督军倪嗣冲情不自禁地拍着他的肩膀夸奖说：“真有你的！”他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儿说：“既然如此，您把您私人的钱拿出些儿个来，咱们办它一个大银行！”

他感叹说：“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走正道往往办不了正事儿。可大丈夫还是应该建功立业办大事儿……当你碰上了魔鬼当道绕也绕不过的时候，还是两眼一闭，结交它几个吧，只不过心中要有数就是啦！”

周作民压根没去“琢磨”财政总长对他的辞呈之“处置”方法，倒是他给财政总长来了个“置之不理”。那天，他送走辞呈便离开了财政部。

他在梁士诒的会客厅里，周作民直接了当地说出来访意图，接着把给周学熙送去辞职呈文的缘由说了一遍。“好。”梁士诒慢悠悠地说，“交通银行正缺稽核主任，你如愿意屈就，便请明天到职视事。”

“谢谢您啦，梁总经理！”周作民动情地向他的新上司深深鞠了一躬。他万没想到梁士诒这般爽快。一刻钟以前，他心里还在打鼓，甚至谋划着三个月找不着事做怎么办，失业半年怎么办……

“不必多礼。”梁士诒持重地微笑着。“你我过去虽然交往不多，但你的品格才华学识能力我早有所闻，银行界的同仁对你的评价极高呢。咱们国家银行业刚刚兴起，亟需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有能力的人才。我们本来早有打算聘请你来长我行稽核，只是一怕屈了你的才，二怕财政部不放，还会说我行挖它墙角而影响本行与财政部关系，所以未敢启口。现在你来得不是很好么。尽心竭力干吧，在交通银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机会。”

周作民满怀感激地起身告辞。他来到这间会客厅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事情居然这般顺利！周作民蓦然有了找到用武之地的感觉。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想事繁冗面失眠。最先思想的是有所建树，为交通银行作出贡献报答梁士诒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的情谊和恩德。“士为知己者死”，他笃信这一圣训。继而思想如何才能有所建树有所贡献，才能报恩。

“应该认真回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到财政部任职以来的阅历经

历，从中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周作民思绪及此，周学熙的形象立马在眼前出现。

“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作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有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他一想到周学熙便顺理成章地得此结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实践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同仁们更是公认自己有能力，别说财政部的司长胜任愉快，就是当财政部的次长总长也绰绰有余。可就是与周学熙的关系不融洽便屡遭打击，任你有天大本领昭天德行也无从施展，除落得个一腔悲愤别无所剩。

打那以后，周作民便把融洽人际关系视为建功立业的命脉，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因而，他舍得花大量时间和精力 and 金钱财富创造和改善优良的人文环境。

周作民到交通银行没几天，梁士诒又委他兼任国库课主任。一天，他因国库课里的业务找梁士诒。在返回他办公室路上看见文书课主任和钞券课主任迎面走来。他们好象商议什么棘手事，一脸着急。与他们颌头招呼擦肩而过时，周作民隐约听到“芜湖……”“倪嗣冲太他妈跋扈……”“分行……夭折……”等等，几句断断续续的言辞。

周作民不由放慢脚步，接着回头对远去的两位主任出神地看了一阵。他知道，两位主任是交通银行的元老派、台柱子人物。他们怕是议论行里的重要方略，不然不会这般专注这般认真这般匆匆忙忙而毫无心思旁顾其他。“莫非是对我保密的事体？”他蓦然萌生出个警觉念头，但很快把那念头熄灭：“我新来乍到，有许多事情总经理恐怕还来不及给我通报，或者有意让我集中精力熟悉两课业务也说不定。”

周作民回到办公室半天，两位课主任的声音还在耳际回荡，挥之不去。“芜湖……”“倪嗣冲太他妈跋扈……”“分行……夭折……”

“莫不是行里想在安徽有所举措？”周作民心里一亮。“一定是的，在安徽督军倪嗣冲那里卡壳了……我要是能……”他沿着这条思路想呀想的，愈想愈远，愈想愈激动，想得如醉如痴，物我两忘。下班时间早过，他的思想还在高深玄妙处遨游酣畅。

倪嗣冲的关键在哪儿？这位督军大人听谁的？……他是皖系，皖系的祖师爷是段祺瑞……如有法儿接近段祺瑞就好啦……对，好好琢磨琢磨，把这个堡垒攻下……送礼，这几乎适应全人类的招数，可对段老爷子不灵，据说他在这方面极为清廉，在外界已鼎鼎有名。为保住这得来不易的好名声儿，他不可能破例儿，这名声儿值钱着哩，中国的老百姓最崇拜最信服的就是为官清廉。传闻，一位南国封疆大吏曾想巴结段祺瑞而大搞感情投资，送了十次礼物十次被退了回去，次次原封不动。弄得送礼者十分尴尬，同时也极为纳闷儿：段老爷究竟喜欢什么？十次礼品十次不重样儿。金银宝石稀世奇珍无价古玩全都囊括其中，他居然一样也不看中，他段祺瑞绝非至圣贤人，不食人间烟火，咋不喜欢别人送东西？常言道“当官不打送礼的”，当今社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段祺瑞就偏偏怪癖如此……那封疆大吏愈想愈觉得段祺瑞其人琢磨不透。忽然间，他生出了一个恶作剧念头。精选了一个奇大的南瓜，派专使给段祺瑞送去。心想，华夏广袤数百万里，东有冬瓜，南有南瓜，西有西瓜，北有北瓜，可谓产瓜无数矣，独独不产傻瓜！倘若产有傻瓜，即使重金购买，我也送他一个！我迄今居官盛产南瓜的湖广地域，就以此大南瓜权当大傻瓜给他送去。这老家伙也跟这老南瓜差不多一样基本算得上是

个大傻瓜，看你老傻瓜接此老南瓜如何处置！

殊不知，段祺瑞见到大南瓜格外高兴，欣然收下，专门给那位地方官写了封长信表示衷心致谢。还赏给送瓜使者不少银两——这对段祺瑞也是破例儿。后来，但凡真想给段祺瑞送礼的人只送些非常普通的地方土特产，大多为瓜果桃梨一类，送上十次八次也值不了二两银子。只有不想真送礼的人们才送贵重的东西，因为那样既可以壮充门面求得脸上好看，又不损失什么——礼品总能如数退回的啊。

周作民想，段祺瑞这样资深年老的高官儿，倘若送礼不灵，便很难结识。我与其相比，地位悬殊，即使走通路子得以相识，也难相知。求人办大事只有两种关系靠得住，一是金钱，二是情谊。第一种关系能见速效。第二种则不然，非情投意合知心换命不可。而情投意合知心换命得花费长时间交往，“日久见人心”嘛。

周作民眼下缺少的正是时间。

一言蔽之曰：段祺瑞的门路走不通。

此崖无径上山去，另辟蹊径到顶峰。周作民想到了徐树铮。

徐树铮，又名徐又铮，将军府事务厅长、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参谋办公处（即执行大总统——三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主要负责人。因受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赏识信任执掌着三军的军令和军政大权。他还为段祺瑞运筹决策。内阁凡有重大举措都与他有关，或来自他的建议，或由他授意草拟，或出诸他的手笔。故有“小扇子军师”之美称，被军政要员们视为段祺瑞的“灵魂”，炙手可热！所以，巴结他的军政大员极多，终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络绎不绝。

周作民知道，单靠自身活动，诸如送份厚礼前往拜谒之类根本无法与徐树铮结识。于是，决定去找徐树铮的好朋友汪志农。

汪志农，字竹杉，一个极难说得清楚的人物。

周作民听说汪志农并记住他的名字已有三四年了。那时，周作民随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北迁北京不久。他第一次听说汪志农的姓名就记住了，而且记得很牢。其因由不是周作民的记忆力太强，而是汪志农有“极难说得清楚”的复杂特征。也是因为这“极难说得清楚”之复杂特征，周作民放弃了多次与汪志农结交的机会。他们不止一次被人同时邀请赴宴并同席吃喝，不止一次在街上不期而遇。每次见面，汪志农倒是出奇地热情，但周作民只是不愿与他言语，有意回避。

那回，财政部长易人，周作民为自己的司长之职去找同乡王其康探听周学熙口气。正心乱步急时，汪志农自天外而来一般出现在他面前。

“周司长周先生，哎呀我的好老弟！您知道老哥这些日子是多么想您么！您这副行色匆匆模样上哪儿去呀？”汪志农一脸关切地伸出了双手。

周作民避之不过，只得例行公事一般的与他握手致礼。本想应付一下继续赶路。无奈汪志农把握着的手攥得紧紧的就是不肯松开，说他对年轻有为的周司长钦慕不已，早想找个机会略备薄酒聊表衷情，今日天赐良机幸遇于京城大街，真真个三生有幸！无论周司长公务多么繁忙都得拨冗赏脸纾尊移驾舍下，不吝赐教，云云，至诚至恳。

周作民的苦衷不便明言，只暗认触了霉头。急欲离去，恨无良策。苦想半晌，才编得谎言哄住对方。

汪志农虽然勉强放行，但仍紧跟其后千叮咛万嘱咐，请周司长无论如何

也要抽暇幸临草舍一叙，或允其往周府拜谒，祈盼垂爱，赐予地址……粘糊个没完。直到周作民踱开大步，他才把早已高擎手中的名片塞入周作民的口袋。

周作民想起这一段，心里不由感激起汪志农来。他找出汪志农名片。那名片被塞入裤兜装了好些天揉得皱巴巴的，他原已早将其忘却脑后，一回掏手绢儿才把它带了出来，他看也没看就随手一丢。心想去你的吧汪志农，我虽有志广交朋友，却不愿意与你辈往来，只怕玷污了清白名声儿呢。好在夫人心细，把它捡起归拢在放名片的地方，不然，再也无法觅其踪影儿了的。

周作民举着名片凝视在顷，不禁哑然失笑：倘若当日按我意愿将其丢弃，如今作何感想？真是家有贤妻在，福便随夫身呀！他的内心深处不由萌发出一股对妻子的感激之情。他辨认着名片上的字样，吩咐家人备车。夫人问他上哪儿。他把名片朝他晃了晃：“嚟，顶顶不愿去的地方。”

“是呀，你不是说此人人品很次么。”夫人惊诧地望着他。“记得你从来不跟你看不起的人来往的嘛。‘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你一贯遵循的是这个，今儿个……”

“谁让我们生在乱世之中呢！”周作民慨叹道。“这个乱哄哄的世界，说得中听一些，像个万花筒，无奇不有，色彩斑斓；说得不好听呢，就是个垃圾堆，藏垢纳污，恶臭横生，多腐败的玩艺儿都有。在这么个世界里，走正道往往办不了正事儿。可大丈夫还是应该建功立业办大事儿……当你碰上了魔鬼当道，绕也绕不过的时候，还是两眼一闭，结交它几个吧，只不过心中要有数就是啦！”

“我妇道人家不懂建功立业办大事儿，更不懂得你们男人……”夫人叹着气回里屋去了。

周作民来到汪志农的住处。

汪志农高兴得无以复加！他当即拿起电话接通周家，告诉周夫人说，他要与周主任玩个尽兴，说不定还要留周主任过夜，请周夫人放心，不要惦记。寒暄间，汪志农已掐空吩咐家人叫车。烟茶方罢，未及说话，汪志农便拉起周作民往外走。说是要陪周主任找个好玩的去处逛逛，散散心。周主任终日公务缠身案牍劳烦，好不容易忙里偷闲跑出来，应该彻底放松，玩个痛快才是。汪志农根本不征求周作民意见，一凭自己意愿行事。言谈举止倒有几分见面惯熟的雍容气度和江湖侠客的倜傥雅量。

汪志农引着周作民驱车来到一个大院套小院的去处。屋宇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豪华。美丽的侍女奉上茶点。一旁的八仙桌上摆放着骨质麻将牌，四张雕镂精致的红木太师椅围桌而设。

俄尔，进来两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

周作民眼前当即浮现出个斗一样大的字儿：“赌”。他不由暗中叫苦。此时此刻，哪有这份闲心？玩牌游戏，下注作赌，周作民之技能虽未炉火纯青也相当娴熟。即使遇着高手也能玩个平局，绝不至于输掉本钱。他曾向友人戏言夸口：“吾人倘若有朝一日落到被奸人陷害挤兑求职无着时，便去赌博耍钱儿也能养家糊口，其银两金钞之收入说不定强似如今供职京都的薪俸而过上小康生活。”

可是，他找汪志农旨在寻觅成就大事之路径，而且希望速成——时间不允许他运用“迂回战术”他只能开门见山“直取中军”。他早早分析过了，只看汪志农对他的态度好坏，便知成败后果，倘若十分地好，“直取中军”

就有八成把握。谁知这姓汪的见面之后竟不给他丁点儿说话机会！

周作民因心里有事儿，对进来的两位中年男人只随着汪志农机械地握手寒暄，尤其在交换名片时，他简直就是一具木偶，只由着汪志农拨弄操纵。

汪志农只以为他萦怀输赢或事前没有准备而提不起牌兴儿，忙把他拉到一边，指点着小皮包悄悄对他说：“这里有两万现钞，你我对半儿。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别犹豫，玩个痛快。”

此时，周作民才注意到他的皮包，个头小巧，玲珑精致，胀鼓鼓的。怪不得离开汪宅前，汪志农钻入密室半天不出呢，原来是往皮包里装钱。

“你朋友……”周作民对汪志农耳说着指了指两个中年男子。

“与我知心换命，不是外人，不是外人。”汪志农朗声回答。

“我的意思是，”周作民把手放到汪志农肩上，示意他往远处走。“我的意思是，你的朋友如果不介意，我们改日再玩如何？”

“为什么？”

周作民正要说话，早已坐在牌桌前和牌的两个中年男子不耐烦了。他们已等得技痒难耐牌瘾大发，粗声大嗓地冲着周作民嚷道：“咋的？还未开局就合计着对付我们呀，可不兴这个啊。”“也该商量好了吧，我们可要码牌喽。”

周作民被生拉硬拽到牌桌前。

“二位二位，真不好意思！”被掘到椅子上的周作民腾地坐起，抱拳施礼。“真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扫你们的兴。作民今日拜访竹杉兄原有要事相商，且为燃眉之急的，未曾想，匆匆忙忙的一路跑来，还不及向竹杉兄陈明原委就被他带到这里……”

“噢，明白啦，”中年人一前一后站起来。“好，改日再玩，只要下回不失约就行。”言罢快快而去。

汪志农一脸尴尬地把他们送至门外，回过头来就连声抱怨周作民：

“你看你看……你看看，弄得我多难为情……”

周作民致歉不迭：“今儿个我实在出于无奈，请仁兄多多包涵才是，常言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拜谒仁兄，真有燃眉之急事哩……”

“这里不是谈正经事的去处。”汪志农打断他的话。“我们另找地方。”

周作民只好跟着上路。心想，有求于人的事儿无论多么紧急都得耐着性子。客随主便么，身居客位，只好任凭主人铺排，不然就可能干事不利。

上得车来，汪志农对司机嘀咕一声儿，轿车启动。

“那地方即使不遂尊意，也能保您开心！”汪志农拍着周作民的肩膀，笑容可掬，态度亲切。方才的不快已在他的表情中彻底消失。

“什么地方？”周作民问。

“反正让您开心，我绝不骗你。”汪志农诡秘地眨眨眼儿。

周作民本来不想说什么，但又怕把正事儿误了，所以，忍了又忍还是没把话儿忍住：“要不……”他担心汪志农不高兴，字斟句酌地说，“要不还是到府上……到府上最好商量事儿呢。”

“这哪成呀！既然出来了哪有白跑道儿的？不玩玩就回去太对不住一路颠簸啦……”

说话间，汽车驶进一个院子。

“妓院！”周作民迈入门槛，脑子便嗡的一响：姓汪的真是他妈混蛋一个！居然把我领到这个地方！从今以后，清名玷污，忠贞发妻的誓言岂不成

了骗人的鬼话！罪过啊罪过！”

一个妇人迎了出来。嗲声嗲气，媚笑不迭，殷勤万分，热情绝伦！只可惜那厚赛铜钱般的脂粉只能填没她脸上的沟沟汊汊，却无法掩盖其徐娘半老之真容。她惯熟地挽起汪志农的胳膊，又把周作民让到前面。俄尔，走进一个敞口小厅。那厅，光线奇特。前半边，光线出奇明亮，后半边，摆放沙发和茶几的地方，光线甚弱，虽未到黑夜，然被前边强光一衬，便似黄昏天色模样。

周作民他们刚刚坐定，便有茶点献上。接着，传来女子咯咯笑声，清脆悦耳，摄人心魄。但见妙龄女郎骚首弄姿，且笑且舞款款而过，一个接一个……个个盛妆浓抹，各显姿色。强烈灯光照耀下，肥瘦高矮年纪长幼容貌美丑尽现眼底。

猛可里，周作民警见那徐娘半老的妇人和汪志农的眼睛全都闪射着绿荧荧的光亮专注着他的表情。

周作民思绪纷纭，跳跃动荡。方才还后悔不该来找汪志农。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既然到了这步田地，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何必再叫真呢——叫真也绝无用处！干脆混个天昏地黑吧。鬼混恐怕也不会千篇一律的。尽管找不到纯粹的干净文雅，避开极端的肮脏龌龊也许能够做得到……走一步看一步见机行事吧。要不然，汪志农这类人物就结交不了。眼下的大事得靠这号人物才能成就……办成点事儿真他妈难……啊，成大事……成大事者都是这个样子的？难道非如此便……对，非好坏并蓄美丑兼收不成！君不见，但凡彪炳显赫都是以残忍卑微为基础，奇功伟业也有建立在龌龊无耻之上的，外表上的荣耀和美丽其内涵也不乏肮脏和丑陋……此等事例多如牛毛，翻开历史，俯拾皆是。罢、罢、罢！为了我的事业，今日就拼出耐力忍着沾些腐臭也得抓住汪志农！

厅前，盛妆美女鱼贯不绝。

周作民挥挥手，对那妇人说：“好啦好啦，如此惊动众芳，于理不公，我等亦于心不忍。”

汪志农以为周作民看中了某个妓女，心里好生喜欢，附和道：“是是，周主任所言极是。”说着，忙不迭对那妇人挤眉弄眼儿，动作者练滑油。

周作民虽然第一回涉足这类地方，但对其中规矩曾有耳闻，并不缺乏常识。他知道，那妇人挥退美女后马上就要问话，而且，问的要不是那一句：“请教先生，您看中了哪一位？”便是这一句：“哪位小姐有福气陪陪先生？”

周作民未待那妇人开口，便扭头对汪志农说：“我等今天不但要玩得开心，还要说个尽兴！老一套说儿法实在没劲儿啦，来个最高雅的如何？”

汪志农怔怔地看着伙伴。心想，这老兄什么意思？啥样儿才算“最高雅”？模样儿最标致的？身价最高的？处女？……玩女人嘛，无非就这些。汪志农自觉得心里有了谱儿。

在汪志农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似乎得了要领实则未知所以的当口，周作民又问那妇人：“你这里佳丽如云，但不知有没有……”

“一句以蔽之曰，就是要最好最好的！”汪志农大腿一拍，打断周作民的话。他不明白周作民所言“最高雅”的实际内涵，只认定他的伙伴要最漂亮的“镇院”美女。他想，不信你姓周的有那么大劲儿一夜玩得了三个五个娘们儿，这儿最有味儿最漂亮的不就那么几个么？就算你玩它个遍，我有这两万块也足够。做人情做到底！反正以后往少里说也得从你姓周的那儿赚回

十倍八倍的。不管你是谁，只要让我沾上了，我就能充分加以利用。

那妇人道：“最好最好的有好几位哩，只不知先生看中哪几个？我可以一个一个地吩咐她们陪您呀。”

“不用不用。”周作民笑着连连晃悠脑袋。“哪有必要这般麻烦？我只要精通琴棋书画，且能吟诗作对的，一个足矣，一个足矣。常言说得对‘花香不在多’。女子也同此理‘人美不需多’嘛，哈哈。”

“这个……”那妇人脸上的媚笑蓦然僵硬。那支支吾吾的模样儿比哭还难看。“这个……”

周作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慢慢儿滑落、复位。他的计谋初见成效了。他入得妓院自知难以脱身。他知道，要是不顾姓汪的面面硬着头皮离去，势必失去与姓汪的结交机会。于是，他便冥思苦想，寻求两全其美的办法。突然间，他想起了古戏文上落难公子与名妓的爱情故事……这妓院断无如此才女……这样，既给姓汪的搭了个下台阶梯，使其不感到丢脸，又可保持自身的洁净和清名。

周作民宽容地微笑着对那妇人注视有顷，说：“在下的要求使你为难了吧？不相干的。你这儿粉黛如林，佳丽云集，精通琴棋书画且能吟诗作对之才女绝不在少数。怕是今日都陪了嘉宾，一时不得余暇，这事儿也是常有的么。不然怎么会成名京都一青楼呢！怪只怪我两个今日福浅缘薄，我们改日再来，这就告辞如何？”他把目光转向汪志农：“汪仁兄，我们……”

“这……”汪志农自是一千个不愿意，但找不出合适理由，只一个劲儿的抓耳挠腮，“只是……只是让您白白的……耽误了这许多工夫，却丝毫未尽雅兴，愚兄我怎么过意得去！”

“还是找两位姑娘陪陪您们吧，都是最好最好的！”那妇人厚着脸皮招揽生意。“汪先生倒不会见外，可这位周先生第一次光顾，怎么好……”

周作民连连挥手，故作雍容大度状：“不相干的，下相干的。”

“哎，有啦！”那妇人一拍大腿，正要说出什么来，情绪却从亢奋的顶峰滑落下来。“只是……哎呀，可惜，实在太可惜……”

周作民心里一惊。继而见那妇人意冷，便感安然。

那一刻，汪志农的心完全与那妇人相通。见那妇人支吾，连忙催促：“只是什么？快说嘛快说嘛！”

“我是说……我是说，”那妇人期期艾艾地吭哧着，“周先生要的姑娘倒有一位，她精通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做文章样样来得，刚从日本……”

汪志农高兴得一蹦老高：“太好了，太好了！日本的女人才是世界上第一流有玩头有滋味儿的哩！没听说么，‘日本女人中国菜，神仙尝过还想来’。快，让她快快出来，陪陪周先生。”

“您听我说嘛……”那妇人面有难色。“她不是日本姑娘，只是去过日本，在日本……”

“去过日本就行，去过日本就自然染上日本女人的味儿。人呀，跟白布没有什么两样。白布再白放进染缸过一下就不会白，中国人到日本走上一遭便不可能不带洋味儿。对啦，周先生就是留学日本的大才子，那位去过日本的姑娘正合他的雅兴投他的缘，还愣在这儿做什么，快、快快叫人去把她找来呀，不，快领周先生到她的闺房去呀！”

那妇人趁机抱住汪志农的胳膊，胸部也壁虎附墙那般地粘到他的身上，两脚又跳又蹦地撒娇：“哎呀，我的先生，这姑娘可非同一般，她十分挑剔

的，平常的客人她不接待周作民好不容易才瞅得个说话的机会：“如此说来，我等不再高攀，汪先生，我们告辞。”

“不。”汪志农愈发来劲儿。“把我当作平常客人也就罢咧，周先生也是平常人物么？请你说清楚喽，她究竟要挑剔些什么，要咋样的人物才不挑剔？”

那妇人连忙陪笑：“不不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一时口误，多有得罪，还望周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

“没什么，没什么。”周作民只想速去。“汪先生，我们走吧。……”

“不行！”汪志农怕他忽然消失一般的抓住他的胳膊。“今儿个，非要那位姑娘陪陪你不可！”

那妇人忸忸捏捏地把脑袋别向一边：“真不好意思，可我也得舍着老脸打开窗房户说亮话啦，得罪之处，还望二位千万不要见怪，只多多包涵才是。那姑娘对客人挑剔得甚是过分，这也不见那也不见的有许多个不见。例如，年过四十的男子不见，不通文墨的不见，通了文墨而不能吟诗作对不懂琴棋书画的不见……”

“你少废话！”汪志农粗暴地打断那妇人的话，显出一百个不耐烦来。“周先生若不是精通琴棋书画不会作对吟诗他敢提出如此条件么？像他这样了得的人物你见过几个？他会自找没趣儿的么？！”

“哎呀呀，您听我把话说完嘛。”那妇人又倚在汪志农身上蹭擦着。“要命的是她价码……也太高些个。”

汪志农一抖肩膀把那妇人甩了开去。“咋的？瞧不起咱爷们儿？怕我们拿不起钱儿？”

“哪能呢，我只想与你们事先说说明白，免得……”

“少罗嗦，痛快说。”

那妇人竖起一根手指头。

“一千？”

那妇人摇摇头。

“一万？”

那妇人点点头，睨了汪志农一眼，意思十分明白：姓周的能拿得出这个数？原来，他从周作民的言谈举止中断定他是穷光蛋。天下的猫都吃腥，世上的男人都喜欢玩女人——她认定这是绝对真理。所以，周作民吵着离去不是不想玩儿而是兜里没钱。他们对他们的态度前恭后倨就是基于这个看法。

周作民正欲趁机脱身，急急拉起汪志农。可未及言语，汪志农早把小皮包的纽扣扯开，往那妇人鼻尖跟前一晃。

一叠叠大面额钞票锃光发亮地跳入那妇人眼帘。那妇人顿时眉开眼笑。

“这是俩数，给我们找同样价码的两位姑娘来！”

“你们不是只找一位么。而且……而且关于这一位的事儿我还没说清楚，还有许多……”

“价儿都说定了还有什么噜苏的？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么？你这里又在什么时候改的规矩？”

“非常人物嘛，自然有不少规矩罗，这位姑娘的规矩呢，是卖艺不卖身。换句话说，就是只陪客人饮酒谈诗，或作画对对弹唱吹箫什么的，不同客人……”那妇人做了个下流动作，“嗯，不同客人上床，懂了吧。”

“难道，难道那臭娘们儿是金子做的碰不得？！……”汪志农狞厉地瞪

了那妇人一眼，抓起周作民的胳膊：“走，这个鸟地方晦气，这辈子再不登这门儿！”

那妇人岂能容忍万元金钞白白溜走？她一把将汪志农抱个结实：“哎呀呀，我的心肝宝贝呐，您那皮包里的那一半票子是吃素的么？只要你舍得给那姑娘，说不定她就肯了哪……周先生是聪明人，这个难道还要人教么！”

汪志农嘲讽地盯着那妇人，拍拍皮包。“只可惜你看中的是它。遗憾的是大爷眼下不开心，这玩艺儿不愿意往你那腰包钻。”他冲周作民一挥手：“走。”

“不。”周作民出人意料地对那妇人说：

“带路，我们要会会那位姑娘。”

“你们？”

“对，我们。”

“她……可她，一次只接待一位客人，她……”

“她不是卖艺不卖身么，同时接待两位客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莫不是你不想这一万元？”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你们，你们恐怕要多花些钱。”

“多花多少钱？”

那妇人伸出两根手指头。

“多花两万？！”周作民目光犀利地盯着那妇人，仿佛要透视她的五脏六腑，看看是哪个部位发坏使得她这般嗜财如命。他想，这妇人要早知道那小皮包里装有两万元，她第一次准会竖起两根手指头。

“什么宝玉钻石镶嵌的臭娘们儿……”汪志农满嘴秽语地漫骂着。“多给两千，你干不干？不干我们走。”

“好好好，两千就两千，总共一万二千元。钱数好喽，我这就带你们去会那姑娘。”

汪志农看着周作民不吱声儿，但他的内心活动都写到了脸上，一会儿要走，一会儿要留，你这位周大主任可真让人捉摸不透啊……

几分钟前，周作民还恨不能骤生双翅飞离那污秽去处。当时机来临的霎那间他才突然改变主意。他想，既然那女子卖艺不卖身，何不去会她一会呢，或许还能增长一些别处学不到的见识。即便有朝一日他此行被外界传扬出去他也有申辩的余地。他的目的是结交汪志农。而眼下的汪志农情绪糟透，根本无法与之言语正题儿，离开此地又欲何为？说不定汪志农还会把他领进另一家妓院。汪志农这么干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巴结他，给他留下好印象，进而结交他为好朋友。尽管结交他有无近期的目的还猜不透。但为讨得他的欢心汪志农不惜重金，未料到了妓院却有这番遭遇。这在汪志农看来极丢面子。像他这种人自认为丢了面子之后一时半会儿心境决不可以平静。除非在哪儿丢的面子在哪儿找回来。

周作民最关注的是恢复汪志农的情绪。所以，突然决定留下，帮助姓汪的找回面子。对姓汪的思想脉搏，他自信已经把握得八九不离十，只要留在妓院里鬼混，周作民又装出十分开心的样子，汪志农的不愉快管保立马烟消云散。

汪志农气哼哼地把钞票一捆一捆地码到茶几上。那妇人见着就眉飞色舞起来，极快就把票子抱入怀里欢天喜地的去了。没多一会儿，周作民他们便被领进三楼的一间闺房模样的屋子里。

正如周作民预料的那样，汪志农当即欢欣雀跃起来。与在楼下比较，他彻头彻尾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从妓院出来，回到汪志农家里，他俩便如同有数十年交情的过命挚友一般亲密了。汪志农对周作民无话不谈。周作民很快就知道汪志农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寒，出身卑贱。为了糊口，十三岁就进入天津一家妓院充当杂役。因为干活肯卖力气，为人机警，工于钻营，有心计善策划，深得妓院老板赏识而当上杂役头子，成为津门妓界有名的“大茶壶”。不多久，他另立门户，自己开了一家妓院。凭着吃喝玩乐样样在行，特别是精于赌搏的本领，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一些有眼光谙世事的朋友劝他说，开妓院虽能赚钱发财快究竟声誉不雅，终难成气候，大丈夫人世，应该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才是。他接受了友人的建议，把妓院移到别人名下，自己退居后台暗地里操纵，对外则声称“今生不再操此业，只一门心思改行经商。”他先后做过木材、粮食、食盐、军装、军粮、军火等生意。样样顺手，财路通达。短短几年就积赚了丰厚资财，在商界站稳了脚根，显露了头角……

“却原来，他曾有过这样一番经历！”

周作民不由暗中想道：“怪不得他如此油滑鄙俗善于揣摸他人心理，娴熟与各种人物交际之技能！倘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物，财资又像他这般富有，便不会有像他在妓院那样言行……过去，只以为他人格卑微，见着就烦，不愿搭理，殊不知他有这等本领，做啥成啥，极少失败，除他自身的聪明才智，准有许多得力朋友乐意帮忙，而那些乐意帮他的友人中必有不少身居要津的各界名流。”想到这儿，他连忙问道：

“你经营军装、军粮、军火这‘三军’物资，想必在军界有许多官阶显赫的至交吧？除京畿鲁热冀，别处，就是说，离天津较远的地方你还有联系么？”

汪志农很是得意，炫耀道：“不瞒周主任您说，上至总长，下至督军师长旅长我都有几位莫逆之交。当今世道，没有朋友，别说经商，屁事儿也甭想做成。周主任，我与您结交，就是希冀仰仗您多加关照。我商务活动的地界儿，除华北，往来最多是安徽。”

“安徽？”周作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这么说，安武军总司令、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你一定认识喽？”

汪志农拍着周作民的肩膀示意他坐下：“岂止认识，和倪督军很是有些交情哩，哈哈！”

“这太好啦！”周作民按捺着心中的狂喜，继续问道：“不用说，你与徐树铮秘书长、倪督军都是好朋友喽。”

“这当然嘛。他俩认识还是我介绍的哩。当时我万没想到他俩竟如此投缘，往来不久便成了莫逆之交。我滥职安武军石路局督办完全靠他俩的提携和器重么，哈哈……”汪志农往后一仰，大笑不止。他穷追不舍地花大本钱儿下狠工夫与周作民结交就是奉了徐树铮之命。徐树铮早闻周作民之名，知其有才，所以，欲拉其入伙，以壮大皖系之实力的愿望由来已久。

周作民在财政部任职多年，与各地军需官认识不少，却偏偏不知道汪志农这个“后路局督办”——安武军的掌财要员。今日一听，他又惊又喜又纳闷儿。惊喜的是他事成有望，纳闷儿的是像汪志农这等人物居然能充任军中

要职！

“今日造府拜谒，收获巨大。”周作民看了看表。“哟，午夜一点多啦。叨扰一天又大半夜……”他想，该谈正事儿了，看他态度吧，如果条件不成熟，天亮后再与他厮混半日。

“不客气不客气，既然成了朋友，怎么可以说见外话呢。”汪志农诡笑着戏谑道：“要不是怕弟妹守空房冷清，我绝不放行。”

周作民抱拳拱手：“祝仁兄晚安！小弟就此告辞。”

汪志农把他送上汽车：“用得着愚兄时，打个电话或差人送个字条儿来，愚兄随时听候驱使……看您尊容，似有未尽之言要说……长话短说吧，眼下有事儿要愚兄效劳的么？”

“得得。不给仁兄找点事儿做，仁兄好象就欠了小弟我一点什么似的。这样吧，您要是得空呢，在方便的时候请为我引见一下徐树铮秘书长可好？”

“可以可以，明天——噢，现在已经是‘明天’啦——上午……匆忙了些，下午吧。就下午，午休之后三点钟你在府上等着，我带车来接你一同前往。”

汪志农完成了徐树铮的使命也喜不自胜。

皖系要员徐树铮与他一见如故。只一席话，徐树铮便由衷赞叹：“周作民果然是个人才，他日必成大器！”

周作民从汪志农处回家只睡一会儿就起床开始对徐树铮其人的研究。

下午三点一刻，周作民见到了徐树铮。他们一见如故，像有说不完的话那般，一谈便是三个钟头。

徐树铮惊讶，周作民竟然如此投他的脾气。“缘份不浅呵！”他暗暗感叹着并庆幸自己派汪志农结交拉拢周作民的做法无比正确。

徐树铮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周作民来见他以前专门琢磨了他八个小时！

周作民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事先作过预演，只拣他徐树铮爱听的喜欢的上，切实做到了“要甜的即端蜜罐，要酸的便抡醋瓶”。

天将擦黑时分，周作民觉得目的达到，便再三告辞，徐树铮才勉强放行，但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周作民果然是个人才！他日必成大器！”徐树铮目送周作民的汽车远去，返回客厅就问汪志农：“你是什么时候跟他熟悉的？都用了些啥办法与他结交？”

汪志农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

徐树铮见状明白了几分，爱恨交加地叹了口气：“你呀，我早就提醒过一百遍啦，就不能格调高些！此等行径张扬出去被世人耻笑不说，有识之士谁还愿意与你等结交？不是自塞求才之路么！”

汪志农结交朋友全用这一招儿。这一招之于他乃是“第一大法宝”，自他当上天津妓院“大茶壶”开始使用，每每灵验，百发百中从未失手。“结识你徐树铮不也是用的这一招么！叫你徐树铮和倪嗣冲成为至交挚友的我依然使用这一招儿嘛……这一招儿我自幼练起，使用得心应手，我干吗要轻易丢弃！”

汪志农愈想愈觉得徐树铮的话没得道理，便说：“人就那么回事儿，英

雄豪杰也是人，有识之士也是人，他们跟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两样，都爱财都好色。先贤早有圣训：‘食色，性也。’我笃信秘书长您的眼光，周作民是非同凡响的人物。至少在金融界，他属第一流，能与之伦比者屈指可数，说不定哪天他就登上执掌中国财政之极峰。可他，不照样成为咱们的朋友了么。”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徐树铮目光深邃地看着他的友人。“你用简单的方法结交了周作民，这正好说明周作民不简单！他拔萃于他人或许就在这里。要他心悦诚服地为我们所用还得花费工夫哩。”

“那么，依您高见，应该怎样做才能让他成为咱们的人？”

“好生相待，万万不可轻慢了他。像他这样年轻博学机敏聪颖的英才不能让别人抓了过去。如今，天下大乱，英雄四出，无不跃跃欲试一展身手。要‘展身手’，没人才便是空谈。君不见，这党那派的谁不拼命罗致人才。谁有人才谁得天下，这个道理应该懂。”

汪志农诺诺而退。

衔命南去设分行，皖军“堡垒”若金汤。败师已绝功成路，凯旋蹊径在何方？他一路行来一路苦想，行至天津便觅得安武军总司令倪嗣冲之忧患所在……

那夜，周作民与梁士诒在东四铁狮子胡同那幢住宅的花园分手后便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

入得家门就奔电话机。

汪志农家电话接通。汪志农不在。汪家人说汪去了天津，天津公干完了之后去安徽，周问行期，回答不详。

周作民好生失望。找徐树铮？他再次抓起话筒，刚拨两个号码，时钟当当敲响：午夜十二点了。

“等着吧，今天已经过去。”

周作民无奈地叹了口气。

天刚放亮，周作民便驱车来到徐树铮门外。他计算着时间，估计徐树铮何时起床，何时洗漱，何时用膳……在徐树铮更衣完毕，正待登车上班的当口，门卫把周作民名片送到他手上。

周作民被叫了进去。

“你要多长时间说话？”

周作民回答：“三五分钟就够。一件棘手事，本来只劳驾汪志农就行，不巧他去了天津，只好打扰秘书长。”

“不必客气，开门见山好啦，我会尽力的。”

“敝行责成我与安徽方面联系些业务上的事情，而我与地方联络毫无经验，所以特来恳请秘书长垂青赐教。”

“要找倪督军么？”

“要的，可我跟他不认识，怕他到时公务一忙就……”

“我给倪督军写封信，你带着我的信——不不不，这样会误你上路——你马上走么？我今天丁点余暇也没有，事情都堆到了一块儿，要在往日就好了——写信最快也得明天“要不……”

“不要打断我说话。”徐树铮边说边走进大门边上的警卫室，从来客登

记簿上撕下一面纸，抄起毛笔。“你去天津找汪志农，他后天或大后天去安徽，你可与他同路。”说着吩咐警卫副官：“给张秘书打电话，让他立即与汪志农督办取得联系，告诉汪督办，周作民主任要和他一道去安徽。就按我说的，要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助周主任把事情办好。”

徐树铮口手并用，说话间字条儿已写好递给了周作民：“拿着它去找汪志农，有什么难事尽管跟他说，他会让你满意的。到了安徽代我向倪督军问候。对了，安徽有许多值得一玩的去处，你也该劳逸结合去玩玩才是。好，祝你一路平安，公干顺利，玩得开心。”

周作民致谢未毕，徐树铮的汽车已绝尘而去。

天津。汪志农别墅。

周作民见到汪志农时省去了一切繁文缛节，开门见山，直接说明来意。

汪志农也一反吃喝玩乐时的噜苏粘乎，显得干练异常：“你有什么打算？”

周作民说：“想请您尽可能多一些介绍安徽方面的有关情况。譬如，倪督军及其手下的要人，谁谁谁跟谁谁谁什么关系，谁谁谁跟谁谁谁私交如何之类。”

“这可是军事机密呀，您要潜入皖军策反么？”汪志农故意危言耸听。他说罢这话立马察觉到不是玩笑的时候连忙换了一副面孔笑道：“就这点儿小事呀。我以为您周主任要如何如何呢，一副如临大敌模样，郑重其事得吓人。”

周作民不由暗自诧异：这事儿难道还不重要么？……不知在他眼里有多大分量……或许……且不去管他，先让他把这一层说完再作打算。

“我把您吓着了么？”周作民也故作轻松地笑笑。“不过，看您举重若轻的气度，我也就放心大半啦。”

“那么，”汪志农指点着自己的鼻尖儿，笑呵呵地说。“就从这位说起吧，汪志农，字竹杉，安武军后路局督办，据外界传闻，他也算倪嗣冲倪督军的心腹人物，是替倪嗣冲倪督军执掌财政大权的重要角色……”

汪志农之所说，有的周作民知道，有的周作民不知道。但在这时，周作民不管知道不知道，一概佯装不知道，面呈惊讶之色：“真人不露相，古语说得何等的好！回想当初，我询问你与倪督军的关系时，你轻描淡写，毫无炫耀之意，哪知道您……有您汪公汪仁兄在，小弟去皖办事何愁不成！……一言以蔽之曰周作民今日出路遇贵人！”

汪志农被捧得心花怒放：“放心，你周主任周贤弟的事就是我汪督办汪某人的事。你来天津多少次啦？熟悉么？领你逛逛如何？好玩儿的去处不少哩。”他话锋一转，脸上蓦然现出一派邪气来。

周作民知道他又欲访花问柳，不由暗中骂道：“有道是猫老春心在，丁点儿不假。难道离却女色便不能活么？……恐怕世界上真有这种人呢……今天的事又让那‘色’字给坏了。”他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咋办？逆着他？不行。逆了他便得罪了他。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哩，怎么得罪得起他！唉，真难，顺了他，与他同流合污，对成事肯定有大利，但自己便失却君子之风，污秽了清洁的灵魂……

周作民苦思半晌，惟有借故一途：“改日吧，今日天津交通银行的同仁们约我聚聚，既然到了天津，不去不好呢，我已有好些日子没到这儿来啦。”

“不就是喝酒跳舞么，不去就不去了，有什么要紧的嘛。”

周作民想，办不成正事儿也不要干邪事儿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啊，我得有充分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想我的正事儿才好。事到如今，只好再找理由把这老东西支开。他竭力挤出一副难为情模样：“不怕仁兄见笑，昨晚，你弟妹听说我要出远门，缠了我一夜……很累呢……”

汪志农走了。周作民静下心来，只想去皖公事。虽有徐树铮和汪志农的良好关系，但前面去过几拨人马在倪嗣冲那儿碰了钉子，煮了夹生饭，要倪嗣冲改口怕也不易。即使他心已松动，也得要有适当台阶才肯下来。一般说来，军阀都极爱面子，开明的有君子之风的毕竟太少。倪嗣冲属于哪一类型的军阀？徐树铮和汪志农的面子他能给多少？他俩的建议他能采纳到什么程度？周作民一心想从汪志农那儿多多了解情况，可姓汪的除却自身的公务便是吃喝嫖赌，很难叫他在我的事上花多少时间下多少功夫……能找到倪嗣冲的要害就好啦。这位皖系实力派的哪个部位最薄弱最容易攻破……说来说去还得先在姓汪处动脑子下功夫！

周作民只有等候。

夜里，汪志农返回。一脸沮丧，一身倦容。他的动态和模样儿都出乎周作民意料。为什么这般狼狈？他平日里极注重仪容，出入全都衣冠楚楚。虽然年过半百，却满面红光，腰板背儿直，精神十足，胜似二十多岁小青年，活像真正行伍出身。

周作民连忙站起，远远迎上，问这问那，关切有加。

汪志农见周作民这样真诚，感其可交往够朋友，便把苦衷一古脑儿向他倾诉，丁点儿也不保留。

原来，安武军军费匮乏。作为后路局督办的他本把希望寄托于今日的筹划。不曾想，四处碰壁，空手而归。

汪志农并没去访花问柳——他本来是有此打算的，殊不知算好的时间让“四处碰壁”给碰掉了，再说，那“壁”碰狠了，一无所得，他即便有空闲也没得心思了啊。

周作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

军费匮乏——终于找到了突破“皖军堡垒”的切入点！只待进一步弄清倪嗣冲集团的人物关系，便能稳操胜券。

外国游击倘能奏效，何须急于直取中军？玩耍谈笑间，他铺开了“攻城略地”之路。在约见安徽督军的客厅里，他一声“生财之道”，便振奋了倪嗣冲的中枢神经，使得他兴致骤浓……

蚌埠。安武军总司令兼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会客室。周作民与汪志农、汪甫闲谈。话很投机，有说有笑。半个时辰前，周作民才被两位姓汪的领到这儿来。事先约好了的，倪嗣冲一会儿到此见面。

周作民来皖四天了，还未见着倪嗣冲。不是求见倪督军困难，而是周作民不急于与倪嗣冲对话。他人皖后并不忙于拜访这个求见那个，只问何处风景最好何处名胜值得一游。仿佛酷爱游山玩水的骚客文人随心所欲地挥洒逸致闲情。

四天来，周作民只让汪志农引见一个人：汪甫。与汪甫谈话也不过两次，每次均未超过一小时。

汪甫也好生奇怪，思之不解，终于询问：“你衔命来皖公于如此重要大事，为何不先见倪督军？”

周作民雍容一笑，道：“有两个原因，一、倪督军年老体弱，公务缠身，

不好随便打扰；二、见你汪镇守使汪先生与见倪督军无异。有道是，能者多劳。你汪先生年轻力壮，聪慧过人，体能智亦能，理应为倪督军分忧的么。”

只此一言，即令汪甫眉开眼笑心比蜜甜。

汪甫，倪嗣冲的亲戚，刚过而立之年便当上了皖北镇守使，在皖军中握有实权，倪嗣冲集团的将领就数他年轻。他聪颖好学，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头脑，且喜诗词歌赋，文章也写得不错，是倪嗣冲集团中唯一允文允武的人物，很受倪嗣冲的器重，也深得徐树铮的赏识，被倪嗣冲视为股肱，并作为继承人栽培。他的话在倪嗣冲那里很占地方。所以，他有幸被周作民作为第一个会见的人选。

见面时，周作民着意打听倪嗣冲的活动，但做得不露痕迹。表面看去有一搭无一搭，松松散散毫无用意，也有似乎是纯属好奇的。譬如，以关注倪嗣冲的健康打听其饮食起居；借谈季节变换之机动问士兵穿戴而获悉倪嗣冲在为军装被服操心等等，在看起来没有具体内容和实际意义的漫无边际之闲聊中，周作民知道倪嗣冲改天上午要开会议商议筹措军费事宜。

“时机到了。”周作民心中一喜，便不露山不显水地自自然然地提出改日午前或午后拜谒倪嗣冲。

汪甫甚是畅快，当即打电话给倪嗣冲预约，并答应和汪志农一起陪同会见。还主动对周作民说，有何要求和高见，尽管在倪督军面前提出，我们一定竭力玉成云云。

第二天，倪嗣冲筹措军费会议刚近尾声，汪甫和汪志农便溜出会议室来到周作民的下榻处。

于是，周作民由二汪陪同进入了督军会客厅。

二汪告诉周作民，倪督军一阵间就来，因为会议还有些议题不曾得出结果，有结果会就散了。

可老大一阵过去，不见倪嗣冲的踪影儿。

二汪向周作民说对不起，请耐心稍候。周作民劝他们不着急，并东拉西扯地说些有趣儿的笑话。笑话有南京的有北京的有广州的有天津的还有日本的，古今中外，一个接一个，很快消磨了两个小时。倪嗣冲依然不见露面。

二汪坐不住了。心想，督军时间观念一贯极强，今儿个是咋的啦？他慢怠客人虽是常事儿，但对稀客贵宾从不这样儿。让我们两人丢脸事小，周作民可会有想法的呢……不对，督军准是碰上了脱不开身的事体……两人套着耳朵嘀嘀咕咕的商议。去找还是不去找？此刻，谁也顾不得周作民被晾在一旁的尴尬。只想着，去找了，万一督军真有火燎眉毛的急事缠住了来不成又如何敷衍周作民？找什么借口才能让周作民不会心生不快留存芥蒂……

周作民再三对他们说，不相干的，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今天见不了明天，明天见不了后天呗。你们别为这点儿小事儿介怀，还是说笑话聊大天儿寻开心吧。

此时，周作民丝毫没有被慢怠的感觉，他坚信倪嗣冲不是摆谱儿——倪嗣冲再有架子也不敢给徐树铮介绍来的客人摆谱儿，他不可能这么没有脑子。另外，这几日，二汪不可能不在倪嗣冲耳边提起他周作民。倪嗣冲未能如约而来，准是遇到了棘手事儿，八成是为军费无着苦恼伤神甚至缠住了脱不开身。

“让姓倪的为军费伤神吧。他愈是焦头烂额无路可走，对我的事情就愈有利。”周作民这么想着甚觉开心。愈是开心就愈没得急躁表情，就愈显得

雍容大度气质不凡，使得汪甫、汪志农他们对他愈加钦慕，愈加认定他是非同凡响的人物。

“这个人物了不得！该好好儿敷衍才是。你陪着他，我去看看，不管咋的，也要让督军来与他照个面。”汪甫把汪志农拉到一边悄然说道。他转身对周作民点个头说要出去方便方便就匆匆离去。

须臾，汪甫陪着倪嗣冲匆匆而来。倪嗣冲虽然强作欢颜，但无法掩饰满脸的倦容。看得出，有伤脑筋的事情缠着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周作民连忙迎至门口，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

倪嗣冲握着周作民的手，说：“让你久等啦，抱歉抱歉。”

周作民想，这是我第一次与这位老军阀见面，第一个印象至关重要，一定要给他以最好的。见面和演戏、写文章都同一原理：演戏讲究“亮相”效果，文章讲究开头开得好，就是所谓“凤头”……我这个“凤头”该用什么招数？——喔，有了，扯虎皮当大旗，先镇他一镇，看看情况再作理会。他想到这里，说道：“督军公务繁忙，晚生本不该来打扰，只是在京都时常常听到段芝老（即段祺瑞，因其字芝泉故称——笔者注）和国务院秘书长徐公树铮君和其他知名人士，特别是军界政界的要员们对倪督军赞誉有加，称颂不已，使得作民早闻督军大名，如雷贯耳，心中倾慕久矣！今日既然得便来皖，倘若错过良机，不来拜谒求教，将会遗恨终生！再者，晚生离京时徐树铮秘书长曾反复叮咛代向督军问候。所以，便不揣冒昧，只请督军鉴谅。”

倪嗣冲笑道：“这几日总听汪督办和汪镇守使称赞周先生年轻有为博学多才，今日得见，方知两位言之不谬，周先生果然潇洒倜傥，气度不凡。”

“督军过奖啦。”

倪嗣冲礼貌周到地向客人打手势：“请用茶。”

周作民端起茶杯揭开杯盖，轻啜半日，作细品状。有顷，连声称赞：“好茶，好茶！不是龙井，也非碧螺春铁观音……哪里出产的？”其实，那茶他在北京就喝过，人皖之后更是天天不离。

倪嗣冲回答：“就是本省安徽呀，黄山毛峰，这茶在国内已有了一些名气儿了呢。”

“是么？”周作民让惊讶的表情略作夸张。“作民孤陋寡闻，让督军见笑啦。”未等对方有所表示，目光已滑到对方的脸上，专注着对方的眼睛：“这可是个宝呀，中国人外国人都喜欢享用的佳品，只不知产地大不大？产量有多少？要是人工培植呢成本如何？”

“它是拔尖儿的，略次一些的产地可就广啦，而且都很高产。但究竟一年能产多少担多少吨，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估算过，也无法统计和估算，所以，说不准。这么说吧，黄山、安庆、芜湖一带，广袤数千里均盛产此物……”

周作民高扬手掌“啪”的一声击在沙发扶手上。他故意做出这个忘情的动作打断主人的说话：“这可是绝好的生财之道呀！……”

倪嗣冲眼睛蓦地放亮，脸上的倦容倏然消散。周作民的一声“生财之道”振奋了他的中枢神经。他食不甘味卧不安枕就是因为欲“生财”却“无道”。好些日子啦，他总是绞尽脑汁想呀想的，想得头昏眼花，精神恍惚，以致有时不能把思想集中到一事一物上，做起事来丢三拉四忘东忘西的。譬如方才，汪志农他们离开会议室的时候还提醒过他，要他散会后别忘了去会见周作民。可汪志农他们前脚走他后脚就忘，会散后竟回家闷坐，把客人撂着一晾大半天儿，弄得二汪好不尴尬。直到汪甫找来，才如梦方醒。

军费，把他搞苦了。他又不能不扩充实力。作为军阀，有兵才有一切。没兵，狗屎不如。身价地位全由实力强弱兵之多寡决定。他不满足眼下的局面和既得利益。他要扩兵，要往高处走往大里奔。为此，他专派后路局督办汪志农去京津两地筹措银两。本来是颇有把握的事情，殊不知汪志农空手而归！这些日子，几乎天天与僚属商议，能想的法子全都想了，可以走的门路也已走遍，全都见效极微。这便是倪嗣冲心神不宁的缘由。

周作民自在天津获悉此事后，就一直琢磨着如何把这个情报充分利用好。方才，他一见时机成熟，便把它作为打动倪嗣冲的王牌亮了出来。果然不出所料，一矢中的地勾住了倪嗣冲的腮帮子，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

“这个这个茶……茶叶咋个与生财之道扯到了一块？请你细细说来，让我认真听听。”与周作民隔着茶几并排坐着的倪嗣冲，本来总是直视前方。此刻，连脸带身躯都扭转了过来，神情专注地望着这位第一回见面的客人，极有兴趣地催促着。

“在安徽，抓住了皖南茶叶，生财之道便走通了一大半儿。”周作民慢条斯理地说。“只不知督军对此有无雅兴，如政务军务繁忙，不能拨冗……”

“这话怎讲？我当然有此兴趣儿啦！”倪嗣冲提高嗓音说。

“发展皖南茶叶啊。督军如果真有兴趣儿，便亲自抓抓。以督军在民众中的声望，必能一呼百应，无须花费多大气力。只一年就有收成。至于销路，不用发愁的。国内市场广阔不说，国外市场也有很大的需求量。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都非常欢迎中国茶。这方面的知识和行情，汪公汪督办比我渊博比我熟悉也比我内行。我也有几位朋友是专做茶叶生意的，如用得着我时，只要打个招呼即可效劳，保证召之即来。”

倪嗣冲把脑袋枕到沙发靠背上，倦容重新爬到他的脸上。他叹了口气，说：“只可惜资金……投少了呢，怕意思不大，小里小气儿之事我向来不愿为之。投多了呢，我眼下正值用钱之际，一时半会儿又不甚方便。”

“我倒有个自认为不错的建议。如果督军肯采纳呢，只需一年，皖省的财政收入便可大增。”

“请明说。”

“我此来是为敝行作考察之公干。噢，”周作民忽作突然想起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倪嗣冲，“我临来时，敝行总经理梁士诒先生嘱我向督军致意的同时，托我把这封信面呈倪督军。”

倪嗣冲拆阅毕，道：“好，好，您这位梁老总太客气啦。你回京后别忘了替我好生谢他，请他得空也来安徽走走，我会欢迎他的。好，咱们还接着方才的话茬儿说吧。”

“贵省茶叶业既然大有可为，我打算返京后就给总行写个呈文，建议向皖南发放专项贷款鼎力扶持。倪督军如果同意，我便着手准备，争取在旬日之内办妥。按季节，时间正好来得及，年底即可收益。此事倘若促成，皖省只税收一项，数目就十分可观，我曾粗略框算了一下，按最保守的数目计算，其款项也够两到三个满负师的军需开支。”

“好。”倪嗣冲高兴地看着周作民，“我这里没说的，只要对皖省和贵行有利，我期望早日玉成此事，如果你没难处，便请抓紧去办好啦。”他看了看怀表。“时间不早了，晚上就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吧，也好有更充分的时间谈得详细点清楚点。”他把脸扭向汪志农：“去张罗一下，酒和菜都要本省产的——安徽特色么。到了新地界儿就该品尝个地方风味儿才好。要丰盛

些儿。”

汪志农答应着出去了。

倪嗣冲接着说：“我们一项一项地具体谈可好？”

“好，按督军的尊意。”

他们谈到掌灯时分意犹未尽。酒宴未了，倪嗣冲又把周作民邀入客厅。他觉得有许多话儿想对这位刚认识的比他年少二十多岁的新朋友说。

汪甫说：“督军，您操劳一天啦，该放松放松啦。”

“啊哟，你不提醒我倒忘了，周先生远道而来，我们该略尽地主之谊陪他玩玩儿才好，只是，只是来点什么节目有趣儿呢……”

汪甫见他听岔了他的意思，连忙说道：“我是说，您老人家该早些安歇才好。周先生消遣由我们陪着就是啦。”

“谁说我就累啦！”倪嗣冲精神抖擞地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愈忙愈有劲儿的么。有周先生这样的贵客临门，什么疲劳都会逃之夭夭的。咱们玩麻将如何？”他探询的目光移到周作民脸上。

“客随主便，督军您吩咐就是啦。”周作民无可无不可地颌首应允。

牌桌旁。周作民特意坐在倪嗣冲上首。他想，第一次照面基本成功了，给他的印象不赖。第一局牌也很重要，必须开门红！我一则要图吉利，二则要镇他们一镇。只不知他们的牌技牌风如何，有无牌德可言。

起牌、搭配、出牌。起牌，重新调整，再次组合……他拿了一个没有用的牌，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打出去——对自己是废牌，对他人说不定是有用的关键牌。他决定观察观察，使自己的判断更有把握再说……

出牌，再起牌……不多会儿，周作民已经可以高叫一声“和了”把牌推倒。但他没吱声儿。他不愿意玩“小来来”，觉得小里小气没意思，他拿定主意，不鸣便罢，一鸣则要惊人。不来个厉害的岂能把这几个丘八头子镇住！这不是一般的玩牌作耍，而是玩政治、玩手腕儿，从中可见才华见人格见胸怀见气量。

周作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出牌，起牌，分析着对手们打的是什么牌。渐渐地，心中有数了……

几轮过去，周作民还未拿到需要的牌。所以，他仍然扣着一张下家亟需的牌就是不出。他要玩个“厉害的”，但还差三张牌没凑成。因他对对手的意图已基本摸清，也就不急不躁了。可他的对手也非庸常之辈，没人打出一张对他有用的牌。说不定就有至关重要的牌扣在上家汪志农手里……是的是的，汪志农刚想打出一张，举到空中晃了晃又放回了原处。接着，打出了另一张，那张对周作民没有用。

一轮又一轮，周作民仍然没有拿到关键牌。

倪嗣冲和他部下已有默契，不成大牌绝不推倒。他们也想着要镇一镇从京城来的年轻人，刻意杀一杀他的锐气，也好让他知道知道在地方上耍枪杆儿的也有精英人物。他们在一起相处多年了，相互之间不用言语也知道对方意图。没有外人时，他们斗智斗勇，相互拆台倾轧。来了生人，他们除了争斗还得联合……这场牌战因此而显得格外艰苦！

周作民更不轻松！谁都明白，玩到了这个份上，对手随时都有把牌推倒的可能。愈往后玩儿危险性就愈大。

毅力的较量，意志的较量……人的素质的全面较量！倪嗣冲他们轮着上厕所。汪志农已去了两次。

周作民依然不动声色，稳坐钓鱼架式，一派大将风度。

终于，他把牌推倒。

青一色，大牌。

皖军首领们目瞪口呆！半晌，如梦初觉，哈哈大笑，把他们的客人恭维一番。心里无不暗叹：“这姓周的好生了得！难怪年纪轻轻的能在宦海中游刃有余，从南京到北京不沉没不说，还一路风光，左宜右有，平步青云。”

周作民右手和牌，左手持杯。一个一个地码牌，一口一口地品茗。手头利索快捷，如弹琴似击鼓，节奏紧凑而欢快；嘴头缓慢而斯文，与其说是品茗，不如说是咂摸首战告捷的喜悦。

第二局开始。

“该输了。”周作民的牌拿好，主意也拿定。今晚不要再赢，不然在政治上就要输。我的“胜利”便是讨得皖军首领们的欢心。倘若他们不欢心，我赢牌也失败。只有他们欢了心我才算取胜。他们小欢心我小胜利，他们大欢心我便大胜利。”

输、输、输。那一夜，周作民输掉了一万元。

牌局终了，周作民掏出支票簿填上“一万元”等字样，递给汪志农：“劳您大驾到中国银行蚌埠分行替倪督军和汪镇守支取一下。”

倪嗣冲赢了大钱儿大欢喜。

汪甫、汪志农并列亚军也欢喜。

三大首领皆大欢喜。

周作民达到预期目的更是欢喜！

倪嗣冲见到周作民胜不骄败不馁，风度作派始终如一，不由抚其肩赞叹曰：“胜亦豪放败亦豪放，真豪杰也！”

周作民不失时机地送上好听言词：“皖军雄凤真真凌厉，其气魄也大，其技艺也精，令作民见了世面长了见识。作民愧叹弗如，只好高举降旗以示臣服。如今，即便有‘仇’也不敢表露，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再寻时机‘卷土重来’啦。”

三人听罢，愈加欢喜。

倪嗣冲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岂能以区区赢输论英雄？像你周先生这般处事待事虑事才是真个胜也英雄败也英雄，名副其实的英雄哩。”

嗣后，倪嗣冲三天两头与周作民晤谈，谈话内容广泛，金融、财政、实业、政治、经济……除却军事几乎无所不包。

起初，倪嗣冲只为探探周作民的学识深浅而问这问那。问着问着，便由考试到咨询到请教了。他觉得与周作民交谈是娱乐是享受，得启迪获教益。便想，我的帐下要有这样的人才该有多好……

安徽督军倪嗣冲情不自禁地拍着他的肩膀夸奖说：“真有你的！”他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儿说：“既然如此，您把您私人的钱拿出些几个来，咱们办它一个大银行！”

一转眼，二十多天过去。周作民约见倪嗣冲，告诉他说，他准备近日返回北京，特来辞行。

倪嗣冲一边吩咐备宴，一边看着周作民想，他此来明明是为了交通银行在芜湖开设分行的事，可却至今只字不提……这就是他遇异于他人之处？是

啊，交通银行为了此事已连续来过好几拨人马了。那些人一到安徽就挖门子求这个见那个，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见了面就是那一段儿，都能让你的耳朵磨出茧来！结果呢，没有一个人从我这儿听到半个“可”字儿。是呀，办什么事儿都一样，不见得老挂在嘴边儿上，火烧火燎毛手毛脚就能办成。沉着也是很重要的呢，沉着是老练和稳健的表现么！瞧这位周作民，年纪轻轻的就是沉着！……可他，只字不提……这也不可取呀，不言声儿就能把事情办好了么？……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怕我不应允？大概是的，前面几拨人的教训对他们是够深刻的了。莫非他要返京说服上司放弃在芜湖开设分行的计划……要是这样就太可惜啦！这对他们对我们都不利呀。从我的意愿上讲，是欢迎他来的，他来了对我个人和安武军及皖省的财政收入都有利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嘛。他不但精明强悍，为人也不奸滑，有君子风范，靠得住，可信赖。但话又说回来，派别人来设分行，我还是过去的说那两个字儿：“不干。”……总而言之，到了这个时候，应该探探他的口气，力争他来主持此事才好。

他主意一定，话便出口：“周先生这一去不知何日再来？可不可以多留几天？如在皖有事用得着我时，我一定会效劳，请不必客气，随时可以明示。”

周作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了：这位督军大人对我还算有兴趣儿。看来在芜湖办分行之事已水到渠成，想到这儿，他便不失时机地说：“我认为在芜湖开设一个交通银行的分支机构，就近办理交通银行给皖南发展茶叶的贷款和押汇等业务最好不过。只不知督军意下如何？如能得到督军支持，我即可长住安徽，随时聆听督军教诲，也能为督军尽我绵薄之力，以聊表对督军盛情厚待之谢忱。”

“好，好好，我欢迎你来！”倪嗣冲长舒了一口气，眉开眼笑地看着周作民。未几，神色变得异常庄重：“请转告梁老总，我只欢迎你，别人来不行——要不这样，让你转达不甚妥当，我给梁老总写封信让你带去好啦。”

中国交通银行芜湖分行成立。经理：周作民。

不久，中国交通银行蚌埠分行成立。周作民百分之二百地完成了梁士诒交下的任务。

从此，周作民身兼四职：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芜湖分行经理、蚌埠分行经理。

1915年秋，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便与交通银行往来。交通银行成了代理倪嗣冲集团金库的机关。

1915年冬，倪嗣冲集团的将领都成了周作民的朋友，他们往来酬酢，日渐频繁，称兄道弟，无话不谈。就是在倪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或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些人对周作民都十分钦佩，人前人后没有不说周作民好话的。他们爱财也罢、爱周也罢，反正周作民支使他们办事，他们全都尽心竭力，不打折扣。

第二年，安徽的税收额激增，财政局面空前的好。

中国交通银行在皖的两个分行业务迅速扩大，实力倍增，声誉日隆，盈利直线上升。

周作民只要在蚌埠逗留，倪嗣冲集团的头面人物必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甚至日日设大宴款待他。

一日，倪嗣冲亲率心腹爱将宴请周作民。酒酣，有人提及交通银行为皖省财政收入又立了新功时，倪嗣冲情不自禁地拍着周作民的肩膀夸奖说：“真

有你的！”

周作民接过话茬儿戏谑道：

“倘若真有了晚生作民我的，就绝对少不了督军您老人家的。只是不知道反过来会咋样？”

倪嗣冲惊讶地盯着他：“这话怎讲？”

周作民笑道：“换句话说，就是有了督军您老人家的会不会就有晚生作民我的呢？我想趁今儿个有酒劲儿壮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哪。”

倪嗣冲哈哈大笑，问：

“你想要啥？要兵？要权？还是再添一位才色俱佳的如夫人？戏班儿里有个唱青衣的小妞儿，芳龄十八，那小模样儿呀，简直就是下凡的天仙！美貌绝伦不说还文武双全，比起马瑜萍，又别有一番韵味儿在里头哩，老夫我可以……咋样？快拿主意，哈哈。”

周作民摇着脑袋郑重地说：“我只要钱。要您把您私人的钱拿出些儿个来，咱们办它一个大银行！如何？”

“办银行？私营的？”

周作民肯定地点点头：“是的。”

“好，为我们的大银行干杯！”倪嗣冲亲自斟满两杯古井贡酒，自己一杯，一杯递给周作民。

两杯相碰，一饮而尽。

“走，年轻的银行家，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高见。”倪嗣冲拉起周作民离开了宴会厅。

第三章

美人美计

他放弃了美人不辞而别，办银行还须从长计议。他对要送他“厚礼”者说：

“我是横竖不收的！”“虽送美人计不美……美计还需美人施！”沉吟间，他拿定了新主意……

他放弃了美人不辞而别，办银行还须从长计议……

几个月前，倪嗣冲就产生了请周作民替他创办一个银行的想法，并专派汪志农向周作民游说。

“周作民说，此事太大，不好仓促决定。他只答应回去想想，有了主意即给回话。”汪志农回来报告说。

“给他来个大甜头。”倪嗣冲决断地说。“不行就把马瑜萍……或者干脆就送给他。那样，他就不好意思不替咱们做事啦。”

“这招儿不见得灵。”汪志农毫无把握地叹了一口气。倪嗣冲不满地瞥了他一眼：“你怎么没干就打退堂鼓！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汪志农不敢再辩，但他心里明白，周作民不会吃这一套。在北京拉周作民逛青楼那一幕他记忆犹新，终生不忘。可是眼下，司令官说死了，他不能不照办。

果然不出他所料，汪志农把马瑜萍送到周作民住处的第二天，周作民就离开了蚌埠——不辞而别的，而且一去三个月没露面。

倪嗣冲不知道周作民的脾性，汪志农也没告诉他，他只有纳闷儿的份儿：是汪志农不会办事儿得罪了周作民呢还是周作民另有想法？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哪有送上美女都不动心的男人？……说他不动心吧，他又同她过了一夜，还说要娶她。说他动了心吧，干嘛天一亮就跑？这等娇美的妙龄女子只一个晚上……而且他也正值青壮盛年如狼似虎的时候哩……此人真个高深莫测……

倪嗣冲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再次把汪志农找来：

“你说说看，周作民到底为啥不辞而别？”

“情况就是那些个，我都说过好几遍啦。至于真实原因，我也无法弄清……”汪志农嗫嚅地说。

“你把所知再说一遍！”倪嗣冲用命令的口气说。“该不是……我想了好些日子了，”汪志农沉思着说。“该不是马瑜萍她……她说瞎话吧？”

“不能。”倪嗣冲肯定地说道，“一个小女子哪来的偌大胆。子？她还是那个雏呢，没经过风浪的雏。”

“要不就是周作民和她合谋蒙我们。凭着周作民的脑子啥点子都能想出来，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

倪嗣冲摇摇头：“周作民没有必要这么做。”

“那……”汪志农作思索状。半晌才说：“依我管见，督军您不必为此伤神，他姓周的不干，咱们自己干。”他对周作民存着戒心又不能让自己的上司察觉。在这种情况下周旋起来就不那么轻松，须有滴水不漏的言词举止

方能天衣无缝。

“我们商议又不是一两次，哪来的人才？你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可你总不能撂下后路局督办那一大摊儿事专门盯着吧？可你要不去盯着就可能办砸——老实说，就是你去盯着也不能说就百分之百地办好。咱们就那么点儿家当，弄了几十年才积赚的那么点家当……这厉害关系……”倪嗣冲长吁了一口气，稍顷，又回到了原先话题儿：“马瑜萍的身分你……”

“您的干闺女，我亲口告诉周作民的。而且，我早早向马瑜萍交待过不知多少遍啦，反复叮咛她要她慎言，特别是对她的过去，我都三令五申不许她说的……一句话，绝不可能在这上头出错儿。”汪志农把握十足地说。

倪嗣冲眯缝着眼睛沉思了半晌：“这姓周的不能这么狂吧，我的面子都驳喽……因为太年轻还是……”

汪志农看见还有机会，便再次进言：“我还是那句话：您不必为这事儿过于伤神，我们不求他姓周的。就不信离了他周屠夫咱就得吃浑毛猪。办个区区小银行还能难倒咱安武军！”

一听“安武军”，倪嗣冲的精神不由一振，再不言语。

其实，周作民不像倪嗣冲想象的那样。周作民没有答应汪志农的所谓“为安武军服务”的要求是因为他没完全弄清倪嗣冲的真实意图——他压根儿不知道倪嗣冲想请他办银行。

因为，汪志农基于自身想法，向周作民传达倪嗣冲的意图并非原原本本。有句俚语形容就是“歪嘴和尚念经文”。所不同的是，汪志农之“歪嘴”属于故意佯装一类。

那回，周作民和汪志农边喝酒边聊天儿。一瓶古井贡下去，酒兴未减话兴正浓。周作民豪饮早有美名。汪志农曾在一次痛饮中乘着酒兴嘲笑周作民说：“只好美酒不爱美色，有悖先圣‘食色，性也’之圣训。在真正英雄的眼里，美酒和美女是世界上最最妙不可言的两样东西。只有“两美”俱爱，才算完整的男人，光爱一美的便是假货……若是‘假货’，就连‘一美’也爱不完全……就说周先生您吧，爱美酒也是图有虚名而已……”周作民听罢哈哈大笑，不置一言以反驳。拿过一把茶壶，把残茶清去，涮净。接着，端来一坛五斤装的茅台酒，启封，咕嘟咕嘟把茶壶灌满。然后，把茶壶递到汪志农跟前，酒坛搁在自己手边，说：“诸位，方才汪君汪大人一番话甚是精彩，令小弟长了见识大开眼界。但依我管见，好酒好色当看场合，酒宴席上只谈酒量，歌舞妓院方论美色。谁个真假英雄哪个真假好汉，不能只看其辞令如何，关键在于实际行动。小弟钦慕汪兄英雄气概加酒色财色俱佳之广大洪福，特请喝此一壶，小弟也陪着干此半坛，可好？”

满座皆惊。无不佩服周作民一箭双雕之智举：比试酒量，一也；暗讽汪志农乃妓院杂役头子“大茶壶”出身，二也。举止文明高雅，词锋含而不露。

酒友们喝彩之余无不怂恿：“汪督办，茶壶虽大不过二斤，坛里还剩三斤哩，您太合算啦，何乐而不为，干！先把周先生弄醉一回再说，谁让他自找苦吃。”

汪志农也知周作民刻意嘲讽，但反驳乏术。只得自认晦气，硬着头皮儿喝两杯歇一阵儿，歇一阵儿喝两杯的“自食其果”。直喝得天昏地黑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也没把那壶茅台喝干。

可他醉了三天。酒醒之后，他却听说那半坛美酒在周作民的谈笑风生中被喝了个一干二净！令人惊奇的是，周作民竟没露丝儿醉意。

从此，“大茶壶”和周作民相聚虽然没有一回离得了酒，但再不敢在“酒”上与之戏言。

这一回，汪志农的表现欲又被激发，只见他借着酒兴眉飞色舞地吹呼他初涉商界的往事，大有“过五关斩六将”那般的自豪。

周作民乘机游说他存款。说：“你暂时派不上用场的款子放着也是放着，何不存到银行里来让我周转运用，我给你算最高的利息，既能帮助我解决头寸紧张之困难，对你也不无好处呀。”

“要说帮助你，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份内事么。”汪志农豪爽地拍拍他的肩膀，心想，时机到了，何不试探他一下看看他的心志呢？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就好对付。让他这样的人物为我所用，其先决条件是，掌握住、控制好。要不然，一个不巧，他就可能取你而代之……我既要防他，又要完成倪督军交下的任务，给倪督军合乎情理的回话。想到这儿，他故意来了一声长叹。“可对我，好处恐怕有限。利息能给几个钱儿？说句掏心的话儿，帮你还不是帮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盈利天大对你个人有多少好处？大不了赏几个零花钱儿。你还不知道吧，我和倪督军合办了个银号，经理叫郭善堂。虽然郭经理能力极为有限，也不善交际——你知道，当今世道搞金融不善交际哪行！另外，银号里也奇缺人才。但就那样，投进的资金还增值可观哩。这事儿我早就想告诉你，请你给银号以实际指导，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就拖了下来。我们银号里要是有你这样的大才，那……”

周作民听得心潮翻滚，感慨万千：有道理呀有道理！这些年来，我虽然卖了不少气力，效果也算显著，但我个人除却挣得了些许虚名儿，终归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不难想象，如此下去，再干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和进展。何况交通银行是官办的金融机构呢。官办机构难免要随官场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上台用你，明天换了别人上台就可能一脚把你踢开。管你以往表现如何有无建树呢。什么业绩呀贡献呀，统统不作数……一句话，在交通银行供职跟在官场厮混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五日京兆”……他不由想起在财政部供职的往事，愈觉道路艰险，前途渺茫……三十多岁啦，应该知道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危险性了。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行！不然对不起父母祖宗，对不起良友恩师，对不起青年时期的满怀壮志！为实现志向，在逝去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学得这点本事不容易啊，该有自己的事业啦……要是自己办个银行呢——有了建树是自己的建树，创下产业是自己的名下，那该是多么畅快的事情啊！倪嗣冲汪志农他们对金融一窍不通还开银号赚大钱儿哩。在业务上，我比郭善堂辈不知要娴熟多少倍精通多少倍！他们都行，我有啥不行的，我要干起来绝对比他们有前途！

要命的是，眼下两手空空……他们，倪嗣冲汪志农他们要乐意，再拉上若干个诸如徐树铮、吴鼎昌之流的要员和财主，就准能成事！

周作民知道，关键之关键是要让他们看到有大利可图，同时，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感觉到有较大的保险系数，他们才乐意掏出资本。

——此乃大事，值得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

周作民暗自合计良久，说：“我两袖清风一寒士，哪能与仁兄相比？尔等兜里有钱，手上有权，扔有重兵，占有地盘，一呼百应，谋事事成，杀人人死。你要是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你就不难知道我为什么拉你存款啦。”

“这我知道，在其位谋其政预其事忠其主，人之常情嘛。我只觉得你，才识过人，干练脱俗，不是庸碌之辈，该大有作为才好。”汪志农一脸诚恳

地说。

周作民苦笑了一声，郑重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转动’。这是一位哲人的名言，我信它。只可惜没有能力找到这个‘支点’，更不会有谁给我这个‘支点’。”

汪志农暗想道：我这里倒有个“支点”，怕只怕给了你，你在“转动地球”的同时也要把我“转动”，甚至把我给“支”了！……他把话儿说到这个程度上了，该给他一个什么回答才好……关键是要姓周的说出让倪督军听起来是合乎情理的话来——姓周的说什么我得给倪督军报告哩，他还等着我回话啊，倪督军是不能得罪的。骗骗他倒可以，只要不让他察觉就行……干脆，把话茬儿岔到别的地方去，引诱姓周的说出另一番话来……那样，就好去向倪督军交差了……啊，真妙，就这么办。他主意一定便说：

“你要的这‘支点’，倪督军倪总司令能给你，怕只怕你自个儿不乐意利用。”

“请问这个‘支点’是‘转动’什么的？”

“好聪明的问话。倪督军的本行是什么？他亟需你去辅佐的会是什么？”

“军事‘地球’我可‘转动’不了。你是知道的，我于军事丁点儿不懂，能让倪督军派何用场？”

“贤弟，这话差矣？！怎么可以说派不了用场呢，你是个人才嘛，倪督军是多次夸奖过的啊。”

“不行不行，”周作民连连摇头。“这不是‘支点’，这里没有我要的‘支点’。”

汪志农暗暗高兴，但表面上装得十分诚恳：“快别说这话啦，倪督军对你是极看重的呢，到安徽来吧，凭你的聪明才智，必能大展鸿图。”

“瞧他说的多好听啊，但他心里想的恐怕就不是这些了……管他动的是什麼心思呢。我均以诚恳对‘诚恳’吧。所不同的是他之‘诚恳’乃装出来的，我之诚恳乃发自内心。这‘买卖’太让人吃亏，这‘外交’太不平等啦，好在这是‘务虚’，倘若动了真格儿我才不上他的当哩……”周作民想到这里，也诚恳地说：“我说过了，不行。民国以来我只研究金融。我知道，你和倪督军在津鲁苏皖等地办有工商实业，正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为之操持。很感激你们看得起我。可我对政治经济学、工商实业学不过涉猎而已，对一知半解的领域怎么可以自不量力勉强介入呢。我们都客观冷静地想想，不然会坏你大事的。”

“既然如此，我只好把尊意如实向督军报告了。”汪志农目的达到，一身轻松。他是倪嗣冲的财政大臣，粮饷军费，私人家业，全都仰仗着他筹措看管。周作民要是真的加盟倪嗣冲集团，他汪志农就有失宠的危险。所以，他极怕周作民加入。只是倪嗣冲又让他找周作民，他又不肯不找。可有谁知道他已将谈话内容偷梁换柱了呢。在北京初交时，他对周作民那般热情是为完成徐树铮使命。那阵儿他也想不到周作民会对他有碍，只以为把他拉入皖系，成为段祺瑞和徐树铮驱使的人就完了。

周作民对汪志农心中之所忧虽然洞若观火，但他不知道倪嗣冲找他为他们办银行。他原以为倪嗣冲有意拉他入伙而汪志农却因惧怕他抢他饭碗而对他设防。他无心加入军界，更无心加入倪嗣冲这样的地方军阀集团，即使没有任何人阻挠他都不乐意。他只想利用他们，借助他们的政力军力和财力发

展自己和自己选中的事业。从汪志农的言谈中，他察知倪嗣冲集团对他抱有希望，便以为因势利导的机会来了，说：“实际上我在京都就能为您汪督办和倪督军效力。就看你们对作民信得过信不过，是不是真的放心。”

“此言差矣！对别人不敢说，对您周先生，我们还能不信任，一百个放心哩。您在皖省担任芜湖、蚌埠两行经理期间难道一点感受都没有？您的两个银行都成了安武军的金库机关了嘛。现在的问题不在我们，全看您啦。”

“我想了好久，安武军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应该大办工商实业，方能相得益彰。可惜，这好条件未能充分利用。再者，你们皖系偌大一个集团，才一个小小银号实在太少。办工商实业必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用以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提供给自己的企业运用，方能自如扩张，不受外界掣肘。何况你们的银号和企业是两张皮儿，并不是专为创办企业而设的呢。”

汪志农听入了迷。他闯荡天下数十年，自以为见多识广，但类似周作民之说他闻所未闻，句句都倍觉新鲜。怪不得他们所办企业不但扩张困难还常常倒闭。自己也多次动议过办银行，却从未想过办银行对其他企业有这么多好处，办银行只是想着赚现钞……他痴痴地想着，猛可里打了个激灵：周作民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想办银行？赶快试探他一下，免得被动，在倪嗣冲那里无法交差。忙说，“倪督军觉得他是带兵的，工商企业办上些许就行。多了战线太长，头绪必乱，梳理也难，反倒不美。”

“可是，军队一旦要用钱，特别是赶上要大笔开支的时候便筹措无着啦。那回你在天津的军费发愁的模样儿我至今不忘。我说相得益彰，道理就在这儿。请问，你们工商企业办不景气，扩展无力是不是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周转不灵所致？”

“对呀对呀。”

“你们自己要是掌握着一个银行，局面会是这样的么？”

汪志农想，看来他不知道。先糊弄着他，再慢慢设法儿叫他按我的意志办事儿。他故作深沉地说，“对，必须得有个银行。可是，这个银行不能一口气儿吹出来啊，难呐……”

“既然用‘气儿吹’不出来就用手办一个呗。”

“办？咋个办法？由谁来办？”

“由您，由倪督军……”

“不行不行！”汪志农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打断周作民的话。暗想，快别让他说下去啦，说多了我咋个回答！

可周作民正说到兴致焕发处，使得汪志农无法逃离窘境。只听得周作民语调快捷地说：“还有哩，你们不是早就认为我是行家里手么，由我支撑门面好啦。”

“你？！”汪志农被这直截了当的言词吓住了。

周作民直视着对方的表情观看有顷，心觉蹊跷。于是，故意激他：“你看看你看看，信不过了是不是？我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你会来这一手。”

“言重啦言重啦，贤弟你言重啦……”汪志农连忙吱唔着应付，没多会儿，托词又被编好：“莫急嘛莫急嘛我的贤弟，咱从长计议如何？从长计议。此事非同小可哩。不把我们的全部家底儿全部抖罗上去是办不出模样儿的……倪督军那里你我都暂时不要急于去说。他到底年纪大了些，脑袋瓜子有时难免会糊涂的。最怕是赶上他正不甚清醒时被他一口回绝了反而不好办，你说是不是？”他边说边拍着对方肩膀作知己状。“你看这么办好么，

由我来寻找适当时机慢慢儿渗透，耐心等待就水到渠成，你说呢。”他觉得这些言语足可以搪塞过去了，脑子当即腾得闲暇想道：你要给我们办银行当然是可以的喽，这事儿你不说我们还要请你的呢。问题是怎么个办法？你能不能按我的意志行事？一句话，你是否绝对听我的。总而言之，待我想好了怎么控制你的办法再说吧……

周作民觉得此时说什么都不会有用了，决定耐下性子去苦等机会。主意拿定之后，立即敷衍道：“我听汪督办的，静候汪督办佳音。”

他对要送他“厚礼”者说：“我是横竖不收的！”

第二日，周作民如约与汪志农共进晚餐。见面不曾寒暄，汪志农就说：“倪督军这些天忙极，我还未找到机会跟他说你的高见。早上见面时他特意吩咐我好生接待你。他说了，既然你到了皖省就不能老让你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一些儿才好。他这几天都怕抽不出闲暇陪你说话，只祝你过得愉快！他还风趣儿地对我说，要让作民兄‘乐不思京’呢。”

“我谢谢你。”周作民说。“也请你向倪督军转达我的谢意。办银行的事既然暂时落实不了，先放一放无妨的，待有机会再议好啦。至于生活，这样就已经很好，即使有不如意处我自己也会调剂的，请不必为此费心了。我打算先去芜湖处理一下行务……”

汪志农看着周作民的脸说：倪督军托我送你个礼儿周作民连忙摇手谢绝：“作民对督军并无多少好处，每每送礼受之有愧啊。这回务请汪督办替我婉谢，就说督军心意我欣领，礼物万万不敢接受。”

“这回是非同一般的厚礼，”汪志农诡笑道。“回绝不得的，也无法回绝的，你最好不要多说什么，让我为难。”

周作民郑重地说：“请转告督军，我是横竖不收的！”

“到时候再说吧，”汪志农高深莫测地怪笑着变换了话题儿。“过些日子我和汪镇守使有要事求助于您哩，请您别急于他去。反正蚌埠也有公干，闲您不着的。安武军司令部最近有几幢新建招待所落成，环境幽雅安静，设施也强似别处。今儿个我遵照倪督军的指示，特地请您搬进去住几天。”

周作民顶不乐意，但拗不过汪志农的盛情。吃罢晚饭后，天已黄昏，汪志农便陪着周作民驱车来到一处院落。

车至院门就有卫兵“立正——敬礼”的声音传来，如临军事重地。院内花木掩映处一幢灰色洋房，建筑考究，造型新颖，外观精巧，雅致。微光中，楼周围的附属建筑，如假山亭榭花园荷池等隐约可见——环境果然极佳。室内装璜富丽，陈设豪华。

汪志农把周作民引进客厅，说：“这儿还未住过别人，周先生是第一位房客。这里不相干的人进不来，你好好儿休息吧。我还有些小公务要去处理，不能陪你啦。”他出得门去又忽然返回，笑道：“差点儿忘了，呆一会儿倪督军的千金来看你，生活上有不如意处尽管对她说，她叫马瑜萍。”言毕，匆匆离去。

倪督军的千金……马瑜萍……为何不姓倪而姓马……又是姓汪的在弄把戏吧！他是要讨好于我取悦于我还是加害于我？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这法儿都不高明。真是谪熟什么玩什么呀，什么蛇走什么路什么鼠学什么步——这俗话说的真对，这位“大茶壶”出身的汪督办不管出什么怪招儿，总是离

不了以声色为原材料以美女为核心这个老套套。在北京初识时是带我随便玩玩，寻开心的。这一回呢，打着倪嗣冲旗号，来头愈来愈大呀……对付起来也愈来愈难啦……再难也得顶硬上啦，认真些儿吧……周作民正苦想未得良策，门被推开，走进一位妙龄女郎。

“周先生，您好。”那女子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颇有大家风范。

周作民还礼：“请问小姐，您是……”

“我叫马瑜萍，义父公务冗繁不得闲暇，特命我今夜前来陪陪周先生，看看周先生……”

“陪陪？”——怎么把妓院的语言也搬来啦？这是什么意思？周作民心里咯噔一震：果真是倪嗣冲所为？不可思议！

“您义父是哪位？”他问。

“汪督办没有说么？这位汪督办总是丢三拉四的办事儿不完整。”马瑜萍吃吃地笑着。“我义父是倪嗣冲呀。”

“啊，请坐。”周作民看见茶几上摆着果品，连忙打手势礼让：“请小姐吃水果，来，我给你削一个。”

“谢谢，不用不用。”马瑜萍止住了周作民的客气便忙乎着泡茶。那茶具本已雪白洁净，但她还用开水洗洗涮涮反复再三才投进香茗。只见她动作麻利、娴熟，如同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那般殷勤周到。

周作民用目光跟踪她举动的同时，内心更显忙碌：看其行听其言察其色相其貌观其神，其出身未必名门望族，却不乏教养，见过世面，怕是有了一番不同寻常之经历也未可知，万万不可小觑……

“请周先生喝茶。”

“噢……噢，谢谢。”周作民从沉思中醒来，没话找话：“请小姐也喝……这桔子不错咧，是江南来的。噢，这苹果怕是山东烟台的吧，这么大……”

马瑜萍吃吃笑道：“周先生走南闯北学贯中外，想不到还会拘束……您这样真怕义父训斥我无能呢。”她粗着嗓门儿模仿倪嗣冲说话：“周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教养而见多识广的人物都叫你给吓着啦，笨丫头，让我老脸往哪儿搁！”

那洪亮中略带点沙哑的声音简直就是发自倪嗣冲的喉咙！一语道出，周作民就被逗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抬头一看，她双眼却盈溢着汪汪泪水！

周作民慌了：“小姐您……”

“看您，刚高兴了点儿又……”她微笑着的样子十分好看。只可惜两眼的泪水无法收回——要是没有它们，她该有多么俊俏！不，有了它们也风情万种摄人心魄！

“看得出，小姐累了。请回府吧，谢谢您来看我。请转告令尊大人，作民很感激他的厚待。”他终于觅得时机连忙托辞送客。心想，孤男寡女夜处一屋岂可久留？该是当机立断才不受其乱。

“谢谢周先生，我不累，请用茶。噢，干爹派我来不只是向您问安，还请您教我古文和日本话呢。”

“教你古文和日本话？”

“是呀，干爹说，你古文很有造诣，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而且文不加点也华丽动人。我想令尊乃前清举人，虽因耿直廉洁不入仕途，家境贫寒，但学富五车。先生幼承庭训，稍长，又得上虞名师罗振玉悉心教导并蒙其厚爱资助，得以南下羊城求学东渡扶桑深造。干爹之言必定不谬。再说，你留

学日本将近三载，回国后又在南京法政学堂做了三年日语翻译，还跟日籍教习研究财政经济学，日本话说得一定很好。我很羡慕，很想跟您学的呢。只不知……”

“您……”周作民着实惊奇！这个小女子绝非平庸人物？她怎么就对我的经历身世知道得如此详尽准确？她是这方面的专家么？小小年纪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言辞？有这等想法……这一串串问号弄得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可对对方的话又被打断，不说点什么冷场的局面又令人尴尬，只好急急地问：“你学这些……你学这些……”

马瑜萍宽厚地笑笑，尔后，用悦耳的语调问道：“你想说，你学这些有啥用？对不对？”

周作民一时找不着合适的话来，只好默认。他把目光停在她脸上，似乎要从她的表情里找到点什么。

“我想出去做事，跟你们男人一样出去做事。”她说得十分诚恳。

“你多大啦？”

她的眼睛闪烁着无邪的光芒，郑重地看着对方：“虚度十九啦。”

周作民终于理顺了思绪，幽默地说：“听口气和言辞却像老夫子嘛。”

“请不必担心我荒废了学龄，岁数太大而学不成。我有决心呢。我看过一本书，那书上说，兴趣儿是最好的老师。我兴趣儿极浓，换句话说，我已经有了了一位很好的老师，您说对不对？”

“对。”

“这么说，您答应教我啦？”

“这恐怕不行。”

“为什么？”

“我不常来安徽，即便来也不一定在这里，在这里也不一定有时间。所以，不好答应你。”

“这不是理由。见面机会虽然有可能不多，但并不等于没有呀。只要有你会干嘛就不能不吝赐教呢？是不是您已看出我是一株不可雕之朽木？”

“真拿你没办法，”周作民做个无可奈何的动作。“好吧，让我想想，行吗？”

她高兴地站起来给他深深鞠了一躬。接着，飞快地削了个大苹果一直递到他手上：“吃了它，学生谢您的。”

周作民把苹果放回茶几，字斟句酌地说：“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我还是要冒昧地问一句，小姐不是在倪府中长大的吧？恐怕你到过不少地方了呢。”

“这个……以后再告诉您吧，反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难道不是么？”她转身进了盥洗间。盥洗间里流水声响起。十来分钟，流水声止，她走出来：热水、更替的内衣和浴巾都准备好了，请周先生沐浴吧。”

周作民脑袋嗡的一响，站在面前的马瑜萍霎时间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西方人说，人就是上帝和魔鬼的混合物。这位口称倪嗣冲为义父干爹的马瑜萍眼下充当“上帝”还是“魔鬼”？给我准备洗澡水，连更替的内衣都准备妥贴——这是佣人或妻子才做的事情……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她为什么要干这些？目的何在？

“作民绝不可以劳动小姐做这等杂事的！”他郑重地说。“请恕我直言，您做此事是失当的！这是我的下榻处。而您，作为千金小姐，在看望我的时

候要我沐浴更是失当且失身分，甚至可以说是超乎寻常的无礼！”

“周先生言之谬矣。您是我干爹的贵客，干爹的贵客便是女儿的贵客，贵客来家，照顾起居盥洗乃分内之事。请问，这样除了对客人尊重而外还有何失当之处？请吧，不然水冷了您会着凉的。”她做了个手势。见他没动，便动手拉他，像哄劝一个任性的小弟弟。

他肃然扫她一眼。不料她的目光迎了上来，毫无怯色，毫无邪气，惟有真诚。

“这样好啦，”他竭力隐忍着恼怒，尽力让声调平缓一些儿。“请您回府，我马上沐浴。我也累了，很想早些安歇。”

“不行的。”她的目光蓦地暗淡，变得飘忽不定并现出忧伤恐惧来。“干爹不会饶我……”。

“你干爹他……”

“他让我来伺候您，要陪伴着您不许离开的。”

周作民震怒了：“一个堂堂督军，安武军总司令，封疆大吏，一路诸侯，居然格调这般低下于此无聊勾当！不，不是无聊，而是无耻、下流！”

“骂得好，骂得痛快！”马瑜萍胸膛一挺，大声赞叹，随之，两行泪珠滚滚而下。“好人，真正的好人！我果然没有猜错，周先生果然是好人……”她一脸泪水一脸笑容。

周作民再次掉入十里雾海：“你到底是什么人？”

马瑜萍抬起脸来看着他，脑袋不断地摇晃：“三言两语说不清的，说不清的……痛快地说吧，您周先生要是有心救我，我今后还是倪督军的干女儿，还会被人称之为千金小姐，您要是认为我下贱无心搭救，我明日便是黄泉路上的冤鬼。”

“这话怎讲？”

“您别问缘由，三两句话也说不清缘由，您先说救不救我？”

“如果小姐确有危难，作民理当相助。只是前因后果一概不知，叫我如何助法？助您何益？假如——我是说假如，你是个坏女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的无耻齷齪的坏女人，作民倘若伸手相帮使之暂免灾难，到头来岂不是又添麻烦？”

马瑜萍悲切地叹道：“我是好是坏，只凭我说您不会相信，我也无力使您相信，人到了这个地步说啥都不会有人相信。干脆地说吧，您肯不肯救我？”

她紧逼几步盯牢了他的眼睛使他无法避开。他们对视良久。她的眼神使他知道了她的性格甚至为人，使他有了某种把握：她的经历一定很复杂，所以，锻造了她的刚强、执著。

“怎么救法？只怕是小姐你高估了我的能力呢。”

“很简单，让我在这儿过夜，和您在一起过夜。”

“在一起不行！你留在这儿吧，我走。”周作民坚决地说。“我现在就走。”他说着转身出了客厅。马瑜萍紧跟其后哭着喊着说着。他一个字儿也没听清。他连跑带跳的走到楼门口。

门口的电灯不晓得什么时候被关掉了，也找不着开关，黑洞洞的一片，楼门关得严严实实往外推推不开，往里拉拉不动。周作民摸索着找门闩找插销，急不可耐。半天才发现门被反锁着。铁门厚重坚固，甭说手脚不可撼动，就是扛撬锤砸一时半会儿也难启开。他累恼交加地喘了会儿粗气儿，突然想

起了电话。他恨不得即刻找到汪志农或者倪嗣冲，质问他们搞什么鬼名堂！“要我周作民干什么你们说话就是了，何必弄这等把戏让人恶心？我周作民堂堂君子，岂可以跟随便玩女人的无耻之徒混为一谈！”他可劲儿地摇了一阵儿铃就抄起话筒大声吼道：“给我找倪督军！”半天，总机才回话说倪督军哪儿没人接。“找汪志农！”又等了半天，耳机终于传来了汪志农的声音。可未待他吱声儿，电话断了。任凭他怎么摇铃，吼叫、敲打、拨弄，再也休想听到些儿声音。

“周先生，请喝杯茶消消火。”马瑜萍低着头双手端着茶杯递到他跟前。那造型儿，活脱的举案齐眉。可内涵，与那故事无法搭界。

“哼！”周作民一甩手离开了电话机，随即指着马瑜萍冷笑道：“你遂愿了，可我周作民的声誉也完了。”

“可又有谁知道我也是被逼的呢？！”

马瑜萍叭的把茶杯摔得粉碎。“我也是人，虽然比不得你们高贵，可我也有面皮也有心肝也有自尊也知廉耻识好歹有血有肉，我有苦向谁诉，我有气找谁撒！”说着，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周作民又去砸门吼叫。半天，鬼影儿也没吼来一个。想必是车进院门时高喊“立正——敬礼”的卫兵也没听见。院子太大，大院套小院。或许汪志农早已安排妥贴，卫兵听见也不会理会。

他彻底绝望，只好返回客厅。马瑜萍早已成了泪人儿，依然痛哭不止，他也被她哭得没了主意。

“唉这是哪儿对哪儿呀。”他长叹着从浴室取出一条浴巾递给她：“擦擦眼泪吧，别哭啦。你哭坏了我无法向倪督军交代，或许你真有许多的苦也说不定。有苦朝我诉，有气儿朝我撒好啦……到了这个鬼地方算是倒了邪霉啦。”

马瑜萍听话地按他之所说做了。进盥洗间净了手洗了脸，去卧室铺好床，把冷茶倒掉泡上热的，又拣一枚上好桔子剥开一并递到周作民跟前的茶几上。做完这些，她才默不作声儿地走到离他最远的角落里蜷缩在沙发上。

沉默了许久，她又说话了。声音温柔，语调关切：“请周先生回房歇息吧，夜深了，当心着凉。我不是下贱女人，绝不打扰您的！要不放心，把门关上。”

“你……”

“这儿挺好，还有几个小时天就会亮了，不碍事儿的。”

“那怎么行！怎么可以让督军的千金在客厅……”

她长叹着，眼泪又流了出来：“请您别千金千金的喊得让人心烦，普天下都不会有哪个督军把自己的千金当作礼物送人玩弄糟践……”

“虽送美人计不美……美计还需美人施！”沉吟间，他拿定了新的主意……

“礼物？！”

马瑜萍的一声长叹使周作民猛然间记起了晚餐时汪志农说倪督军要送他“非同一般的厚礼”，他万万没想到，这“厚礼”居然是一位美女！他只恨当时没有动脑筋想想，如果用心对汪志农察颜观色，然后分析猜想……哪怕猜着百分之一他也不会糊里糊涂地听从姓汪的话搬到这儿来住了，悔不该

啊！人生道路无处不险，我怎么就忘了这个，放松防范呢……这些军阀也荒唐得可以！都什么年月啦，还像不曾开化的中世纪似的把美女当作礼物送人。这份“厚礼”真个太“厚”，送给别人或许就接受甚至求之不得……

可是，我叫周作民！我周作民虽然不是圣徒，也不提倡禁欲，七情六欲齐全。但我是堂堂正正的人，颇有胸怀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志于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不是只有肉欲贪图低级享受的畜牲。既然是人就应该脱掉兽性讲点牲口所没有的感情。素昧平生的男女，白天尚未认识，晚上便往一个被窝里钻，那是何等的无耻和低级！何况，眼前的这位所谓“督军千金”并非自愿！只要是有所追求，确立过人生目标，希冀成就些许事业的人，都不可能这么下流这么无耻！不堪想象，一个好色到下流无耻地步的男人能办成什么事体……可笑的倪督军和汪督办，你们也太小瞧我周作民啦。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倘若我乃色鬼，“厚礼”欣然接受，你倪督军的脸上也不光彩吧。姑娘尽管不是你亲生，但干爹也是爹，义父也是父，终究挂在你的名下……送上美女，应算作美人计的一种吧。你们施些美人计不就是为了收买拉拢我给你们干点什么呢？现在，我可以不客气地笑话你们是“虽送美人计不美……”

周作民想着想着，思路一转，有了新发现：“姑娘说得何等的好——‘普天下都不会有哪个督军把自己的千金当作礼物送人玩弄糟践’——姑娘的来历大有蹊跷，其苦其难必不在轻……”周作民眼睛一亮，脑海里闪出个主意：姑娘可以利用。她不会跟倪嗣冲他们一条心。因为，我与倪氏集团并非敌对营垒，没有打入内部刺探情报一类的事情。他们送我美人也不会是什么间谍之类。既然姑娘不是间谍，她就没必要欺骗我。所以，她表现出的感情乃是实在可信的。只要方法得当，这姑娘完全有可能为我做事……对，就这么办，他们给我施用“美人计”，我也给他们来个没有女人的“美计”……“美计还需美人施”！就让这位姑娘实施好啦。对，要她弄清倪嗣冲他们拉拢我的真实意图。换而言之，就是眼下想让我替他们做点什么。事情明摆着的：倪嗣冲他们对我的策略是：先给我甜头尝，把我哄得乐滋滋的，使我对他感恩戴德，然后让我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事，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到了那时，倘若我不俯首听命于他们，贴贴服服供他们驱使，他们就会骂我忘恩负义，与我清算旧帐，逼我就范。姓倪的要是打这个算盘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周作民不是只图富贵享乐的庸碌之辈！……先不去管它，待情况搞清楚再说，或许局面根本没有这么可怕。要是对我发展有利，对我事业有利，还是要和他们好好儿合作的，表面上不但不能得罪他们，还得对他们客客气气，包括“笑纳”这份“厚礼”。他们想利用我，我也要设法利用他们。他们要是真诚待我，有恩于我，我也真诚待他们，思恩图报。不想这么多啦，光做这姑娘的工作要紧。她要我去卧室里睡觉，作为男子汉，我怎么可以把个弱女子丢在客厅挨冻呢“文章”就从这儿做起。先打听清楚她的身世，弄明白倪嗣冲他们是怎样把她送到这儿的。

他给她倒了杯茶。她慌忙迎上来双手接住。“使不得使不得”地说个没完，诚惶诚恐。

“不要客气嘛。”周作民努力使口气随便、亲切、平淡。“你因为我才有今晚的折磨不说，单讲你给我倒了那么多杯茶的份儿上，我还你一杯也不为过吧？”

马瑜萍的情绪也随之变化了，说：“遇着周先生您，我马瑜萍真个三生

有幸！不怕您见笑，我已有因祸得福的预感。”

“听姑娘的口气，姑娘并不是倪督军的千金？请原谅，我重提这个问题，不过，我很想知道。”

“周先生，您是做大事业的人，身子骨要比常人金贵，早些歇息吧。”马瑜萍顾左右而言他，但关切之情却溢于言表。

“也好。”周作民走进寝室。须臾，抱着被褥枕头返回客厅。“请姑娘去卧室就寝，把门关上，安安稳稳睡个好觉。明天我有话相问。”说着把卧具往地毯上一丢。”

“不，不个。这样不可以的。”马瑜萍抱起卧具就往卧室跑。

周作民连忙阻拦，玩笑道：“你怕床上没被子是吧？放心，冻不着你的，这卧具是从柜子里拿的，柜里还有备用的好几套哩。”他把卧具夺下，把她往卧室里推，一次两次二次都未成功。

“不，不不，您去床上睡，让我在这儿。”

“那怎么可以？让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睡在地板上，万一感了风寒，岂不是我之罪过？”

“冻不着的，我结实着哩，我从小就四处闯荡，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早早就习惯……”

“你说什么？处处无家处处家？”周作民哈哈一乐。“露了馅不是？还不愿意说呢。你不是倪督军收养的干女儿，你是唱戏的演员对不对？”

“你……”她惊奇地盯着他。“你怎么知道？”

“‘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两句反映唱戏艺人辛酸生活的戏文哪个不知谁个不晓？”

“您说得很对，我是唱黄梅戏的戏子……”

“该叫演员。”

“反正一样，干这一行抛头露面，女孩子没有一个不……”马瑜萍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由抽泣起来。

“别哭别哭……”周作民见她哭得伤心，兄长疼怜小妹之情蓦然生发，不由自主地掏出手帕为她擦拭眼泪。“去睡吧，把过去的事都丢开，都忘记，让它烂了，跟水一块流走，无影无踪，再也看不见。好好儿睡一觉，听后，啊。”

她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哭得愈加伤心悲切周作民扶她坐下，让她把头脸埋在自己的胸前，右手怜爱地放到她肩头上轻轻拍打着抚摸着：“哭吧哭吧，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把所有悲痛苦楚都哭出来就好受啦……”

良久，她才止住哭声。

“我这一嚎，您今夜也不会睡得着啦，心肠好的人都一样的，见不得别人伤心。我真该死。”

“不要紧，我也常常熬夜到通宵，个把俩儿晚上不睡觉不要紧的。”

“反正您也无法睡觉啦，”她叹着气说。“干脆都告诉您吧。”

“我是孤儿，不知父母姓啥名谁，是皖南一个唱黄梅戏的戏班班主收养了我，教我唱戏教我做人也教我读书认字儿。说我要是读书多了认字儿多了可以干别的挣钱儿糊口，免得再吃这碗下贱饭。所以，我居然认得些儿个字儿，也喜爱读书写字儿。因我唱主角儿，到哪儿都上场，前两年就有了点儿小名气儿。去年来蚌埠给倪府唱戏赶上倪嗣冲的太太高兴，给我赏钱后跟我说了许多话，夸我长得俊，说她有我这么闺女该有多好之类。

“第二天，我们收拾行当正要回皖南，却来了两个军官说倪督军要见我。养父知道事情不妙，要陪我同去，他们不让。我被带到一幢楼里，不一会儿，倪嗣冲来了。他坐下来就东拉西扯的问了一通，接着，便动手动脚的欲行非礼。幸好我自幼练功学得些小防身技艺，才没让他占去便宜。那老狗没有得逞又假惺惺地骗我说要娶我为姨太太。我想，要硬抗，必定不得脱身。于是，急中生智想了个法儿。对他说：娶我可以，但要有个条件，不能偷偷摸摸的，要他与我一块去同他的大太太见一面。我早就听人说过姓倪的不怕老婆，他在外边访花问柳老婆也奈何不得，他要干什么老婆都顺着他，知道他会答应。果然，他满口应承，当即乘车去了倪公馆。我因已与倪太太惯熟了，下了车便抢先走到姓倪的前面。入到客厅，赶巧倪太太正与许多有身份的人物说话。我趁姓倪的未迈进门坎儿更来不及说话的时候，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冲着倪夫人大声喊道：‘母亲大人在上，请受孩儿一拜！’老太婆先是一怔，继而大喜过望眉开眼笑，以为姓倪的在外头认下了我这个干闺女再带来见她呢，连忙说：“女儿快快请起，女儿快快请起，当着这么多的高朋贵友，你应该先拜过你干爹才是啊。”我连忙转身给刚入得门来的倪嗣冲磕了头，故意把嗓门儿提得高高的：‘父亲大人在上，请受孩儿一拜！’弄得那老东西答话也不是走开也不是，尴尬得脸都黄了，怔了半响才不知所措地挥挥手：‘起来吧，起来吧。’转身溜了。

“我就这样成了倪督军的‘干女儿’。

“去年，我养父去世不久，安武军驻皖南的一个旅长都六十出头了，还托人提媒说要娶我做他的填房，被我一口回绝。不久前，我听说那旅长要派兵抢亲，连夜北上投奔倪府，想求倪太太出个主意。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也沒有，只有倪太太对我亲近些个。谁知道到了倪府的当天晚上，还未等我跟倪太太说起在皖南的遭遇哩，姓倪的便把我找去，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皖南接你哩……这里有个贵客周先生，是北京来的，年轻有为，你呢，去陪陪他……”

听到这里，周作民再也忍不住中烧已久的怒火，愤恨地骂道：“这个王八蛋，没有人味的王八蛋！”

“您骂他，我却要感激他！”马瑜萍幽默地说。

“你……”周作民惊奇地看着她。“你答应他啦？你心甘情愿地来陪我，让我糟践？”

“我当时只想一死了之。您知道刚离虎穴又入狼窝的滋味么？我是饱尝啦。可我求死不得，那老东西派了好几个仆妇日夜看守。我想，这大概是命吧，既然命该如此，又欲何为？这么一想，心倒平静了许多，咋的就咋的呗。过了一夜，我又想，既然要活下去便不能咋的就咋的啊。于是，我便打听您，琢磨您。寻思着，您要是心肠好呢，就把身子给了您，然后求您收留我为您洗衣做饭当使唤丫头佣人，将来也有个安身立命的去处。要是碰着个衣冠禽兽，我便一死了之，反正离了倪公馆就不会有人看着，寻死不难！主意拿定后我就让人把姓倪的找来，告诉他，让他把您的所有情况，包括您的出身、经历、家庭等等情况，有多少就弄多少的全部给我弄来。要不然，我见了周先生就把你姓倪的老底儿揭出来，让您姓倪的丢脸，在周先生面前丢脸。反正我都是准备去死的人啦还怕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儿……”

周作民听罢，唏嘘感叹良久，心情总也不能平静。

马瑜萍续上新茶，问：“周先生，您愿意救我么？”

周作民态度明朗但不乏忧患地说：“我既然说了便不反悔，只是苦于一时没得良策。”

“良策不是现成的么。”

“在哪儿？”

“在您的嘴边儿上。只仨字儿就够：‘说假话’。对姓倪的这种混蛋有了机会不骗他们就有罪。”

“哦。”周作民饶有兴趣地问：“你打算咋骗他们？”

“不是我打算，而是您，您去骗他们他们才肯信。”马瑜萍把目光从周作民的脸上移开，她忽然不敢正视对方了。“天亮后，您就告诉他们，说夜里我们俩……您还要装出对我十分满意的样子……”

“唉，苦命的姑娘！”周作民惆怅地叹着气，不由自主地抬起右手向她伸去。他觉得应该做个拍拍她肩头一类的动作，对她表示怜惜和慰藉。可手掌即将触到她身躯的一霎那又猛地往回收缩。他警告自己，动情也不能外露，尽管是兄长对小妹的疼怜之悄，也不宜流露，万一引起姑娘误解就会招致麻烦。

果然，他那手掌被她捉住。她扑入他怀里。

“我知道，这个要求极过分，让您担了坏名声。”她幽幽地说。“太委屈您啦，……我想……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不该受这委屈的……我想……”她偷偷解开他胸前的纽扣，把头脸深深埋入其中，任由激情渲泄。过了一会儿，她的两条胳膊突然勾住他的脖子，紧紧搂着，同时扬起头来吻着他的脸。

周作民连忙往后退着躲着把她推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姑娘，你是聪明的好姑娘，我把你当小妹妹。知道吗，亲兄妹之间不能这样的，亲兄妹的交往应该十分庄重……”

“我想，”她突然爆发一般的喊道。“您既然和我呆了一夜，天亮后您纵然全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外边人也决不相信了的。您既然担了名声儿，何不来个名副其实！……反正我心甘情愿！”

“不行！”他严肃地说。

她两眼闪射着火辣辣的光芒，盯住他一字一板地说：“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您在想，你这个下贱女人别脏了我的身子？告诉您周先生，我一点儿也不下贱！”她愈说声音愈高，几乎歇斯底里。“我的身子自长大成人后还没让一个男人碰过，我是清清白白的黄花闺女。我自从晓得男女间的事情那日起，就下定决心，要将清白之身献给我喜欢的尊敬的可以信赖和可以依靠的男人。不然我宁愿去死也不会让我看不上的不爱的男人玷污了我。我说这些您恐怕不会相信。不信不要紧，您可以验身啊……”说着，嚓的一下把裤腰带扯出来扔向一边。

“你听我说，好姑娘。”周作民慌乱了瞬间，便急匆匆地就势把她抱到沙发上，免得她衣裤脱落裸露不雅。“我绝没有看不起你和不相信你的意思。你是个很好很好的好姑娘，不但长相好，人品也极好，纯洁无邪，刚正善良，而且聪明好学有才气儿。这些优点，许多大家闺秀千金小姐都不具有。这叫天资，是上天赐给你的财富。你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财富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不愁日后没有好前程。要在十年前，不，七年前甚至六年前有幸认识你，我周作民一定娶你为妻……”

“是呀，你现在已经有妻子有孩子啦。结婚五年多了。妻子是杭县人，

叫何如珍。”她说着说着又对他喊了起来：“您知道吗？我不在乎，我也不会和您的发妻争位置争名份，我甘心情愿做您的小妾！”

周作民奋力丢开怜悯和同情，硬着心肠狠狠地说：“没想到我看错人啦，你竟然这么没有志气没有出息！”

“我有志气有出息管什么用！我就是这个命！对此，我想了不止一天两天。我要不当周作民的小妾，就当李作民王作民张作民……的小妾。能当上小妾还不错哩，恐怕只有被当作礼物送人玩弄蹂躏的份儿！今日送给这个达官贵人玩弄，明日送给那个大商巨贾蹂躏，玩腻烦了蹂躏够了便往窑子里一卖……”

周作民的心被震撼了！是呀，像她这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实力雄厚的集团所掌握，其前途的确让人战栗！同情、怜惜、愤恨、憎恶……各种情绪复杂而强烈地纠合在他胸中奔突撞击，如同蕴含在火山深处的岩浆，其热无比，其力无俦！他被搅得坐立不安，绕室急行。良久，才停住脚步，凝重地说：“我帮助你。但得有个条件，你得有志气有恒心去学知识，去学你现在没有的新知识。你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知识长了本事，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环境，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前程。”

“您说吧，要我怎么办都行，我全听您的。”

“你跟我走，到北京去，找事做，边做事儿边学习。”

“去北京？”马瑜萍怕听错了，惊奇的大眼睛忽闪着盯住周作民。“北京好远吧，咋个走法？”

“买火车票呀，和我一块坐火车走就是了。”周作民觉得她问得幼稚，随随便便地瞥了她一眼。

“得有个名义，姓倪的要是知道我去外面找事儿做不会放行的。即便第一回有您带着我能走脱，但他们也有办法把我抓回来，只要被他们抓到了我这一辈子就再无出头之日啦。”她忧心忡忡地说。

“名义，对，该有个名义……用什么名义好呢？”周作民沉思着。

“就说……就说您看上我啦，要娶我做如夫人。”

周作民的脸孔一板，庄重地瞪着她：“你又来啦！”

“反正我愿意。即使您不愿意我也属于您，我生是您周家人死是您周家鬼，您爱娶不娶，我横竖不嫁别人，给您当小妾也罢，当使唤丫环也罢，当佣人杂役也罢，反正这一辈子跟定您啦。”

“不许你胡说八道，以后只一门心思听话就行。把你的聪明才智全用在学知识长本事上。有了知识长了本事，我再给你找个适合你做你也乐意做的差事。那个时候，你就能把这些愚蠢的想法统统去掉啦。”

“这太好了！”她欢呼着向他扑去。他猝不及防，脖子被她缠住，脸上又多了几个吻痕。

“告诉过你，兄妹间不许这样，特别是在我们中国。”

“撒娇，小妹妹跟大哥哥撒娇还不行么……”她全身吊在他脖子上。他推不开掰不脱，只好把她吊入卧室，放到床上，照顾儿童就寝一般的摆弄她躺平，然后在她额头上轻吻了一下：“晚安。”

可她不放他走，再次把他的脖子牢牢勾住。

周作民说：“别闹了，再闹我要恼啦，我不能对不住你嫂子。我周作民怕是禀性个别不同他人呢。对这类事儿我有我的观念和信条，请你不要逼我改变。我在你嫂子面前发过誓，一辈子不乱搞女人，不娶小妾。作为男子汉

大丈夫要说话算话。所以，我绝对不要你用这种方式报恩何况我现在对你还没有丝毫恩惠可言！你大概很希望得到我长期的实际帮助吧，那么，你就要听话。只有听话，才算尊重我，报答我。”

“那么，”她放开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说完吧，这回一气儿说完，以后一辈子都不会说啦！今天，您不让我以身相许我不怪您不恨您。相反，我更尊敬您。您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男人。但我跟您说过的话和准备以身相许都是真诚的，这真诚来自对您的感激和敬慕。我的眼睛告诉我的心，向您献出自己的一切不会错！您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汉。但从今以后我绝不要求您做违背您意志的事儿。跟着您，我心目中的伟人，我做一辈子处女绝不后悔绝不怨恨！”

“谢谢你，我的好小妹！”周作民动情地俯下身去再一次吻了吻她的前额。”不过，”他右手在她的太阳穴上做了个抓拢的动作。”我今后一定要把你这个小脑瓜里的怪诞想法挖出来甩掉。”接着，他道了“晚安”，便退出卧室，在客厅的地板上铺排好卧具躺下。

周作民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老高。

不知何时，马瑜萍已静静地坐在他的身旁。此刻，正深情地凝视着他。

“周先生，早安。”她嫣然一笑。

“小妹早安！”他亲切地微笑着：“夜里睡得好么？”

“好极了，好些日子没有睡过这样的安稳觉啦。”她长舒了一口气，又老气横秋地慨叹道，“人生遭际恐怕真是上天排定的吧，昨天入夜的时候，我还处在生死未卜的煎熬中。谁成想，夜里却有一番这样的经历！这可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经历啊，周先生，您的恩德我三辈子也无法还清。”

“傻话。”

周作民稍事洗漱，匆匆穿戴，对她说：“我马上去芜湖，再去武汉和南京，完成三处公干之后，返回北京……”

“为什么走这么急？再住几天不行么？”马瑜萍吃惊地看着他。“倪督军不是说您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的么。”

“不行，有急事儿必须马上去办。”周作民扯谎说。其实，他是逃避倪嗣冲他们的无聊：再呆下去，夜夜和一个妙龄女子处在一起，其场面何等尴尬！他已拿定了主意：临别前把机宜面授马瑜萍。

“您就这么走啦？”

“对，就这么走，请转告倪督军他们，很感激他们派你来照顾我。”

“就只说这一句话么？”被即将离别之苦折磨着的马瑜萍又添一层忧惧。“他们要是还把我当作礼物送给别的男人……”

周作民笑笑说：“昨晚不是商量好了吗？就按你出的主意办。你就跟他们说，我喜欢你，要娶你，而且是发过誓的，怎么好你怎么说就是啦。放心，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回到北京就替你办，一俟有了端倪就来接你。”

“那……那样太晚，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呀！我现在就要您把我带走。”她一分钟也不愿意呆在蚌埠。倘若离开了，她可以发誓一辈子再不回到这个给了她屈辱和辛酸的地方。

“不行，你得暂时留在这里。我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请你做呢。你不是说过，你愿听我的话替我做事的么？”

“那当然，我人都是您的，哪有不愿替您做事儿之道理？如果需要，你就是让我死我也没二话！”

“美计”还需美人施！现在到了布置美人实施美计的时候啦。周作民想着，让马瑜萍坐下，如此这般地嘀咕一阵儿，未了，还叮咛再三：“千万小心，别让他们察觉你的意图，借口要找妥当，别露出破绽。”

马瑜萍郑重地点点头。

第四章

借鸡下蛋

他说：“在战争中，军事指挥员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方达到取得胜利之目的，往往虚虚实实运用兵不厌诈之术以乱人耳目。我想，干金融实业跟带兵打仗的原理有不少相同之处，也得有真有假。对外，我们不妨来个号称二百万，实际呢，筹够五十万就可以开业。”“借鸡下蛋”的学问与“鸡主”多寡之奥妙。

他说：“在战争中，军事指挥员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方达到胜利之目的，往往虚虚实实运用兵不厌诈之术以乱人耳目。我想，干金融实业跟带兵打仗的原理有不少相同之处，也得有真有假。对外，我们不妨来个号称二百万，实际呢，筹够五十万就可以开业。”

三个多月后，周作民才返回蚌埠。他悄然来到交通银行蚌埠分行。探知倪嗣冲和汪志农都外出不在的确实消息后，才张张扬扬的来到倪公馆，说要拜访倪督军倪总司令官。倪公馆上上下下的人众都知道他跟倪督军的干女儿过过夜，且要娶她做如夫人。所以，他不费周折就见到了马瑜萍。

“您怎么这么久才来呀，我盼您的到来都快盼疯啦！”马瑜萍含着泪水说。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解释的。”周作民冲她笑笑。“但不是现在，待到我们去北京吧。我现在想立马知道的是我请你办的……”

“嘘——”马瑜萍把食指竖到嘴边，同时做了个“隔墙有耳”的手势。“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您回去慢慢儿看吧。”说罢，交给他一封信。

周作民把信收好，告诉她：“准备一下吧，过几天跟我一块走，我在北京替你安排好啦。”

马瑜萍的眼泪泉水般涌了出来：“感激您，我的恩人，我的主人！”

“应该说‘我的老大哥’。”周作民刮了一下她的鼻子。“你耐心等着，千万不能急，我该办正事儿去啦。”

他从倪公馆返回分行就一个人关在密室里拆阅马瑜萍的信。那信告诉他，汪志农半年前曾集资五十万元拟办盐运，遭到外省盐商的群起反对。安武军每每欲诉诸武力，议了多次，终因鞭长莫及而作罢。盐运的举措就那样无疾而终了。倪嗣冲便要汪志农用那笔钱办银行，并且拟出了计划，打算募集一百万元，只因安武军中没有一个懂金融的人才而搁浅。在这个时候，倪嗣冲动了聘请周作民为之操持的念头，并指定汪志农负责笼络周作民的感情，恳请周作民投入运作。可是汪志农私下权衡利弊之后，忽然对周作民害怕起来，产生了戒心。而倪嗣冲不明就里，加之用周心切，便发生了把马瑜萍当作礼物送给周作民“玩玩”的闹剧。倪嗣冲此举的目的十分明确：拢住周作民为他创办银行。

原来是这样！周作民从心底里感激马瑜萍。“这姑娘不但聪明，还挺有心计，办事干练。引导她读点书，给她创造机会到外头闯闯，再花点时间悉心点拨栽培，定能成器。其德其才均不逊须眉。”他想。

第二天一早，周作民拜访汪志农。

汪志农礼仪十分周到，不知就里的人都会相信他真的想念周作民时会想得食不甘味。可是，真实的汪志农觉得对周作民的想法还未彻底摸清，将来他对周作民驾驭得了驾驭不了，周作民是否真的听他指挥，他心中一概没底儿。所以，尽管谈及其他时，汪志农滔滔不绝，对周作民装出一副言听计从的模样儿。但一说到筹办银行，他依然托辞说倪督军那里的工作尚未做到火候。

“这老小子……”周作民暗自摇头感慨。“泥鳅一般滑啊。跟这等人打交道得有一个通体是眼儿的马蜂窝般的心儿才行，他们全都世故多疑，无法深交。如果倒退一年半载，周作民根本无法找到理由认为汪志农会成为他做事业的障碍。

可是，汪志农乃倪嗣冲集团中的财务中坚，创办银行绕不开他。但说服他，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得等多久啊……”周作民一边权衡利弊，一边盘算：“直接与倪嗣冲对话呢？汪志农必然大动肝火，这样就把汪志农得罪下了。不管怎么说，他跟倪嗣冲的关系比我深得多，接触倪嗣冲的机会也多得多。倪嗣冲对我印象再好再信任也搁不住汪志农经常不断地说坏话拆台啊。可不直接与倪嗣冲说，倪就总是蒙在鼓里，何年何月才能办成此事！要想快速实现计划，就必须尽快让倪嗣冲知道我的愿望。这是一招险棋！一定要下得十分巧妙，丁点儿破绽都不能流露的。一个不巧，汪志农就会大丢其面，下不来台……得寻找机会！”

嗣后，周作民处处留心，耐着性子等待，睁着眼睛寻找。终于在酒席宴上等着了那个绝妙话茬儿！他不失时机地接了上去。真棒，接得滴水不漏，天衣无缝！

倪嗣冲理所当然地大喜过望。

那天，周作民被倪嗣冲拉出宴会厅。出得门来，他就建议：

“把汪督办请来一块商议吧。办银行的事他曾多次跟我议过，并订过若干个方案，只觉得不够成熟，老是推翻重来。您军务政务集于一身，宵衣旰食，日理万机，我怕占去您的宝贵时光，建议汪督办暂缓向您报告。”

倪嗣冲颌首，他去喊汪志农。

周作民知道，与汪志农的关系处得好坏，已成为成败之关键。他不能戳穿汪志农的西洋镜，对汪志农搞的所有把戏儿只能佯装糊涂。

他和汪志农追上倪嗣冲走进客厅。

倪嗣冲乐呵呵地说：“想不到汪督办也跟我来这一手。”

汪志农把酒席宴上的倪周对话和倪嗣冲刚说的这话加在一块一联想，心腾的提到了嗓子眼儿。想着，坏了，倪督军察觉到什么啦，周作民实在他妈的太精……他的心正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呢，倪嗣冲的话又灌进耳来：

“你想不到火候不揭锅是不是？好呀你这个汪督办。”

汪志农见上司盯着他，以为绝无好事，暗地里等着挨骂，表情又不敢流露惊慌，只好装出懵懵懂懂的傻样儿，让人看着不知道他想哭还是想笑。

“周先生说怕方案不成熟，让你没说，你就真的没说，你倒是挺听他的嘛，可你不是不知道我等得着急。不成熟就不成熟嘛，说说又何妨。”

汪志农听到“周先生”仨字儿就对周作民腹诽：一定是这小子说了我什么坏话……可他从来没有与倪督军单独在一起过，也不曾有过书信来往，莫非……他呆呆的想着，倪嗣冲提到“周先生”之后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未听

清。直到周作民开口说话他才醒过神儿来。他听明白了，周作民在为他打圆场。

“这姓周的还算讲交情，说话都向着我怕我难堪呢。”他边想边听得周作民说道：

“汪督办怕是愁着资金……”

汪志农一看逃出窘境的良好时机来了，忙不迭地点着脑袋接过话茬儿：“对对对，是资金问题，资金问题……”

倪嗣冲把目光移向周作民：“你是专家，你以为多少合适？”

“至少，得百万元以上，最好有三百万，不然，会让外界觉得我们的气派不够，对业务不利。”

倪嗣冲和汪志农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吱声儿。

周作民从他俩的表情中看到了蹊跷，接着又说：“在战争中，军事指挥员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方达到胜利之目的，往往虚虚实实运用兵不厌诈之术以乱人耳目。我想干金融实业跟带兵打仗的原理有不少相同之处，也得有真有假。对外，我们不妨来个号称二百万。实际呢，筹够五十万就可以开业。”

“实际五十万，对外却号称二百万。”倪嗣冲忧心未解地摸摸秃脑瓜顶。“这样行吗？”

周作民道：“曹操当年东征西伐时动不动就说带甲多少多少十万、多少多少百万，其实呢，有的时候只有天知道他带有几员将校几伍士卒……”

“高论！”倪嗣冲大拇指一翘。“周先生要是掌兵，也一定是一位好统帅。”

“借鸡下蛋”的学问与“鸡主”多寡之奥妙

汪志农见倪嗣冲总在夸奖周作民，心里忽然冒出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儿来，不由说道：“干金融实业与带兵打仗虽有相同之原理，但终归不是一个行当，不能完全一样的。譬如说吧，银行资金不足，头寸紧张……”

“银行是我的本职业务，谈论这个，你们不是对手，干脆来个借题发挥把我想说的全说出来，我不想听的也让你们没有机会说。就装作对他们办银行的计划一无所知吧。这样对处理我与姓汪的关系有好处。”周作民想着，连忙作出一副游说状，把汪志农的话打断：

“我们要是办起银行来，就绝不会在这一方面露怯。这就是办银行比办银号的好处和长处。办银行不但能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潮流，涤去小里小气的作坊式的穷样儿，显出现代金融家的气派来，还能凭借其可观的业务量扩大影响，取信于社会，迅速打开局面，使自己站稳脚根儿，赢得可观利润。同时，还能与自己的工商业——你们二位不是在京津冀皖鲁都办有工商实业么，银行就能与这些工商实业配套成龙，使之相互依靠，形成良性循环，加快发展速度。我不是说大话夸海口，这个银行办起之后，你们自己的所有工商企业就自然结束了不景气和破产的时代，因为没了资金保证的后顾之忧嘛。“现在，天下气候正适应金融业发展。从国际上看，西方的一些所谓强国正忙于战争或准备战争。据有关专家分析，这个世界性的大战争一时半会儿还打不完。所以，西方的经济势力无暇东顾，这就造成了我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受外来势力干扰得以自由自在地大力发展的喜人局面。工商业要发展，先决条件是资金。这对银行发展极为有利。所以，我们办银行正是选在黄金

时期。别说是我们干，就是一般的阿猫阿狗（当然，这得有资金）干都能干成都能盈利的。

“再看政府财政，年年入不敷出——这个问题看来不是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八年所能解决得了的。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短期改变不了，就得依赖银行接济方能维持……在目前情况下，银行业是最有可为的一个行业！”

倪嗣冲听得情绪振奋，说：“我相信你的眼光，欣赏你的见识，支持你为咱办银行……”

“如今关键之关键是钱！”汪志农忽然打过横炮。

倪嗣冲就像被汪的“横炮”命中一般，情绪蓦地低落下来：“是呀，就是五十万块钱在一时半刻也不好筹措哩。前几个月倒是有现成的，可如今都派了用场呀。这事儿一说到具体还真有点棘手哩……”

汪志农正在暗自高兴，没钱办不成事儿，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你倪督军和周作民心气儿再高也由不得你们不打退堂鼓暂且搁下此事。但落到“嘴上”他却异常卖力：

“我眼下虽然也有难处，但倪督军想办的事，我从来都采取紧紧跟随的鲜明立场。这样吧，把我的家底儿押上，十万。”他想，不是要五十万么，差远哩，你倪督军的家底儿我是清楚的，怎么也凑不上这个数，最多也就十七八万。

汪志农正等着倪嗣冲说出“银行缓办”之类的话哩，周作民发言了：“汪督办真是大手笔呀，光是这痛快劲儿就让人感动，有您这样的人支持，我作民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把银行办成！”

倪嗣冲再次被周作民的情绪感染，说：“我眼下只有十七万块现钱，你全部拿去好啦。不过，这还差一半儿呀，周先生您……”

汪志农一看倪嗣冲没有把路堵死，担心周作民又会说出别的话来，只好一步到位地跳往第一线：“要不就拖一拖，明年底或者后年初如何？那时，我至少可拿出四五十万，倪督军呢，怕是一百多万也不难。要那样，我们就用不着号称二百万，而是名副其实的二百万啦。那样腰杆就会硬得多……”

“你的腰杆是硬了，可时机怕就错过了呢。”倪嗣冲虽然觉得这位督办说得在理儿但不欣赏他的态度。他担心周作民会因此而不帮他们干，说话就向着周作民。“周先生锐气正盛，恐怕也不愿在等待中丧失良机呢……只是，只是，要这样硬着头皮上，就叫周先生作难了。”

汪志农连忙附和：“是呀是呀。依我管见……”他看看倪嗣冲，但此刻倪嗣冲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看不透上司的心思，也就不管不顾了。他还惦着为弄清周作民的真实意图把周作民确实控制于掌股之中争取时间呢。“依我管见，还是容后再议为妥。”

“感激汪督办虑事周全，感激倪督军为我着想。”周作民一字一板地说。“不过，二位既然如此抬爱作民，信任作民，作民不能稍见困难就逃之夭夭啊。见困难就上才是二位喜欢的人不是。依我愚见，刻不容缓，立即上。”

“可资金呢？”督军和督办异口同声地问。“还差二十多万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

周作民胸有成竹地说：“你们眼下不就是个周转问题么，待你们周转过来就可以补上了嘛。在周转尚未到位之前，由我设法筹措就是啦。既然你们让我干了我在其位就要谋划其政嘛。”

周作民说这番话是为了堵住汪志农的嘴，坚定倪嗣冲的信心。其实，在

他的心里另有一番想法。他想，我两手空空，要创建基业不得不“借鸡下蛋”。既然已有二十七万元，成功就有了一大半儿希望。因为：“鸡”能“借到”一只就意味着能借到两只，能“借到”“两只”就意味着能借到十只、二十只、三十只……多年社交的经验告诉他，军阀之“鸡”不能久“借”，也不可多“借”。因为“鸡主”不能依靠，只能利用。既是“利用”，“鸡主”的数量就要增多，愈多愈好，这样就不会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弊病就能去掉受人掣肘之虞。倘若受了“鸡主”的控制，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既然要创业就得自己作主自己说了算。如果自己作不了主，得看他人眼色行事，事业就必然发展不快，而且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危险。那样，一辈子也当不了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更不用说以自己创建的事业为基础向外扩展涉足政坛以及其他领域啦。起步之时，“借鸡”乃是关键。既要“借鸡”，就得把“鸡主”哄好，争取速成。待我掌握一定数量的“蛋”就有办法了。到了那个时候，哈哈，你姓汪就奈何不得我啦。如果你敢在背后捣鬼拆台，我就对你置之不理甚至绝交，如果你还客气，我也就以礼相待，剩个酒友牌友交情，见面时说个你好我好的“过年话”，再不用细声柔气小心翼翼地求你啦。

“这样也好，”倪嗣冲像确定重大决策那样一挥手。“筹措巨款也是一个锻炼人、增长人的才干的好机会。就偏劳周先生啦。好在周先生还年轻，正逢创造能力勃发阶段。”

周作民笑道：“知我者，倪督军也。我真希望趁此机会检验一下我的能力呢。我想，有倪督军和汪督办二位大名儿就能办个令世人羡慕的大银行，何况还有二十七万元呢。二位放心，我回北京活动十天半个月必有佳音报捷。一俟筹款有了眉目，马上策划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人，任命总经理就开业。我想过了。董事长得由德高望重的倪督军倪总司令您出任最好。”

倪嗣冲笑道：“周先生尊重我，我很高兴。只是政务军务忙得我实在无暇他顾。办银行绝非儿戏，董事长绝不可以挂名儿不管事。银行办糟了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不能尸位素餐，不当董事长，也不出任任何职务，不管任何事情。我想，支持你们干，你们要遇到难以了却的棘手事情我出面给撕掳开去，这就够了。我的投资呢，就挂在我儿子倪道杰的名下。”汪志农动了动嘴巴，却没发出声儿来。

周作民问：“汪督办有什么高见？”

汪志农只摇摇头。

“好吧，我告辞了。”周作民说，“我今晚就动身回北京筹措资金，勘察行址，遴选行员。半个月后来皖向二位报告结果，请示新的行动方略。”

倪嗣冲示意他坐下，说：“不要匆忙，再盘桓一二日不妨事的。给我一些时间，我分别给京津冀鲁各处友人写个信，你带着我的信路过多处时见见他们，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些实际帮助的。”

“谢谢。”

“还有，”倪嗣冲继续说。“听说你打算把你的如夫人带走，这说法准确么？”

“是的。我到这来以前已正式向倪老夫人说过了。没向您禀报，是因为此时正谈公事，这种场合中论说私事作民以为不妥，所以，打算待会儿找个时间专门……”

“哈哈……”倪嗣冲朗声大笑道。“公私分明，好，好。带走如夫人

乃是应当的事嘛，你早就该带走了的。可既然延宕到了今日就不必太匆忙了啊。给我一些宽余嘛，作为干爹，我也应该准备些许嫁妆才好，不然，要让外人笑话的呢。”“倪督军恩准令媛离皖去京，作民已经感激不尽。至于嫁奁，不必啦，既费银两又费时光，繁琐得很，免了吧。督军大人，免了免了。”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倪嗣冲连连摇首。“天底下哪有这个理儿？”

“您听我说嘛。此次来皖前，我请京都名师算过。说今年已经没了娶亲的好日子。所以，作民只是打算把她带回北京，待到明年再择吉日……”

“啊，原来是这样，哈哈……”倪嗣冲大笑着说。“依你依你。”

“周先生虑事向来高远，向来高远……”汪志农表情复杂地诡笑了几声。

第五章

金城矗立

群强鼎力大事成矣。他庄重地说道：“为咱们创办的基业固苦金汤长存于世，银行的名字就叫‘金城’！”

群强鼎力大事成矣

北京。东铁狮子胡同。交通银行高级人员任宏袍住宅。

周作民被让进客厅。管家告诉他，主人在书房里和一位天津来的客人说话。请他稍候片刻。

他坐在沙发上细品着佣人奉上的香茗，偶一抬头，瞥见窗外花园叶绿花艳，姹紫嫣红。又到了草长莺飞树青花好季节。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他不由想起了两年前和梁士诒在这花园里交谈的往事。就是那回谈话，才真正使他迈上了制造自己事业的初级台阶，他去安徽一月奔走，几番周旋，终于不辱交通银行之使命，大受总经理梁士诒赞赏。一年未满，他在皖建树显赫，总行所兼稽核、国库两课主任也胜任愉快，施展裕如，成绩卓著。已有传闻说，梁士诒已决意提拔他为交通银行协理，现兼各职仍然在任不免。职位既高，实权不减。在梁士诒的心目中，他的身分地位渐居号称交通银行的“龙（建章）、（叶誉）虎、（任）凤（苞）、（关赓）麟”四位大将之上。据说，梁士诒都拟办了提升周作民的呈文。不巧，就在呈文正送上去还未送到处的那些日子里，袁世凯忽然毙命，袁政权崩殂。1916年7月，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被通缉，只好只身外逃避难……

周作民回想往事，不禁惊恐战栗，愈感官场风急、宦海浪高，尚无坚强后盾和稳固靠山，实在不能恋战。同时，倍觉邀集志同道合之辈和结交宦囊丰厚之流创办银行的举措正确英明！办起银行，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才算找到“转动地球的支点”。及此“支点”，即便没有“转动地球”之欲望或暂时不能“转动地球”，也可设计自己的前程，操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倘若际遇好时机，对了自己的脾性，也不妨重入官场蹉跎蹉跎，游戏一番。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未尝不可弄个财政总长之类的官儿当当。周作民永生忘记不了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来北京和1915年财政部撤换总长之后的遭遇。两次挫折，均犯在周学熙一人手里，很叫他感到羞辱。每每思及都痛恨不已愤懑难平，总惦着有朝一日能亲长财部。一则，为了出却那口恶气，让周学熙之流瞧瞧他周作民也有本领坐上那把交椅，而且会比他们坐得潇洒自在，同时过上一把官瘾。二则，为中国财政走上正常的发展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中国财政不似以往那般总在举步维艰的泥淖中挣扎。像以往那样挣扎愈久，国力就必然愈弱，国运也必然日衰，民众也就长久摆脱不了艰难，走不出苦海。想我周作民热血男儿，堂堂汉子，学贯中西，在中国同龄人中也算出类拔萃之辈，干吗不杀入政治舞台建功立业以慰平生呢！对的，我要为中国财政的历史写上光辉的一页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参与国事，为改变中国命运施展我的才华实现我的抱负！——此乃为进。要是官场失意，或遇宦海风云突变难以适应必须暂时下台以避风头时，仍可返回银行，重操旧业——这“旧业”真真不失为凭借力之“好风”，

只要操作稳健便不难发展，便不难以金融的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滚雪球似的增加资产财富。还可以做买卖公债等投机营生，最大限度地吸收军阀官僚政府机关存款……除能坐获厚利而外，还可以用金钞买路，结交军政要员，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问鼎政坛……

周作民愈想愈长精神，忽听门外有人走动并有说话声音传来。

“作民兄，让你久等啦，请恕怠慢之罪。”任宏袍对客人深深鞠了一躬，才急上两步，右手与周作民相握，左手向门口一摆：“你看，谁来啦！”

“是你呀，我的好学长，久违啦久违啦。”周作民惊喜地喊着，连忙堆下笑来迎上去与来人握手。

来人姓吴，名鼎昌，字达铨。祖籍绍兴，寄籍四川华阳，曾先于周作民留学日本，故被周作民称之为“学长”。留学归国后被清政府封为“洋翰林”，曾任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大清银行会计主任，大清银行江西分行监督，曾加入同盟会，辛亥鼎革后任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天津造币厂厂长等职。他与梁士诒关系极密，亲如手足，知心换命。民国初年，梁士诒得袁世凯赏识时，梁常在袁面前揄扬吹嘘吴之能力才华，并力荐袁委吴以重任。袁也曾动心，曾特地为此召见过吴。因为吴鼎昌说话声音有异于常人，相貌特点也明显地与众不同。笃信相学之论一贯以貌取人的袁世凯一见吴鼎昌便心生恶感，对他一百个不喜欢。说他两颐外张，言语有声无音，纯属阴险狡诈口蜜腹剑一类的恶人，万万不可重用。所以，吴鼎昌不但没得到提升，还被撤去了中国银行总裁的职务。梁士诒因此而倍觉对不住老朋友，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保举吴当了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自知给极峰印象不佳，怕遭不测，连忙利用造币之权，亲设图案，铸造有袁世凯头像，即被后人称之为“袁大头”的银币和袁世凯僭称洪宪皇帝的所谓纪念金币，这才使得袁世凯对他逐渐改变看法，提拔他当了农商部次长。但吴鼎昌对袁世凯悻悻未消权衡再三也不敢入京赴任。他私下对至亲好友说：“袁世凯一代枭雄，不可靠近。远他安泰无虞，近他必祸其身。再说，袁世凯多行不义，天怒人怨，操掌国权之时日必不能长久。”果然，吴鼎昌说这话不到半年，袁世凯毙命下台。亲朋好友无不服膺吴鼎昌的目光深远，虑事高人一筹。此事不胫而走，被京津的达官贵人传为佳话。段祺瑞听说后也大为赞赏。很快，吴鼎昌和段祺瑞就熟悉起来，并成了段的红人。

周作民从安徽返京途中，特意在天津停留找吴鼎昌商洽创办银行事宜，适逢吴鼎昌外出公干，未得谋面。想不到在这碰上。

吴鼎昌的左手早就攀到了周作民的肩膀上，不停地拍打着：“老同学，听说你最近有一项重大举措？有胆识有魄力，了不起！可喜可贺呀。”

“羞愧得很，我虚度光阴，年复一年，毫无建树，今儿个都被你说懵了，不知喜从何来何事可贺？”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日我才真正懂得这先贤古训丁点不谬。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你在擘划创办一个银行？偌大创举还不可喜可贺么？我头回听说就高兴得无以复加呢，在天津就曾举杯遥祝它的顺利诞生兴旺发达了。”

“听学长这么一说，真该同喜同贺。作民在心里早把学长视为银行的重要发起人啦！”

“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今日我就是专为此事晋京的。”

任宏袍笑道：“这可谓众人一心，谋事必成！咱们开门见山说正题儿吧。

作民兄自皖回京后便马不停蹄地日夜奔走联络，想是收获必不在小，说说如何？别说是达铨兄，就连我对你的近况也不甚了了呢。”

“对。”吴鼎昌赞同着补充说：“包括你的设想，要办多大规模？现在筹措了多少资金？还差多少？还有什么阻碍？最为棘手的是何问题？”

周作民把在皖期间对倪嗣冲和汪志农说过的关于银行规

模和办行方法等项重复一遍，接着说：“照二百万规模草创，将其分为两千股，每股为一千元。但从目前情况看，筹足二百万元很困难。我想筹足五十万元就开业。所以，认股和实交现金可以暂时不一致。比如说，某人认股一百，合现金十万元，但可先交三万元，剩下的七万元待筹够了再交，或分期分批交来。现在，陆军次长徐树铮将军实交了五万元，段谷香实交了五万元，交通银行的胡笔江实交了二万元，陶文泉实交了一万元。其余的诸如陈星楼、曲荔斋和以上这些人的朋友以及我的穷朋友们或五千元或三千元或一千元共交来一万五千元。这些人都是按认股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比例交现金。已交来的款子已存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俟咱们的银行开业就拨划过来。一共十四万五千元，加上安徽督军倪嗣冲及其后路局督办汪志农两人的二十七万元，共四十一万五千元，尚差八万五千元。这八万多元就只有仰仗二位啦。二位或说声‘我包啦’，或给指条明路，作民再去奔走游说。反正作民为此事已磨破了三双皮鞋，再磨破它三双两双也不在乎啦。”

吴鼎昌说：“金融界同仁但凡往日相处不错的都该关照到才好。或许各位宦囊不丰，一下子拿不出多少现钱，但他们均为行家里手，办银行不乏谋略才智，也有热情，听听他们意见，对开展业务不无好处。”

周作民说：“这些日子我只顾筹款和一些创办银行的杂务事儿，有不少是十分具体繁琐的，耗费大量的时光，向同行求教就只好往后放放了。我想，有二位加盟筹划，谋略方法是不足虑的。”

其实，周作民对此早就想过多遍，并且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同行作为创办银行的主要合作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军阀政客是靠不住的，对军阀官僚政客一类的人众只能利用。此等人众大多是外行不说，在业务运作中常常会把官场上的东西带入其中，势必阻碍事业的发展。而同行人呢，大多比较清贫，财力不大，没有仗势欺人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恶习，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处事严谨，讲效率务实啊……这个观念，是周作民在与皖系集团交往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

据此，他拟定了长远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实施步骤：

“依靠自己的恒心和谋略，借助同行好友的智慧，利用军阀政客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资金。一年初具规模，三年腾飞发展，然后，逐步摆脱大股东控制，慢慢削减其股份，扩大股东队伍，增加中小股东人数和股份比例，换句话说，就是依靠财力不大但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众的力量，逐渐挣断军阀政客的羁绊，把大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他所持观点，所定方针，所拟计划没对任何人说过，也不见诸文字，只装在脑子里。

任宏袍说：“眼下先务实。待到有地位有实力有影响的人众联络上了，资金也筹措足了，再务务虚，然后逐步再办余下的事情。这些日子，我也各处走动了走动，筹到了两三万元。数目虽小，但所到之处都是听到一片赞扬称颂的声音。比如，李恩浩、陈捷之等人一致认为是金融业大兴大旺的最佳年代，作民兄抓住了良机，是有胆有识的睿智之举。”

吴鼎昌说：“赞侯（即李恩浩）可是个有远见的大家，前途无量的人物，他的见地必不会错。只不知他愿不愿意入股，要是有他的股份，咱银行准保安泰无虞，红红火火。”

任宏袍说：“赞侯不是只拣好听的说，刻意哄人开心的滑头之辈。他对朋友从不儿戏。可惜他近来手头不宽裕。他说，好些日子没有进帐了，现在只剩这一万元现钱，都拿去吧。还有咱交通银行的新任总经理曹汝霖，也十分热心。”

周作民问：“他认了多少股？”

“他没认，”任宏袍笑了笑。“他说，他手上就剩五千元，先拿去，往后有了随时增加。”

“这才叫做混蛋哩。”吴鼎昌恶恨恨地骂道。“这么大个交通银行总经理才拿这几个钱儿也不怕人家笑话。抠门儿，八成是怕咱们办不成事，赔了，要不就是十足的守财奴！”

“弄不清他安的什么心。他这么干肯定有其动机的。”周作民忧恨交加地说。“咱梁总经理倒霉，他却趁火打劫来掌管交行。当今操持国柄者实在昏庸，怎么可以起用这类人物呢。”

吴鼎昌埋怨说：“你任老兄就不该告诉他。”

周作民说：“宏袍兄做得并不错。曹汝霖他混蛋也好无赖也好，有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咱们必须正视：他是咱们俩的上司。倘若他要使坏，岂不就多了障碍？他既然显出热心来，我们就往好处想他，先甭管他之‘热心’是真是假。再说银行处在草创初期正需八方投资之时，凡愿投资者，无论数量大小，一概来者不拒。”

“这人人品太次。”谁也弄不清是何原因吴鼎昌对曹汝霖那般仇视。

周作民也不由发了慨叹：“乱世年月，但凡稍成气候者有几个人品好的？人品一文不值，而且将继续贬值！讲了人品便做不成事。还是先圣说得好哇，‘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咱们还是注重目的吧。管他谁呢，只要有行动支持咱们的，咱们就感谢他，不忘记他，不亏待他。他投之以桃，咱报之以李，咱们该做有胸怀的人，讲信用讲义气，不能让支持咱们成事的人吃亏。”

“作民高见，作民高见。”吴鼎昌点着脑袋，自嘲道：“瞧，我又犯书生气啦，真乃百无一用是书生呀。”

周作民心里暗笑道：“你姓吴的哪来的书生气？怕是连说有书生气的资格都未取得哩。说你是个出类拔萃的表演艺术家我倒信服：演啥像啥。这个不安分的家伙，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就钻营出个大富大贵的局面来，得好生哄着他才好。到什么时候这种人都离不了，都能用上。”

周作民停下思想，屈指算算，说：“再筹措六万多到七万元就够啦。我想，二位准有雅兴当大股东。”

任宏袍笑道：“作民兄第二次点将啦，看来他是为钱急疯了，你达铨兄不能这般沉得气儿了呢，快快行动起来，来点儿实际的。”

“好吧，把我全部家底儿抖罗出来，用句粗俗话说，豁出来啦！”吴鼎昌故作豪迈状。“三万，现在就交。”说罢，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周作民。

“谢谢你，我尊敬的银行发起人，我尊敬的大股东先生！”周作民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了个躬。

任宏袍笑道：“算了吧算了吧，哪有发起人跟发起人来这个的？这样让人看了会肉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吴兄的一片真情却是感人至深。适才，

我们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周作民要办银行的事跑得怎么样了。未待我把概况介绍完，他就把银票掏了出来。我们在书房里谈了大半天儿没有一个字儿离开此内容。”

“二位不是把我封为‘发起人’了么，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我就不能只挂名儿而不办事儿啦。就让我从动员他人投资做起吧，”吴鼎昌盯着任宏袍道。“我十分乐意知道你老兄想当多大的股东？也来点实的吧，俺，不要光顾着往我脸上抹粉啦，我的面皮可不要那么厚呢。”

“我……”任宏袍窘笑着。“我可就惨啦，只有一万元。”

“一万就不算少。”周作民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

“这个……在数量上虽然让人脸红，但我是尽了力的。”

“不只是尽了力，而是鼎力。”周作民一字一板地说着又算了算。“还差两万五千元。我的全部积蓄只有一万元……唉，我干嘛就这么穷，赵公元帅早些怜惜我些个该有多好。”

任宏袍解嘲地一笑：“别唉气，靠薪水吃饭的人就这水平，谁都知道的。要不然，你我就不会如此热心策划创办银行，做着当金融资本家的梦啦。”

吴鼎昌道：“差点忘了，天津有我一个小哥们儿叫陈哄起，临来时他特意跑到火车站叮咛我替他入上几股哩。那零头的几千就留给他好啦，一阵间我去找个朋友暂借现金替交清。还差一万…干脆一家不烦二主，你去安徽时让汪大茶壶拿得啦。对他来说，万把银子九牛一毛，他的底儿我最清楚。他要支吾呢，你就说是吴鼎昌给出的主意，他决不好意思延宕的，这家伙最讲台面儿。”

“如此说来，大事成啦？”

周作民说：“对，群英鼎力，大事成矣！”

三人弹冠相庆。

“你方才是怎么说的？群英鼎力？”吴鼎昌盯着周作民。“不妥，用辞不妥，应作更正，不能用群英——这群英之英是指杰出的精华的英才人物，咱们这群投资者里头虽然是些不乏资财和地位的人物，但依然有些人够不上这‘英’之水准的，如方才我们议论过的那位曹公曹汝霖辈，……”

“啊哟我的大文豪先生，”任宏袍打断了他的话。“有必要这么叫真么，五个手指还不一一般齐哩，苛求那些个做甚！”

周作民笑着打了个圆场：“吴兄之说也是极有其理的，咱们的股东队伍确有鱼龙混杂之虞，不如改为‘群强’更显恰如其分一些。”

吴鼎昌紧接着说：“对对，就改为‘群强’——群强鼎力，大事成矣，多么的好啊，太确切啦，‘群强’，一群强者，这帮股东真是一群强者，但强者不见得就是精英人物，强盗也是强么……”他为找到了可意的词儿而高兴。

他庄重地说道：“为咱们创办的基业固若金汤长存于世，银行的名字就叫‘金城’！”

因为五十万元巨款有了着落，周作民、吴鼎昌和任宏袍都十分兴奋。谈笑了好一阵儿还觉意犹未尽，于是，任宏袍取出一瓶茅台酒满满斟了三杯。大家碰杯，饮罢，亢奋的激情渐趋安静。

周作民说：“大事虽然成了，但还有一堆‘中’事和小事没做哩。这堆

‘中’事和小事都十分具体，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十分细致和足够的耐心方能办得妥贴。比如，酝酿董事会、董事长、监察人、总经理人选等等。二位，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动脑动手来做这等事？依你们的高见，该遵循个什么原则，具体选谁最合适？”

“按惯例，董事应由投资最多的大股东们担任。”任宏袍沉思着说。“不过，我觉得最好根据实情本着有利于发展的宗旨来决定，不见得非按惯例不可。”

“你说得对。”吴鼎昌表示赞同。“再说投资多的人也不见得都乐意做董事、总董什么的，还有不愿意出头露面的哩。”“这种情况在握着重权的军界政界的人士中怕是普遍的。”周作民插进话来。“像倪嗣冲，他就声明不进董事会。当然，他的儿子倪道杰我们得考虑，事先征求他父子俩的意见。我对此事曾认真想过，分析过利弊，觉得，他们不管把股东的名义挂在谁的头上，乐意进董事会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进也不勉强，银行界有的是行家里手，有把握把董事会工作做得很出色的。”

吴鼎昌接着说：“是的，徐树铮也向我表示过他没有雅兴参与董事会。这些人好象串通好的，要不就是放不下架子。咱中国的官本位、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在心里背不住都嘀咕过了：你们的银行相当于哪一级行政机关？董事和总董都能够上几品？不管他们基于哪一种想法出于什么目的，他们不参与也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意志行事，我们为什么不来个新招儿，干脆立个规矩，进董事会光挂名不行，要干事，而且要干出成绩来。不然，可以罢免。这就不能不效仿先圣的选官儿法了：任人唯贤。”

任宏袍说：“全新的招儿法恐怕也不行。为啥？当今社会，懂新招儿法的人没钱，像咱仨，达铨兄你还稍强点儿，我俩都穷光蛋，只有脑袋瓜里装着的那点儿财富，人家有财有权的人还不认哩。有钱的人呢，大多不懂什么新招儿。咱办银行偏偏要钱，要靠有钱人往外拿钱。人家拿了钱，必然想说了算，就算他们开明，也要参与经营才能放心嘛。依我之管见呀，还得采取折衷办法才稳妥，社会、国家都处在过渡年代么，只要是过渡时期做事，就得折衷。否则做不成。不信可以去看历史，中国外国无一例外。所以，我们得来个两者兼有之，两个方面都照顾到，既有懂新道道的靠脑袋瓜子里的那点玩意儿吃饭的穷汉子，又要有投资数量大的代表人物，从这两方面的人众中遴选能为银行发展真正负责任的尽心竭力做贡献的优秀分子担任董事、总董、监察等职务最好。”

“这些说法都是极有见地的，我得充分吸收才好……”周作民想着，说道：

“拥护任兄高见。按您所拟标准，我已选定了一位：吴达铨。”

吴鼎昌连连摇手：“不不不，不行不行。我虽然不能与徐树铮、倪嗣冲他们攀比，但我的投资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他们的处置方法，挂在犬子元尤的名下。我考虑过了，我挂着造币厂厂长的名分，虽然算不得什么达官，但对银行草创时期恐怕只能做些别人做不了不便做的事情，从中帮上一些忙的。可是，我一挂股东的名儿，再进入董事会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不，不是不好办，而是不能办啦，因为没法避嫌了么。所以，不如留在幕后更方便更自由，对银行的创立和发展壮大更有好处。至于具体选谁不选谁，我认为，最好通知大家分头想想，慎重一些，也给作民多些时间广泛征求各大股东意见，然后再议如何？”

任宏袍问周作民：“行址呢？有意向么？选址关系到能否创办成功之大事哩，顶顶重要的。行址选对了，不但创建顺利，兴旺也快，发达也猛。办银行创实业也跟人选居住宅第一样的，中国的传统最讲究宅第啦，所谓‘一宅二命三风水’嘛，宅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我最为关注的是咱们银行的‘宅’。”

周作民回答说：“我作此事也特别慎重。我认为，总行设在天津最为有利。因为倪嗣冲集团的主要投资者和达铨兄都住在天津，倪嗣冲和汪志农的银号也设在天津。那银号的经理叫郭善堂，他虽然没有投资，但他是皖系集团的财务高参。皖军集团的头面人物都明确说了不在银行中任职，但他们并不会放手不管的，必然会派出代表参加银行要务。我猜这个代表八成是郭善堂。所以，董事会一定得给他留个位置。因此，总行设在天津，邀人洽事方便，这是其一。其二，银行业与工商业一样，最容易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总行设在租界里，有洋鬼子在那儿戳着，即使政坛上有不测的风云变幻也影响不了什么。其三，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便于银行业务的发展。银行要发达，离不开发达的工商实业。如果没有工商实业的大量需要资金，银行发展则必然缓慢。另外，有大量清末贵族和下台失意的军阀、政客、官僚定居或避居天津。这些人都很有钱。银行设在那里就容易把他们的钱聚拢了来加以运用，办银行嘛，钱愈多的地方就愈有利。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倾向于总行设在天津。具体的地方我也勘察过了，法租界七号路四十三号很理想。有院子有车库，地界儿很是够用。那儿处在市中心，属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房子也气派。我回北京之前，曾与安徽督军倪嗣冲他们商定，过几日便去皖向他们报告情况。所以，有劳二位抽暇前去考察一下，检验一下我的眼光是否准确。其余的事情也好先擘划擘划，在我动身之前商议妥贴。”

吴鼎昌说：“时间可是够紧张的啦……这些天我也正忙着……”

“作民兄的作风就是紧张快，办事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任宏袍用欣赏的口气说。

“时间不等人啊。”周作民说。“人生几十年很是短暂，做事成事的机会更不是天天都有。现在好不容易盼得了个机会，岂能轻易放过呢。我眼下只想一个问题：加快工作节奏，迅速把银行办成。所以，我入皖日期不但不能往后推，还有可能提前。一俟我从安徽返京就即刻选举产生机构，筹备开业事宜。”

“如此说来，我这个‘铸钱印钞匠’只好听从你这位未来的金融实业家的吩咐，只好把那‘铸钱印钞’的冗杂事儿放一放喽。”吴鼎昌风趣地说。

“行址是有意向了，名字呢，银行叫什么名儿？银行的名字也十分重要呢。”

“是呀是呀，该遵循个什么原则起个好名儿呢？”任宏袍沉思着说。“二位都吃过洋面包喝了洋墨水，这事儿你们责无旁贷哩。”

吴鼎昌沉吟着说：“叫起来要响亮，朗朗上口；听起来要气派，气度不凡；看起来要易懂，一目了然。而且，含义要丰富、深刻，有既高雅又凝重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咱们想到一块儿啦，我也是遵循这些原则琢磨的。”周作民庄重地说道：“为咱们创办的基业固若金汤长存于世，银行的名字就叫‘金城’！”

“好，好极了！”两人拍案叫绝同声称赞。

1917年4月22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周作民被公推为总经理，负责组织银行的一切人事安排、业务运作。

1917年5月1日，金城银行举行第一次股东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员，宣布总行组织就绪。

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号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

第六章

做它一次“法外人”

领得业务入康衢，班上玩牌也英豪！他决定：金城银行出资购进自己的行股，下属提醒他说：“政府有明文规定，银行购进自己的行股是不合法的……”他粲然一笑，挥笔在废纸上写下了几行小字儿：“古联云：‘法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当今世界‘法’已大乱，我做它一次‘法外人’，‘法无定法’岂不潇洒？”

领得业务入康衢，班上玩牌也英豪！

清晨，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上。一男一女倚窗而坐。男的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女的是他的临时秘书马瑜萍。他们的座位只隔个茶几，面对面，可谁也没看谁。周作民总盯着窗外，神情肃然。马瑜萍只低着头，像受了委屈生闷气儿，又像上了倔劲儿不服输。

他们还在北京就争吵，车过廊坊周作民还在埋怨：“叫你别来你非来不可，愈来愈不听话。”

“就不兴跟着见识见识？”马瑜萍嘀嘀咕咕地说。她噘着个嘴巴，模样俏皮得像个顽童。“再说，大姐对您也放心不下，出门就……”

“谁让你大姐大姐的喊个没完！？叫嫂子，该叫嫂子懂吗？！跟你说过多少遍就记不住。”

“可我乐意这么叫她，她也乐意让我这么叫，这是我与她之间的事儿你管不着！”马瑜萍倔犟地说。“大姐让我跟着您，在酒宴席上拦着您点儿，不让您喝那么多酒。”

“乱弹琴！该管的不好好儿管，不该管的倒瞎操心，你甭听她的。”

“可她懂，说酒喝过量了对心脏不好。大姐总看医书，都入了迷，您不知道？”

周作民无奈，觉得跟女人论此话题没理可讲也纠缠不清，索然啾啾道：“妇人之见。说定了晚上就返回北京还盯这么紧……”

“到站咧。甭生气儿，让接站的看见了不好。”

“你当秘书的也不晓得事先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声儿，谁会知道接站？”周作民从行李架上取下皮包。“这类事儿就属于秘书职责范围处置的，秘书的业务你又知道了吧？”

马瑜萍不服输地夺过皮包：“没有您的吩咐谁敢随便打电话？‘大方气派是为了提高银行的声誉增进业务的发展速度，纯系事业的需要。内部活动则要俭朴节约，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这不仅仅是为了省几个钱儿，还关系到咱金城银行的行风建设大事’——这话谁说的？”

说话间，他们出了火车站。周作民看看怀表：“别饶舌啦，找辆人力车吧。行里的人正好上班不久，我们抓紧时间早点儿到能早办事儿多办事儿。记住喽，咱俩既然悄悄来了就悄悄离去，不要兴师动众地耽误人家的时间和精力。”

法租界七号路四十三号，金城银行营业厅。

行员们各守其位，埋头业务，问问答答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除却算盘

和翻动帐本儿声响，只有靠在营业窗口的行员们和顾客的交谈声儿，那声儿也很小。

周作民领着马瑜萍轻轻推门，悄然而进。

一位行员察觉有人进来，抬头一望，不由惊喜地叫道：“周总经理。您……”他在忙乱中就要站起施礼，让座。

周作民竖起食指搁至嘴边儿轻“嘘”着示意他别声张，悄声道：“忙你的，我们随便看看。”

马瑜萍瞥见窗口外边有个来回晃动的脑袋，甚是好奇，问道：“您说那人存款还是取款？好象跟别的人很不一样，可又……”

周作民注视有顷，沉吟着反问道：“你说呢？”

“我哪能知道，我知道了还请教您么。”马瑜萍嘟哝道。

“他不存款，也不取款，只想打听点儿什么……而且，还不是为自己打听，是受他人指派。”周作民注视着那人说。“不信你去问问——不，不不，不能只随便问问，要好好儿跟他谈谈，也就是说，你得动脑筋跟他谈谈，必要时把他领入经理室，我们一块跟他谈谈……”

“这……”马瑜萍不解地看着他。“怎么才是‘必要’……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啦……”

“你不是总吵吵着要‘跟着见识见识，增长点儿才干’么，这就是增长见识和才干的时候。知道才干和见识是咋个增长的么？得先具备眼力，我这就考考你的眼力。”

马瑜萍思索有顷，走近窗口对那人招招手儿，小声儿叫道：“先生，先生……请您过来一下。”

晃动着脑袋不再晃动：“你是在叫我么？小姐。”

马瑜萍点点头。

那人指指窗口里边的行员：“我等他，我等他好啦，我们刚才说好了的，他忙完就和我说话。”

她凑近窗口，向那人做了个俏皮的表情：“他要是总忙不完呢？”

“我也等他。”

窗口里边的行员扯了扯她的衣角。她扭头对他说：“我找他有要紧事儿呢——啊，我是总经理处来的，请原谅。”

“噢，失敬失敬，请坐。”行员对窗外眨眨眼儿：“甭理他，瞧他那副模样儿，能给银行带来一分钱利润才怪。请相信我的眼光，我有这方面的判断能力。”

马瑜萍细看那人，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粗糙，地道庄稼汉模样。只是那眼神儿没有乡下人实在憨厚，现出精明和世故。什么职业什么身份的人才会这等模样，有这般气质……她无法判断。总经理说他“想打听什么……还不是为自己打听，是受他人指派”。总经理猜得有几分准确？……甭管别的，先照总经理吩咐“好好儿跟她谈谈”，“动脑筋跟他谈谈”再说。

她看着那人的脸，真诚问道：“跟我说说行么？”

“您是……”那人犹犹豫豫地盯着她的脸注视有顷。“不不不，还是等他吧。”他指指那行员，脸上显露出为难神色，还掺杂着神秘的表情。

马瑜萍心想：“这个人看不起我还是信不过我？也许是看我太年轻……我不能第一回来天津就……这跟在戏班里演戏道理一样，到了新地方，第一场必须演出成功，主要演员的第一个亮相必须有人叫好……我的这个‘第一

次亮相’必需让总经理叫好，绝不能在他那里丢了面儿……”她思忖着走出营业厅外屋和那人站在一起，对那人说：“我刚从北京来，跟这家银行的总经理一块来的。我是总经理秘书，秘书，您懂么？”

“总经理秘书？”那人眼睛一亮。“啊，我懂我懂！太好啦……这真是太好啦。请问小姐高姓芳名？”

“我叫马瑜萍，您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我么？”

“其实……其实……”那人忽然犹豫起来，适才的高兴劲儿不再复存，满脸都是怯生的表情。“我只想……给您找麻烦啦……最怕是您们不乐意……”

“只要与银行的业务有关，我们能效劳的，我们将会很乐意为您效劳的，请相信我们的诚意，我们十分希望和一切跟我们有业务往来的人成为朋友。所以，请您有什么话直说，甭客气。”

“我是说贵行……”那人小小心心地试探着说。“我是说贵行必须替我保密，只不知贵行能否答应……能不能守信用，绝对地守信用……”

“银行业务上的事儿我们一定答应帮助您办，而且保证办事让您满意，一定能做到像您说的那样‘绝对守信用’。这两条，就像谁存了款就给谁还本付息一样可靠。噢，我们聊了半天儿还未请教您老高姓大名哩。”

“我叫……”那人看了马瑜萍一会儿，犹豫的毛病儿又犯了，说话总也痛快不了。“我看您……我是个下人，我受东家的一位朋友之托来打听……”

“请问您的东家……这么说吧，您可以把您的东家是做什么的，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吗？”

“告诉您他们的名字可以，但您千万不要告诉外人。”那人得到她的肯定承诺之后又神秘兮兮地环顾左右前后，确信无人听得见他的说话后才凑近马瑜萍，几乎是套着她的耳朵说出了两个人的姓名。

“啊，我知道啦知道啦，”马瑜萍连忙热情地点头礼让。“不好意思，怠慢您啦老伯，里边请里边请，到经理室里谈，到经理室里谈。”

经理室里，总经理周作民正悠闲地喝着茶水翻着报纸等待着他的代理秘书把那人引来见他。他料定她会那么做她能那么做，那人也一定会跟他进来。他并无能掐会算之术，也不具未卜先知之才，他只信奉古贤圣训：处处留心皆学问。

马瑜萍推门进来，喜孜孜地报告说：“按照总经理吩咐，我把人领来啦，您跟他谈吧。”

周作民冲她一乐。那笑容里清晰地写着一行大字儿：你认为“必要”了么？

她回报他一个鬼脸儿：“非常必要。这位老伯是——”她说出两个清末贵族的姓名。“他们派来的。”说罢，扭脸对那人介绍：“这位就是我们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周先生。”

周作民把那人让到沙发坐下，说：“欢迎您来敝行，请转达我对您东家和您东家朋友的问候。”

“一定一定。我替东家先谢谢周总经理。”那人慌忙离座站起，点头哈腰的现出一副奴才相。什么行业干久了都有职业病，当仆人做奴才也不例外。

马瑜萍看不惯，只催他：“有什么要问，你就问吧！”

“周总经理不怕麻烦吧？我说起话来……”

“不怕不怕。”周作民打断他的话，亲自给他泡了一杯茶，和蔼地笑道。

“老伯是不是要打听存款事儿？您待会儿说好吗？让我猜猜您东家的朋友关心的是什么？问的是什么可以吗？”

那人怔怔地看着，觉得这位总经理与众不同怪有意思的。未等那人表示可否，周作民接着说：“您的东家的朋友想知道，不用真名把钱存到敝行，敝行能不能替他绝对保密对不对？还有，利息多少？存款取款能不能不在营业大厅窗口外跟平常人一样排队等候，对不对？”

“对，对对对，太对啦！周先生真个不是平常人而是神仙下凡呀，啥事都知道。我东家的朋友就是要我来打听这些。”

“请您回去转告他们，请他们把存到外国银行的钱转到敝行来存。存在外国银行虽然能够保密，可要付给他们保管费而且数目不小，太吃亏了。存到敝行来呢，保密绝对不比外国银行差只有比外国银行好，而且省去大笔保管费不说，还有数目可观的利息。敝行的存款利息有明文规定，回头我找一份利率表带回去给派您来的人看。除规定外，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还有灵活处置一说。譬如，存款数目大，可以酌情提高利率。至于存款提款不乐意到人多繁杂的柜台外等候这类小事就更好解决啦，先来电话说一声，你们来经理室，或我们派员到府上办理都可以，一切悉听尊便。”

“太好啦，太好啦，我要打听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么些。我这就回去把周总经理之所说原原本本禀报东家。”

“还有您东家的朋友。”马瑜萍诡笑着“提醒”那人。很明显，她故意恶作剧，存心嘲讽那人：东家就东家呗，还胡扯什么东家的朋友，扯东拉西的神秘兮兮做啥嘛。

“对对对，还有东家朋友，”那人后悔说走了嘴，连忙自欺欺人的补充说：“应该讲主要是东家的朋友，是东家的朋友……周总经理周先生，秘书小姐，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告辞啦。”

“别忙着走嘛。”周作民笑咪咪地留客。“我还有话请您转告呢。我万分欢迎您东家的朋友和您的东家到敝行来存款。如果方便，我将偕敝行总经理阮寿岩先生，副经理宋相臣先生前往府上拜访。”说着，写了个电话号码递给那人。“这是经理室的电话，”他边说边指指桌上的电话机。“就是这个电话，欢迎他们随时同我们联系。存款提款都可以直接找阮经理办。同时，请您敬告您东家及其朋友，金银财宝包括字画文物古玩存入洋人银行并保不了密。甭说别人，就是我都知道您东家及其朋友都在哪家银行存了些什么，数目多少，清清楚楚的。如果存在敝行呢，就绝对不会有泄密现象发生。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的东家及其朋友把款项和金银财宝字画古玩存入敝行，我们绝对不让外人包括敝行经办手续之外的任何人知道。他们可以与阮寿岩经理单线联系，商洽具体条件。我说的这许多，您都可以一一转告么，还需我重复的吗？”

“不劳您重复，不劳您重复，我全能一一转告。”

“马秘书，给这位老伯拿五十块钱，让老人家上街喝杯茶。”

“谢谢周总经理！”那人接过钱，给周作民深深鞠了一躬，欢天喜地地走了。

周作民对马瑜萍说：“秘书小姐，我们上三楼看看阮经理他们吧。”

马瑜萍见周作民茶杯空了连忙续了一杯：“喝完它再去吧，我看您渴得厉害。阮经理也怪，不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在三楼上做甚。”

“打牌呢。”

“什么？玩牌？瘾头不小啊！”马瑜萍惊诧得两眼瞪得铜铃一般大。“一行之长，上班时间怎么玩牌？这不是渎职么，也太……”

“你毕竟太年轻啦。”周作民淡然地笑笑。“人不管干什么，包括办银行，全都希望兴旺发达，对不对？兴旺发达之路可有千万条呀，有时候玩牌也不失为一途哩。这里的奥秘多着哩，谁都难以穷尽！我考核检验下属有一条原则：先看效率效益和成果，再看方式方法和手段。没有效率效益和成果，其方法再高明其手段再正当也等于零。只要不犯法：事情怎么办不可以？目的达到，事业发达就得呗。在我的眼里，只要‘领得业务入康衢，班上玩牌也英豪’！”

“可是，”马瑜萍还是明白不了。“不能连您总经理来了他都不照面呀。”

“这你就不懂啦。不过，你的进步还是极大的，应该充分肯定。”

“惭愧惭愧。不过说正经的，”马瑜萍真诚地说。“跟着您，真长见识。比如方才那位糟老头儿吧，我咋看也看不出来他跟平常人有什么两样，可您怎么就能一眼看出他会对我们有用？”

“这个呀，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恐怕写一本书也未必说得清楚呢，因为不是三年两年的功夫啊，你也了不起哩，说说笑笑就探知那老头儿对我们有用，再说说笑笑又把那老头儿哄进这经理室来。没有把你看错，这使我很欣慰！不过，你千万别骄傲，还要继续长本事，好为咱们的事业做大贡献。”

“怕要让您失望。讲本事，我一辈子也不敢望您项背。每当我想到这些就免不了要自责一番：干嘛老是这么笨总不见进步呢，赶快聪明起来能做点儿事儿该有多好！看您多大本事！往经理室里一坐，对那老头儿一席话，就哄得他滴溜转的——这还属其次，重要的是很可能就把那两位清末贵族的金银财宝连同现钞票一块从洋人银行转进咱金城银行来供咱运用周转，给咱创造利润。”

周作民说：“干这一行没有这样的头脑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工作效率不行。人类是很聪明的，生长在这个聪明的团体中，要做成大事，必须有拔尖儿的聪明，如果自己的天资不够，就得更加努力加倍刻苦。否则，混碗吃都难哩。”

“那两位贵族存入外国银行的钱一共有多少？”

周作民笑道：“我是故意唬那糟老头儿的，他们到底存了多少钱我也知道的不准确，要瞎估计的话，大概也就一二百万的样子。你是怎么知道那两位就是清末贵族而且是很有钱的？”

“从书报上呗。您不是逼着我天天读书看报么。好家伙，您的书目一开就是一大串。为应付您的检查测验，我没有一天不是熬到夜里十二点一点的，没有一天不是头晕眼花的。”马瑜萍沉重地叹了口气，仿佛疲劳还在纠缠着她，语调都显得沉甸甸的。“可我就没搞懂我为啥这么笨，在您身边都两年多了，早就相当您留学日本的时间啦，可您学的东西却那么多。”她敬佩地看着他说。“您太了不起啦，金城银行创办头一年就获纯利润九万元，第三个年头就猛增到八十九万元。光分支机构就增加了七个，存款已猛增至一千一百九十八万多元，放款也高达八百九十多万元。这是多么了不得的成就啊！在这么短时间里取得这么卓越的成就，像我这样的凡人想都不敢想。您都用了些个啥法儿？莫非魔法不成？”

“魔法是没有的，凡夫俗子哪来的魔法？”周作民深沉地说。“只是普通方法灵活运用罢咧，或者说得直接了当些个就是啥法灵就用啥法。金城开业以来，我一直遵循一条原则：只要有利于业务发展，啥法儿都可以运用，

灵活地运用。比如，拉贵族存款，就得像方才那样，持真诚的态度，先让他们相信我们是诚实为他们的利益着想的，再让他们看到确实有利可图，还得让他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交往和不与我们交往的利弊关系。他们不是爱面子怕掉价儿么，咱们就来个打破常规的专为他们的高标准服务，高规格接待。经理亲自为其承办，免去了他们到营业厅柜台前与普通民众混在一起丢人现眼的不平衡心理，那些皇亲国戚生下来就让他侍候惯了，尽管他们早已丢了江山，但臭架子还要摆下去的，他们还有些钱支撑臭架子的么。为了事业的发展，咱们迎合他们一下又何妨……诸如此类，反正是视实情而酌定，在‘灵活’二字上做足文章做好文章呗。”他说着把茶水喝光。“咱们到楼上看看吧。”

“阮经理他们不知您已经来了么？”她总觉得周作民遭到了冷遇，心里很是不平。哪有总经理视察行务，下属经理不露面的道理？即使有大到了不得的事情缠住脱不开身，也该派个人来陪陪，倒杯茶递支烟帮忙带个路之类啊。他们太不近情理了……

“有人要去报告他，我拦住没让去。”周作民动身上楼。马瑜萍走上两步，他就抬起胳膊让她挽着。她是他的“如夫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实际上，他俩从未干过但凡夫妻都要干的那种事，这却是谁都不会相信的秘密。这秘密只有他俩知道，而且，周作民打算把这“秘密”永远地保守下去。

“我们说好的嘛，不要兴师动众。”他温和地说。

三楼的一间密室门口，马瑜萍几次敲门都没有敲开。

周作民却肯定说，阮经理他们在里边，是对什么东西的高度“专注”才听不见敲门声的。

正当马瑜萍无可奈何时，走廊那头来了一个人。见到周作民连忙鞠躬，握手：“总经理，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事先连点儿风儿也不透？”

“刚到。好想你呀我的好伙计。”周作民亲切地拍着那人的肩膀。“最近怎么样？还顺利吧？”

那人叫吴延清，是交通银行天津分库主任，与周作民私交极好。他俩只要走到一处便无话不谈，无可不可。喝酒，玩牌，打网球，谈公干，说私事……全都搅到一块，没完没了。吴延清办事果断干练，为人诚实厚道，银行业务精通娴熟。金城银行成立时，周作民聘他兼任金城银行稽核长。因为周作民还在交通行兼着几个要职，无法离开北京长住天津，就委托吴延清作为他的代表在天津总行办公，和总行经理阮寿岩共同处理日常行务。只有碰到重大问题处理不了时，才去北京向周作民汇报，请示解决办法，或把周作民叫来。

“您又哄着我玩儿啦，”吴延清谑笑道。“想我？为啥离京前不通知我一声儿让我上火车站接您？为啥到了天津也不到我办公室？怕是把老朋友忘置九霄云外了吧？”

“你怎么可以见面就冤枉人呢，”周作民分辩着指指密室，并打了个玩牌的手势。“我以为你在里头干这个呢。怎么，今儿个咋的这般安分了呢？难道‘改邪归正’了不成！”

“什么话呀，”吴延清再不理睬周作民，扭脸对马瑜萍说：“今儿个阮经理接待重要牌友。但凡来了重要牌友，这道门就是天皇老子来也很难敲开。”说着，掏出钥匙把门打开。

他们入得门来，屋里空空如也。这是个套间。里间的门也关得严严实实。马瑜萍吐吐舌头，咕哝道：“我算是长了见识啦，还有一道防线，可谓防卫

‘森严’呢。”

吴延清又拣出一把钥匙才把门打开。

里屋烟雾腾腾，牌桌边上的人谁也没有抬头。

吴延清故意咳了一声，说：“阮经理你看谁来啦？”

阮寿岩坐北朝南背对周作民他们，手里正捏着一张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吴延清的话充耳不闻，对周作民等人看也不看。他压根儿没有觉着有人进来！坐在他对面的是个青年，他对来人大为不满，抬头刮了吴延清一眼：“我说这位先生，您能否清静一会儿，让咱们玩完这一局？”

马瑜萍很是气愤，但不便发作，看了一眼周作民。没想到周作民不但毫无愠色还面带笑容，生怕扫了他们牌兴一般，放轻脚步悄然走到那青年旁边坐下，饶有兴趣地旁观起来。

“怪不得……”马瑜萍忽然想起了总经理在楼下说过的那句话：“领得业务入康衢，班上玩牌也英豪。”她终于从经理的神态中找到了这句话的注脚。

打牌的人除了阮寿岩，没有谁认识周作民。

牌局依然进行。

轮到青年出牌时，周作民拍拍他的胳膊，指指点点地悄然说出见解：“这么这么打，这牌准能赢。”

那青年受了点拨，茅塞顿开，高兴得大叫起来：“是的是的，咱就这么玩儿！诸位，你们就准备着给我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吧，记住喽，‘贺礼’可不要太薄啦，哈哈……”

阮寿岩的专注被打破，目光离开了自己的牌子。刚一抬头，周作民映入了眼帘。他慌忙站起身来：“周总经理，您啥时候来的？失敬失敬！”

吴延清悄然退去。

三位牌友正处在赢家还想再赢，输家压根儿不服的亢奋情绪中，又不知道这位“周总经理”为何许人也，只认为阮寿岩的举动太多余也太不是时候，扫了牌兴，很是光火。特别是那青年，毫无顾忌地朝阮寿岩挥舞着胳膊：

“你怕输想溜，不行！天大的事儿都得把这一圈儿打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你不能不够意思！”

“对对对，谁都不可以不够意思！”另外两个人大声附和。“是男子汉的就不能借机溜号……”

阮寿岩连忙拱手致歉：“诸位诸位，实在对不起，今儿个敝行总经理刚从北京赶来视察行务，兄弟只好失陪诸位，明天一定陪诸位玩个尽……”

三人不依不饶：“不行不行，你再要紧也不在这一小会儿，很快就要见分晓啦，不决个雌雄哪能解渴！”

周作民向众人抱拳施礼道：“真是抱歉，兄弟的到来扫了你们的牌兴，兄弟确没想到会闯此大祸，请恕罪。请继续玩吧继续玩吧。”

三人当即坐了下来：“对对对，继续继续，该谁出牌啦？”

阮寿岩很是为难，只好把说过的话重说一遍：“诸位诸位，实在对不起，这位周先生是敝行的总经理，刚从北京赶来，有重要的事情……”

三人遗憾相觑着叹了口气。

那青年心想，什么样的重要的事情不能等上一会儿，分明是怕输嘛！娘的，玩了半天，好不容易有大赢一把的希望还让他给搅了，真他娘的晦气！他霍然离座把椅子踢到一边，招呼也不打一声儿，悻悻离去。

另外两人也面露不悦，气呼呼的整顿着衣冠打算离开。周作民连忙阻拦：“你们别走，千万别走。阮经理你看你，都把得罪跑了，这多不好！还不赶快坐下，陪他们玩，先玩尽兴再说。”

阮寿岩一脸尴尬：“这……这……怎么可以对您这般怠慢。”

“你我相交多年，你对我的脾气还不了解么？”周作民说着给马瑜萍使了个眼色：“三缺一啦，多遗憾！”

“交给我去办吧。”马瑜萍话音未落已出门远去。

牌友们莫名其妙地瞅着周作民，觉得此人真的与众不同。

阮寿岩也被弄得糊里糊涂，不解地问：“马小姐她……”

“她去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诸位请抽烟。”他客气地给各人分发着烟卷。“马小姐用不了多会儿就能回来。”

“太失礼啦周总经理！听说您这一段时间特忙，好不容易才赶来一趟还……”阮寿岩难堪地陪笑着。

“不要客气。眼下的大事呢是陪你的贵客玩好。”周作民把脸扭向二位牌友：“请问二位怎么称呼？”

阮寿岩连忙介绍。

原来，两位客人都是军需官。一位是陆军部的，姓陈；另一位是东北的，姓王。阮寿岩得知他们到天津公干，特约他们来玩牌作耍。

“今日有幸结识二位我太高兴啦！”周作民再次同他们寒暄。“往后还仰仗二位对敝行多多关照才是。”

“周总经理您太客气啦！”二位军需官再次离座给周作民行了军礼。“您的大名儿我们早就熟知，名副其实的如雷灌耳呀。久闻您风流倜傥豪爽善交且礼贤下士，今日相见，果然如此。今儿个我们认识了，往后有用得着咱兄弟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咱兄弟一定照办。”

“不愧为军人！干脆，爽快，豪迈，侠义……”周作民只拣好听的说。奇怪的是他能把这些缺乏内容的虚幻之辞说得非常动听极其自然毫不矫揉造作，使人觉得字字句句都发自他内心源于他肺腑。

两位掌管军费大权的要员被吹得正觉可心，周作民一声长叹，话锋急转：“敝行虽然有志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以谋求发展为富国利民贡献绵薄之力，只可惜缘份不厚福份也浅。像方才吧，未待作民结识哩，就把一位得罪走了，真真个可惜！”

两位军人的心再一次被震动。

“阮经理，别让二位干坐着只听我闲聊啦。”周作民吩咐道。“快去让人弄些茶点来，准备好了接着玩。”

阮寿岩领命出门。

“三缺一咋玩儿？”王军需官把被青年踢开的椅子移回原位。“周总经理，请。我们总算有幸见识高手的牌技啦。”

“玩这个还是原班人马最能尽兴。”

周作民笑着推辞。

说话间，阮寿岩领人拿来了一大篮子点心果品有十数样之多。他对周作民耳语着什么，只听周作民说道：“好吧，要快去快回，二位军需老总还等着你哩。”

陈军需官笑道：“周总经理，您就别为难阮经理啦，不就是打牌么，咱们不玩就是啦。听您周总经理聊天才长见识呢，胜玩牌多啦。以前，我总是

无知地认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说是穷文人闲来无聊才想出来相互吹捧的，‘一席话’咋能和‘十年书’相提并论呢！今儿个结识周先生才觉得此言不谬。”

“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羞煞作民啦。”周作民连连打着手势。“还是准备玩牌吧，他该回来啦。”

“谁该回来啦？”“刚走的那一位呀，他不是大财主冯老七的大公子么？”“总经理认识他？”

“不认识，我是猜的。因为我和他父亲有一面之交，这位公子长得极像冯老七的，脾气也像，所以，我估摸着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周先生真会开玩笑，冯大公子还会回来？”陈军需官眼睛睁得老大，他从心里认定周作民乱说。

“我想会的。”周作民笑着说。“不信打个赌如何？”“好！”两位军需官一来觉得好玩儿，二来因为牌未玩完赌瘾正大，竟异口同声地赞成。“多大的注？”

周作民笑道：“看二位雅兴吧，二位是贵客，只要你们喜欢，我就感到荣幸。”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人掏出一个金条撂到桌面上。“嗨，好大的手笔呀！”周作民依然笑眯眯的神态安祥：“一条就值两千多元，是不是多了点儿？”

“周先生后悔啦？”军需官们的丘八劲头上来了，说话丁点儿弯儿不拐。“听说您从来都是出手大方的啊，咱们头次见面儿，是怕您笑话才……”

“我是担心二位吃亏，头回见面儿怎么好意思让您们破财呢，我干的本行是希望朋友发财，皆大欢喜的啊。”

周作民话音未落，马瑜萍兴冲冲的推门进来：“报告总经理，冯大公子请回来啦，正在二楼同阮经理说话呢，一会儿就能上来。”

两个军需官面面相觑。

周作民拿起两根金条瞧了瞧，煞有介事地说：“绝不是假的，请二位放心。”说罢，分别塞入两人口袋。

“这……”

两人正要说什么，周作民早已接上话茬儿：“此属戏言，纯属戏言，鉴定金子之真伪乃作民拿手好戏，一掂一瞧便错不了。”他指指马瑜萍。“倘若二位不信，可以问她，我这一手在银行界还滥有虚名呢。”

说话间，阮寿岩领着冯大公子走了进来。

牌局再次组成。

两位军需官边和牌边说：“只凭着周总经理今儿个丢下公干不做，而费尽心机地成全我们的牌兴和对冯大公子之行动的神机妙算这两点，我们就知道周总经理周先生特讲义气，雅量奇大，学识渊博，豪气经天。其德其才均在当今中国精英行列之前茅。您这位朋友，我们俩冒昧地高攀啦。只祈盼往后对弟等多多提携赐教。恨只恨仓促之中弟等不曾备有些儿见面薄礼，实为失敬。这样吧，从一个月开始，我们经办的军费，只要通过银行的都一律交与金城，北京的交付北京分行，东北的交付大连分行，天津的交付天津总行……”

他决定：金城银行出资购进自己的行股。下属提醒他说：“政府有

明文规定，银行购进自己的行股是不合法的……”他粲然一笑，挥笔在废纸上写下了几行小字儿：“古联云：‘法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也。’当今世界‘法’已大乱，我做它一次‘法外人’，‘法无定法’岂不潇洒？”

金城银行天津总行会客室。

晚饭后，总经理周作民和马瑜萍、阮寿岩他们说笑着闲话，不觉天近黄昏。

马瑜萍看看表，叹道：“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不知不觉又一天将要过去。”

阮寿岩说：“总经理，您们二位今晚还是住下吧。”

“不行。说好了回去的。你没看马秘书都着急了么。再说北京那边也有不少事儿等着我明天处理，交通银行上午要开会，我缺席不得的，金城银行内部有些要我出面协调的事务也定好在明天下午进行。”

“可是，你们连轴转了一整天，应当歇息歇息呀。”阮寿岩客气地挽留。“我还想请您多作指点哩。您们一大早就从京城赶了来，我却在玩牌，还偏偏碰上那些个见牌不要命的主儿，没完没了。真个太该死啦……”

“这话儿离谱啦。”周作民正色道。“玩牌也是工作嘛。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奥秘无穷哩，要做好它还极不容易哩，不是天资聪颖又经过锻炼的人是很难做好的。因为咱们所做的就是跟人特别是有钱人打交道的营生，不联络好感情，谁支持咱们的业务？！你我合作的日子不短了，我的脾气和作风以及看问题处理问题的特点与方式方法你应该了解嘛——这话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的。我历来主张把联络人放在第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认为，有了好的人缘，融洽的人际关系，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体，就没有困难不可以克服。你想嘛，人世间，除大自然以外的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包括金钱财富呀法律规范呀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既然可以创造它们，就可以变更它们毁掉它们。比如法律条文，某人触犯了某条某款，该砍该杀了，可某人要是跟执法人私交好或者有别的利害关系，执法人就可以把某条某款法律做出另一种解释使某人免于被砍被杀——扯远啦，还回到人的话题吧。人乃万物之灵；最是复杂！要跟形形色色人众处好关系，手段必须多样化，方法必须灵活化。上午我们在牌桌上见面，你觉得尴尬难堪，甚至有惧怕心理，害怕给我留下不良印象之类。我却觉得非常高兴，对你十分满意，对你的良好印象益发加深了，认为你宠络雇主的技巧日臻娴熟了。如果你不跟那三位玩牌呀跳舞呀的常有来往，那三位能跟你愈处愈熟么，倘若你陪他们玩牌不有意无意地让他们少输多赢，哄他们高兴，陪他们上舞厅不给他们买门票找漂亮姑娘作舞伴让他们玩得开心尽兴，他们能信任你，对你能有好感把钱存到你的银行里来么？你今天的业绩就是玩牌玩出来的。五十万存款呀，还只是冯大公子一个人的，尚未包括今后的军费来往业务哩。这么大的业务量上哪儿找去！”

阮寿岩忙说：“这都是总经理您的功劳。是您的到来才带来了好运气，他们才冲您的面子……”

“又说错了不是！你阮经理不把他们聚到这儿来，或者压根儿想不到用打牌的方式把他们拢了来，我周作民的面子即使比天津市大又有什么用？我上哪儿找他们去？我现在说的是玩牌，是探讨工作方法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我觉得处置这类问题必须要有远见，舍得花本钱儿。小钱儿不去大钱儿不来嘛。咱们走的是积赚金钞之路，在路上倘若碰上过节难以顺当，何妨用金钞

去买通畅它！这本帐应该算得过来才是。我们都应记住一条原则，遇事灵活处置，达到目的就行，至于手段嘛，只要不祸国殃民不卑劣或者不怎么卑劣就行。这个世界在许多事情上在许多时候都是没有什么道理讲的。所以，关于手段的正当与卑劣也往往没有很明显的界限，这里得看对什么人什么事。对有的人，你的手段光明磊落十分正当就会吃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发展事业，用点卑劣手段玩它一玩也不伤大雅。总而言之，遇事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书生气。”

“方才说过的购进本行行股的资金要抓紧筹备妥贴。”

“这……”阮寿岩神情忧郁地看着他。“我是说……我们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懂你的意思。咱们的股东已由创办时的二十三户增加到一百多户了，资本也连续翻番，利润也连续翻番，发展迅猛呀……”周作民又忆起了筹办时自己暗地里订下的原则和计划：逐步摆脱大股东的控制，逐步扩大中小股东队伍，逐步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自己购进自己的行股是集权的最重要也是最便捷的手段。他看着他的下属，态度坚决地说：“这事儿我经过再三斟酌，深思熟虑以后才作出决定的。一切责任由我担当，你照办就是啦。”说着站了起来。“马秘书，咱们走。”

阮寿岩连忙拦住：“您实在要走也得要我找个车送送呀。”他瞥了一眼挂钟。“赶火车时间还很充裕，您们安心等等好啦，我去去就……”

“叮铃……”阮寿岩的话被电话铃声打断。马瑜萍拿起话筒听了听，说：“他在这里，请您稍等。”把话筒递给阮寿岩：“是一位清末贵族来的。”

阮寿岩和那贵族谈得十分投机，只听得他说：“下礼拜一我一定和周总经理前去府上拜谒您老，请您放心，我十分自信能让您满意的。好，再见。”他挂上电话，对周作民说：“那老皇亲说了，如果条件合适，他马上存入我行一百二十万元。请您下礼拜再来一趟。听那老者口气，他的现款远远不止一百二十万元。我想有您总经理亲自上门，凭您的洽谈才能和面子，那数目翻上一番也说不定，何况那皇亲还有不少皇族亲朋呢。主帅出征，旗开得胜，真个不假，您看，您今儿个只此一趟，便挖开了一个贵族的金库……”

“看你说的，愈发离谱儿啦，我哪来偌大神通。”周作民笑了笑说。“我最多看见了‘金库’之门。是否能把那‘金库’的门户启开，还靠你阮经理的努力哩。”

“有您周总经理的指点，我信心百倍。”阮寿岩高兴地说。“二位请稍候，我这就去叫车送二位上火车站。”说罢，转身出去了。

“购进自己行股的事儿阮经理担心不无道理，”马瑜萍见屋里没了外人，便提醒周作民。“政府有明文规定，银行购进自己的行股是不合法的，一经发现，后果可就严重啦。”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发现’呢。我们银行人才济济，想点办法应付政府不是小意思么。”周作民说得十分轻松。忽见桌上笔墨齐备，粲然一笑，挥笔在废纸上写下了几行小字儿：“古联云：‘法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也。’当今世界，‘法’已大乱，我做它一次‘法外人’，‘法无定法’岂不潇洒？”

马瑜萍拿起来读一遍琢磨一阵儿，再读一遍再琢磨一阵儿。半晌，由衷地说：“跟着您真长见识！……下一回还跟您出去，不让跟也跟。”

“这得看你是否听话。”周作民把脸一虎，趁着马瑜萍不防，抓过那纸

儿往回一折噼的撕成两半儿。

马瑜萍急了，连忙抢夺：“给我给我，我要永远把它留着。”

他没给她，说：“留它做什么，一个不巧要惹乱子闯大祸的。”重叠起来当中一撕，再重叠起来当中一撕，直到撕成很小很小的小碎片才揉作一团丢入废纸篓。

“太可惜啦，太可惜啦。”她心疼地跺着脚。“苦干年后，咱金城发展到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名声令世人瞩目的时候，这就是无比珍贵的文物，价值连城的。”

“又在那儿煞有介事夸大其词了。”周作民淡然地笑笑。“你要真觉得它好，有保留价值，就保存在脑袋瓜里。只有脑袋才是珍藏好东西的最理想的仓库。”

“人家记不住嘛。”

“那正说明它并不是真好。真好的事物想忘都忘不掉。比如说，被你认定为好人的周作民吧，你这一辈子能忘得掉？”

寥寥一语，勾出了她的无限心事儿。她的神色顿显黯淡。

周作民自觉失言，忙转话题儿，用最明快轻松的语调说道：“你今天表现特棒，一上午就立了两个大功！说说看，在牌桌前，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心思的？何等的好啊，竟然一点也不犹豫就去追赶那位冯大公子。那位冯大公子怎么就这般听你的，居然乖乖的跟你回来，你都用了什么神法将他降服她嘟噜着嘴没有心思说话。良久，周作民还在变着法儿哄她。她知道他的良苦用心，再不忍心让他为此事花费脑筋，便咕哝道：

“说那些个有啥用？我天天玩命地跟您学，玩命地攻读这学那学的书籍您又不是不知道。您想听的无非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一类的陈词滥调！”

“是啊，凡夫俗子嘛，哪能就把俗气几去得干净呢。”周作民故作自嘲状。“有好听的听就不乐意听赖的，打小就有的毛病儿，改也难啊。”

“今儿个我偏要让您听点儿赖的，”马瑜萍忽然赌气说。“就算我能把天下有钱人都搬进金城的银柜里，您周总经理也看我不上眼儿呀，何况我还未学到偌大的本事呢。”

“你说什么？”周作民眼睛一亮，发现至美至善的财宝一般的兴奋起来。

“把有钱人都搬进金城的银柜……把有钱人都搬进金城的银柜……”

他沉吟着突然伸手按着她的肩膀动情地说：“我没有看错人，更没有白费工夫，果然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知道么，我亲爱的小妹，你毕业啦，你是咱金城之金，至贵宝贝！从今以后，你就专干‘把有钱人搬进金城银柜’这一行，凡是别人搬不动的都由你去搬！”

“我？”她仍然以为他存心哄她开心，推开他的手。“那是神仙一流的天才能胜任的事儿，我哪有那般能耐。”

“你就有那能耐，你天生就是这块材料！”周作民真诚地说。

第七章

鸿鹄之志

夫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前程更远大事业更辉煌，你不妨娶了她。不，你应该娶她！”范旭东即兴为他写下一副对联，他看罢当即揉作一团儿扔进纸篓中……范旭东退去，他又把对联找出摊开，抚平，拼凑复原，反复诵读，细细品味儿……

夫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前程更远大事业更辉煌，你不妨娶了她。不，你应该娶她！”

北京西城绒线胡同西口。周作民家。清晨，夫人何如珍刚把上学的孩子送走，周作民就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昨晚大半夜才回得家来，早上该多睡一会儿才是。”她关切地看着丈夫。“是不是孩子们的走动声响吵醒了你？”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周作民精神焕发地做着扩胸动作，一转身，站到夫人面前，故意夸张地施了一礼，风趣地说：“报告夫人，‘老爷’我这两天特别高兴呢。欲知详情么，听我慢慢道来：屈指细算已有数月，数月之间，事事难办，却事事竟成。只要事有所成，能够建功立业，少食少眠我也甘之如饴。知道么，我亲爱的夫人，我们酝酿筹措一年多才成立起来的北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又有新的进展，组成了四行准备库。

“这是我金融实业的又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细想起来是很艰难的，金城成立不过年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鬼子刚刚腾出手来就明目张胆瓜分中国的各项权益，民族工业再次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急趋萎缩，而中国金融业却发展势头不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竞争激烈得怕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厚集资力，相互通气，提高信誉，方能生存，求得发展，具备与中国和交通两个国家级银行的竞争能力，在华北金融业中站稳脚跟，永立不败之地。

“吴鼎昌先生说得好呀，‘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这番话是他去西洋考察归来之后说的，句句真言，字字不谬。现在好了，我们有了这两个机构，遇点风浪也不用惊慌了。”

“这么说真是值得庆贺的。”夫人一边照顾他洗漱一边说。“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但我知道一句俗语：‘同行是冤家’。四个银行可是四位‘冤家’哩，这么多的‘冤家’联合能合得到一块？只怕是联而不合呢。遇到难事了各行其事咋办？那样的局面可就崴泥啦。”

周作民洗罢脸，把毛巾递给她：“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我反复估量，前景不会错的。先说人，三个银行的总经理都是我的老熟人老朋友，相互间了解底细，情谊深厚，也投脾气，每个人在其他三人的心目中都有地位有信誉和信任感。丢开这私人的情谊因素不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受着自身利益、处境等诸多原因驱使制约着非搞联合不可。这叫形格势禁，不能不为。

“就从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先生说起吧。盐业银行的创始人是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张镇芳曾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于一身。袁世凯死后，张镇芳没了后台自然就倒霉走背字儿。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先生才依靠政治力量当上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他上任后，大概是看到咱金城从皖系军阀那里得到帮助，也在暗中效仿我的做法，拉了皖军首领，就是支持我办金城并设想我为他们创办私人银行的倪嗣冲他们入股，并把他们选入董事会。有了倪嗣冲他们的鼎力支持，吴鼎昌先生在盐业才勉强站稳脚跟儿。但张镇芳被迫不久，便托人说情行贿之类保外就医。其实张镇芳并无大病，只在家中闲居着。张镇芳对失去银行是耿耿于怀死不甘心的。在监狱里无计可施，回了家却有的是办法。加上各地分行经理和业务骨干都是张镇芳培养提拔的老熟人老部下，其中多数人参与了银行的创办，或者是有实力的大股东老股东。所以，吴鼎昌先生在银行里仍然时受掣肘，好些主张不能贯彻到底。最惨的就是1920年安福系，即皖系倪嗣冲他们在直皖战争中兵败，皖军首领都被通缉，吴先生的唯一支持者失去……皖系的失败，对我金城的打击也是极大，但相形之下，吴先生更甚。我好在创办银行之初就有明确指导思想：对皖系军阀也包括其他军阀，只是利用，而不是依靠，不但不依靠，还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摆脱他们的控制。我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所以，未雨绸缪，早有准备，广交天下朋友。不管朝里朝外，军界政界，这系那系，这派那派，土著洋人，都有了供我驱使策动的人物。不然变故发生，找不到人为之斡旋转圜岂不糟糕？那样，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了。我事先做好了预防，所以，能遇变不惊，化险为夷，安渡难关。而吴鼎昌呢，偏偏就因为朝中无人而陷入困境。1921年初，张镇芳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东山再起，再度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吴先生在盐业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胁。他必须重找出路，找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能坐稳当的位置以谋求展足。

“再说中南银行的总经理胡笔江。他是在一个偶然的经人介绍认识该行主要发起人和最大投资者、华侨巨商黄奕柱的。黄奕柱看他不错，便聘请他当了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只凭着了解国内政局、熟悉金融业务，才披长期侨居海外对国内情况生疏，没有政治背景也没有任何靠山的黄奕柱所看中。

“胡笔江出任总行设在上海的中南银行总经理后，一切与北京政府联系的重要事宜，譬如该行申请立案和发行权等等，大多委托我就近为之疏通才得以批准。中南银行1921年6月才成立，时间太短，信誉尚未树立。而且，单靠一家发行钞券，数量又不多，万一政局动荡，或其他原因影响，提存兑挤相继而至，他们就应付不了。而我们金城和盐业呢，在华北已有相当基础，能经得起些许风浪。胡笔江很看重这一点。他认为，联合起来可以南北呼应，对造声势树信用创牌子都极为有利，而且能够巩固他自己在中南的地位。

“至于大陆银行的总经理谈荔孙，咱俩的媒人，表哥，能计算咱们么。想当初，咱们创办金城银行他卖了多大气力！比办他自己的事还上心负责哩，金城的成功也有他一份功绩。与他掌管的大陆银行联合有万利而无一弊。他们的大股东有冯国璋，有张勋，后台硬得很的。最为有利的是那些大股东没有一位懂金融业务的，啥事儿都是谈总经理说了算。加上咱这位表哥大人在中国银行任要职多年，业务上要是有了难处可以中国银行为靠山……

“基于这些原因，咱金城与他们联合绝无差池，万无一失。”

周作民说得兴致勃勃，可夫人的情绪却未受丝毫感染。她只淡淡地说：“你讲这么一大堆，又是四行联合事务所又是四行准备库的都让谁当头儿？我知道，我说话怕是很难说得到点子上，但我还是劝你别去当那个头儿。瞧你这些年，又是北京又是安徽又是天津的。既然自己独立办了金城银行，干嘛还要兼着交通银行的职务呢？而且不止一两个而是三四个，还不在于一个地方，光安徽的就分两处，又是蚌埠又是芜湖，加上金城的你都有多少职务啦，我反正没记过来。那么些个地方那么些个事情，你跑得过来，管得过来么……”

“夫人宽心——”周作民怪模怪样地学着戏台上的小生，自得而风趣地说道。“想我作民并非庸常之辈，既非庸常之辈必有过人之才智……瞧我这些年来天天杀伐决断，日日料理万机，不是洋洋洒洒游刃有余么。”

“瞧美得你，”夫人始终保持着冷静态度。“忙得白天黑夜不着家，我的老爷这些个你怎么就丁点儿记性儿没有？我看呀，再在什么四行联合的机构里兼上两个职务，咱娘几个模样你难忘个一干二净。”

“哎哟哟，我亲爱的夫人，哪有这么可怕嘛。对啦，都忘了告诉你了，我已把交通银行所兼的四个职务全辞了啊，只剩一个金城银行总经理啦。”

“就一个金城银行还不够忙乎的么！与金城关系密切的偌多工商企业，有不少也挂了你的名儿，你当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董事呀董事长呀，天呀，那串串头衔让我去数都眼晕，就别说干实际事啦。”

“正说明咱们金城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嘛，这不是好事儿么。”周作民的心境特好，一副喜孜孜的模样。“告诉你吧我亲爱的夫人！那些个挂我名儿的工商企业我只不过挂挂名儿而已。挂名儿的缘故是因为有的是金城办的，有的是金城扶持的，需要顺应有关人士之意。不管事儿不劳神，让你挂个名儿你都不干以后谁还敢找你办事？人生在世，什么蠢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得罪朋友！人要是没了朋友就寸步难行。我的事业能有今天不都是靠友人给面子并从中帮忙得来的么。像方才说过的四行联营机构吧，几个朋友一商量，一批朋友一帮忙，就办成了。我们商量好啦，不但要办好事务所和准备库，还要办储蓄会，企业部，信托部……干上若干年盈利多了，便投资盖一座现代化的世界第一流的大厦，大厦的高度呢，至少要在亚洲居第一。我们要让洋鬼子看看咱中国也有人才也能办大事。总而言之，我们的计划是十分宏大的……”

“不过，请夫人放心，那边儿的事儿办得再大我一概不管具体，全由吴鼎昌牵头。反正他有时间有精力也有热情，乐意，他要想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么，就让他按他的意愿和主张去管好啦。这样，他遂了愿，我也尽了朋友之道，是何等好的事啊。”

说话间，早点准备好。她催他用餐。

“小妹呢？小妹还没起床么？”周作民关切地问。

“瞧你，小妹小妹的叫得多亲热！就没听你用这种感情叫过我。”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谊哪能混为一谈。”周作民的神情变得复杂起来。

“唉——是我对不起她呀。这些年来，她帮助我处理了多少棘手事啊，可我们又给了她点儿什么呢……”

“说真格儿的，我也喜欢她心疼她，可是……”她叹着气把一盘制作精美的点心移到丈夫面前。“你先吃吧，我等她。”

“我们一块等她。”

“她一时半会儿怕是起不来啦。我三点多钟醒来的时候见她屋里的灯还亮着。你也真是的，让她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当真要把她培养成女教授女学问家么。又让人家读那么多书又让人家干那么多的事儿，一个弱女子哪能吃得消。告诉你，女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男人的，这点你该明白。我想你最好少让她干些银行里的事儿，万一让她累出了毛病儿周作民长叹着说：“我何尝不这么想啊，可你哪里知道，银行要发达就非与有钱人往来不可……这个世道也真他妈不公平，为什么钱儿都跑到那些老军阀老官僚老他妈不是东西的老东西手里呢！银行要拉这些老东西投资入股存款放款开展大宗盈利业务，就不像平常时的工作那么容易做好，往往要派出非常的人才使用非常的手段方能达到目的。可天底下最缺的偏偏就是请于非常手段之非常人才……”

“你还是吃饭吧，别唠叨这些个，”夫人催他说。“什么非常人才非常手段的我也听不懂。我整天儿侍候你们爷儿几个的吃喝拉撒睡，有心看点书报什么的长进长进吧，却一点空闲时间也难找，唉……”

“又叹个什么气儿呀。我就不中意妄自菲薄的人。”周作民深情地看着夫人说。“非常你都不懂呀，不同一般就叫非常呗。我方才说的就是用非常手段才能把那些有钱的是东西不是东西的新家伙老家伙的钱弄到咱银行金库里来，供咱金城运用，懂了吧？”

“什么叫非常手段？哪些个手段才算得上非常手段？”

“哪里能够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只有非常的人才在遇到常人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想得出来，才懂得使用。这么说吧，咱银行想拉某大官儿入大股或者存大款儿，而某大官儿横竖不乐意，谁去游说动员请求都不管事儿，而派小妹去了就行，事情就办得完美，漂亮……”

“你说她，马瑜萍她能行？”夫人惊奇地瞪着大眼睛满脸疑惑地看着周作民。“她就是非常人才？她会使用非常手段？”

周作民拈须颌首。

“大官儿们老东西们听她的？我不懂，也不信。”夫人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儿。“太不可思议啦，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弱女子会什么……”

“妙就妙在她二十三四岁，要是年纪太大倒……”

“我的天呀，那些老东西不大多都是尸居余气行将就木的棺材瓢子么，还……”

“老东西才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才不是东西哩！有道是‘猫老春心在，春心全靠金钱养’么！因此，年轻姑娘求他们办事就特别容易答应，总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你缺德！”夫人的神色严厉得可怕。“周作民，你我夫妻十多年啦，真没看出你这么坏。什么时候你变得为了金钱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啦？咬！你……你怎么可以让她去办那种丧尽天良的龌龊勾当？！”

“夫人息怒，夫人……”

夫人打断了周作民的话，气咻咻地说：“我没法儿不怒！我可告诉你：不许这样糟践她！她心目中的男人只有你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周作民态度安祥地打着手势。“不要紧的，你一百个放心，不要……”

“还不要紧，你……”

“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她机灵得很。你想嘛，倪督军倪嗣冲堪称猎艳

老手老好巨滑吧，当年小妹还是无依无靠一孤女，倪嗣冲都未占到她半点便宜咧，现在还有什么老东西能占到她的便宜？现在她……”

“你别说得那么肯定，她现在还不是孤女一个，依靠在哪儿？”

“在这儿呀！”周作民指着自己的鼻尖儿十分自信地说。“本总经理难道还没能力庇护一位弱女子么！”

“这么有把握？你天天跟着她？她脑子里想的什么你全知道？”

“你不是说她心目中的男人只有我一个么。在这个事情上她很稳当极严谨的。你我她同住在这屋顶之下都好几年啦，难道对她这一点还不了解！而且，而且，我给她交待过，非做那事儿便办不成的事儿就坚决放弃不办。”

“天知道你怎么想的，”夫人长叹着忧心忡忡地说。“让个女孩子家去干这抛头露面的事儿，太为难她啦……金钱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五·四’运动都过这么久了，你还这么封建。女人就不能抛头露面啦，男女平等是怎么说的？再说这项工作的本身没有什么不体面，这工作也有个名儿叫公关，在外国早有许多优秀的女性从事这一职业。既然是体面的工作就谁都可以做。至于为难了她，我却不那么认为。她交际才能很突出，很适合做这工作。金城创办只几年，资本就从五十万元发展到五百万元，光是分支机构就增设了七八个，还创办了投资二百万元集运输储藏销售为一体的通成公司……我们的业务为什么发展得这么顺利这么迅速？原因固然很多，比如说时机不错等等，但最重要的只有两条，一是联络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二是选拔聘请好人才。关系好开始体现在股东的组成上。发起初，我们的股东大多是财力雄厚权力强大的军政要员。由他们出面，联络，人们便踊跃与我们来往。来往的人一多，信誉自然就有，有信誉，再配以得当的方法，各方面的关系就会愈联系愈广泛愈搞愈好。关系好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尽的。比如我有许多朋友在交通银行任职，我与这家银行的关系就比较深，这家银行就大力支持了我，这个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家银行在我创办金城之初，除了头寸通融，有了好的有利的业务也分给我们去做。例如政府发给各地的军饷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交通银行汇出，汇水很大，每千元至少也有三元。交通银行就分出一部分给我们办。最叫我高兴的是1917年政府以交通银行的名义向日本借款两千万日元。按协议规定，这笔款项应全部由上海交通银行收取，但交通银行却把五十万元转给上海金城银行收取，再由上海金城银行陆续向北京天津等地汇出。这样，金城不但能在折合汇兑中得到好处，在头寸运用上也得到了不少方便。

“再讲罗致人才，也是注重其社会关系及其活动能量的。例如金城创办之初聘用了吴延清做稽核长，不仅仅因为他是金融业务的行家里手，还是交通银行天津分库的主任。因为我们聘了他，他的分库就不设在天津交通银行而设在金城银行天津总行了。交通银行代表国库，来往款项极多，经常一调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而这些款子根本不入交通银行天津分库收藏，只由着咱金城银行运用。又如我们选举了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出任金城银行董事……”

“不是说那位吴厂长不乐意在金城任职吗？”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不错，这的确是吴鼎昌的初衷，他还在不少的场合和一定的范围反复说过这个意思。后来，我反复考虑，还是选他，让他到前台来比他留在幕后对咱金城更为有利。因为他在幕后没有直接责任，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推托。给他套上个头衔就不一样了，等于给他套了一副负重之轭。

逼得他不能不干，而且还得干得尽心竭力……至于他先前说过的造币厂厂长不在私营银行任职是为了避嫌一类的话，听起来虽然有其道理。但在当今社会里，现实总是老实人吃亏，遵纪守法的便是笨蛋，谁还顾忌那么些！壮着胆子干就是了。有两句话说得很在理儿哩，第一句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第二句叫‘胆小一事无成，胆大天下去得’。所以，我们就给这位吴厂长吴董事壮胆，我们就直接购买生银，再利用交通银行和天津造币厂委托金城银行在天津、上海等地购买生银等名义把购买的生银让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币。能让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币的私营银行金城是全国仅此一户天下第一家！这里的奥秘就因为造币厂厂长是咱金城银行董事会的董事……

“这些，都是用人用对了以后带来的方便和好处。

“我们金城打算到庆祝创办十年的时候成立十二到十五甚至十八个分支机构，资本要增加到八百万至一千万元，净利至少要达到一千万元，力争一千一百万元以上，存款要增加七至八倍，放款要增加六至七倍……

“如此宏伟计划不用人才不行。我最欣赏上海银行家陈光甫的话：‘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

“所以，像马瑜萍这样的人才，必须广泛地物色，尽可能多多地选拔罗致进来，悉心栽培，尔后大胆重用，充分依靠。”

“重用，依靠，哼，说得好听！”夫人何如珍看着丈夫冷笑。“一个年轻姑娘就这么让你‘重用’‘依靠’就完了么？人家的大好青春呢？”

周作民无言以对，唯连声叹气。

“叹气管屁用呀，你是有脊梁有肩膀的男子汉么？说话呀！”

“你……”

“你不吱声儿我替你作决定好啦。”周夫人郑重地说。“你娶她！”

“你……”

“你你什么？我不在乎。”

“不，不不！我不能对不起你！”周作民断然地说。“我不是那种人，我决不做那种人！你怎么可以把我当成……”

“她太可怜啦……你不能这样对待她，这样对待她太不公平！”她神色庄重地看着丈夫。“说句良心话，你第一次说要把她接到家来我就不高兴，打心眼儿里不乐意，只是觉得你既然决定了我反对也没什么意思，总得维护你一家之主的尊严啊，才勉强表示同意。后来，你真的把她接回家来了，我就真的生了气，尽管在这之前我一百次一千次地叮咛过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可事到临头还是很生气，心想，这算个什么呢？不是明摆着来取我而代之的么。我恨你更恨她。恨她迷住了你，勾了你的魂。我虽然表面上没流露出来，但心里恨极了你们。表面上有说有笑是顾及你的面子。但是现在，与她相处了几年之后的现在，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不但彻底了解了她的身世她的心志她的为人，而且逐渐喜欢上她了。又见她这么听你的话儿，那么有志气用功学习，对我又那么尊重，在生活上像同胞小妹一般照顾我帮我做事儿。特别是我确信你们俩是清白的以后，我便对你对她都有了深深的敬意，并从心里感到歉疚，不该当初恨你们。真的，我敬重你的品格，感激你对我的忠贞。我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当今世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有钱有地位有虚名的男人哪个不三妻四妾的？有了三妻四妾还不知足，还馋猫儿一般地偷鸡摸狗嫖娼宿妓哩。而你呢，事业有成，名利不缺，声望日隆，却忠于发妻。像你这样的人，我

深信，全北京城也找不出几个。我不能不满足不骄傲！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是保住所谓名节了，对我无愧于忠贞了，我也可以满足了骄傲了自豪了，可把她毁了呀。她可是个难得的才貌俱佳好女子呀，把这样好的女子毁了可是罪过啊。你是知道的，她立誓非你不嫁。我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她能帮助你成就事业，而我却不行，我除了帮你理家，为你生儿育女抚养子女便无他能……”

“你胡说些什么呀……”

“不，你听我说完。既然她这么爱你，在事业上又能帮你，为了你的前程更远大事业更辉煌，你不妨娶了她。不，你应该娶她！……”

“你不要没完没了的胡说了好不好！”周作民烦躁地吼了一声，叹着气说：“我准备送她出国留学，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就差怎么说服她的办法没有想好。我想，她的生活环境改变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知识结构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那样，她的眼界就会开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会有所改进的。到了那阵儿，她也许就会放弃原先的立誓了。……”

“你说的这些个有无道理我现在一概听不进去。”夫人摇着脑袋说，“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的。为了事业改变婚姻关系的事例古今中外都有。远的不说，就说眼前的，孙中山为什么与原配离婚和宋庆龄结合？他的原配夫人不贤慧么？不是的。他的原配夫人与他感情不和么？不是的。孙中山此举只有一条理由：为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宋庆龄恰恰能够帮助他！我左顾右盼，思前想后，也琢磨明白了，我和你的夫妻感情是普天下最好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应该计较，你也可以不跟我离婚，但我劝你娶她。至于对外张罗与否也由你决定。如果觉得往外张罗不好听不好看，你知我知她知也可以……”

周作民忽然把食指竖到嘴边：“嘘——她来了。此事到此为止吧，以后不许再提啦。”

“啊哟，都凉了，热热再吃吧。”夫人叹着气把点心牛奶一并放入托盘端进了厨房。

马瑜萍推门进来：“总经理还未用早点么？都什么时候啦？”她看了一眼怀表，嘟囔道。“平时这会儿你都在办公室处理了不少公务了。”

“你嫂子要我等你一块吃的么。”周作民谐谑道。“我在家得听她的，出门呢又得听你的，我都快成你们二位的听差啦。”

“这么说话不怕折煞小妹的阳寿呀。”马瑜萍苦笑着说。“对不起，我起床晚了。你要的大股东名单，我昨晚列了两份，一份以官衔儿大小为序，另一份以投资的数目多寡为序。到目前为止，金城一直保持着在全国银行中大官儿存款最多的纪录。现在就给您拿来还是……”

“呆会儿拿到客厅去。请坐下等着吃早饭吧。”周作民看看表说。“过一阵儿，范旭东先生要来谈贷款的事儿，你在旁边听听，范先生可是个很有作为的很了不起的人物，末了陪我去拜访黄鄂黄先生。”

“黄先生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对吧？”

“对头。”

范旭东即兴为他写下一副对联，他看罢当即揉作一团儿扔进废纸篓中……”范旭东退去，他又把对联找出摊开，抚平，拼凑复原，反复诵读，细细品味儿……

周作民夫妇和马瑜萍吃罢早餐。何如珍把碗碟收进厨房，马瑜萍取来股东名单，周作民已在客厅等着了。

俄顷，范旭东来了。

周作民放下股东名单至迎门外握见。

范旭东朗声说道：“你1917年创办金城银行，我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创业虽早你三年，但你已有了辉煌的建树，我却还在泥淖之中挣扎而难得脱身。唉，差距偌大，天欺我乎？人欺我乎？时乎？命乎？”

“何必悲观借此？”

“看我音容笑貌哪有悲观模样？”范旭东神情开朗地说，“有你这位大财主做后盾我有悲观的必要么？”

周作民笑道：“那你方才叹什么气？何苦来哉？”

“普天之下，生灵无数，能够有幸听到旭东叹气者唯雅新（周作民原名）兄也，旭东愿对之叹气者亦唯雅新兄也。”

“叹气于事何补？哪有开门见山来得痛快！请速示尊意，困难何在？要款几多？”

“自古以来都是求人者心急借债者谦卑，唯雅新与旭东易其位而处之。而且，还怪乎哉不怪也，诚为奇事！”范旭东接过马瑜萍递过的茶水，一饮半盅，饮罢，哈哈大笑，声震屋宇，愉悦四方。

未几，范旭东把茶盅放下，瞥见那股东名单，抓起观看有顷，便饶有兴趣地读着：

“徐世昌、黎元洪，天呀，都是大总统级的人物！梁士诒、熊希龄……徐树铮、鲍贵卿……顶小顶小的也是总长督军总司令。作民兄，有你的！”

他把名单掷下，走至案前，展开宣纸，抄起狼毫，沉吟俄尔，一挥而就。略作观览之后，便双手捧起，作恭敬呈递状：

“恳请老同学晒纳。”

周作民接过一看，原是一副对联：

赠作民兄

这总那总归君总倚君奇才戏金融

此长彼长入兄掌赖兄金城财源长

弟旭东敬上

××年××月××日

“范公，你要把我放在炉子上烤呀。”周作民笑着把宣纸当中一叠，“嗤”的撕成两半儿，然后往回一抓，揉作一个纸团儿。“兄之捷才令弟钦佩，不愧为大文豪大政治家范仲淹之后裔，其豪气，其文风，一脉相承，众生仰慕。不过用在此时，却纯属浪费天才。倘是戏谑一番倒也轻松有趣儿，不伤大雅。”

他把纸团儿托于掌心，举至眼前：“可这出自大手笔之墨宝倘若落入小人之手，或被张扬出去传入高层或极峰耳朵，您范公或许罪有可恕免于死，作民我却难逃砍头之祸。到了那个时候，剩得两家父老妻小。想您范公孤单一人也无术分身为稻粮谋。”说着，右手一扬，纸团儿被扔入废纸篓中。

“休得危言耸听，哪有这般严重。当今中国，天下纷争，权贵们都忙着逐鹿问鼎哩，谁得闲暇吹毛求疵，问罪于旭东之雕虫小技！”

“中国的文字狱可是渊远流长，常演不衰的啊。”

“这个课题交给文史专家吧，”范旭东端起茶盅一饮而尽。“借你现洋

八十万，工厂揭不开锅啦。”

行。

“请赐手谕。”范旭东站起身来，风风火火的神态立即呈现在他的表情中，与数秒钟以前判若两人。“我还有一桩急事得马上往丰泽园赶。”

“我以为您已闲得无聊才有那般雅兴搬弄酸词儿寒碜我呢……”周作民嘲讽地说着迅速展纸提笔，迅速写着纸条儿，或许受着对方的情绪感染吧，说话写字儿均在快节奏中瞬息完成。“请您拿着它回天津找阮寿岩经理。”话音未落，纸条儿已递入范旭东手中。

“十分感激，告辞，”范旭东转眼消失在院门之外。

送走范旭东，周作民对马瑜萍说：“把有关资料和礼物准备好，过会儿陪我去看黄郛。”

马瑜萍领命而去。

周作民返回客厅把纸团儿从废字纸篓中拣出，摊开，抚平，拼凑复原，反复诵读，细细品味儿……

“待我的金城办到十年或者十五年，发展到一千万以上的资本，办上百十个企业，”他想。“我在‘朝里’的人事关系，资历和声誉……若论品德魄力学识才干，早就够了总它若干个‘总’，‘掌’它若干个‘长’的资格啦，眼下所缺的只有所谓‘声望’。‘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周公瑾的话太对了！”

“旭东兄，作民借您的吉言！……”

马瑜萍推门欲进，忽见周作民那般神态，立知其意，惟恐自己鲁莽而进会使其难堪，忙轻轻掩门。稍顷，佯作方至状，敲门。

“敲什么门嘛。”他见是她，不由埋怨。“要进要出，我何时约束过你！请你给我续些茶水来。”

他无意回避，她更显乖觉，将对联轻读一遍，说：“怪不得方才二位有那般神采那般兴致，写得真是好呵！我也想着要捡的，送我如何？”

他顺水推舟：“知道你喜欢才替你捡的么。用不了多久，咱们小妹也是名副其实的才女喽。”

“待范先生再来，我便请他写成大字儿条幅，拿到荣宝斋用品上品绫子裱褙妥贴珍藏。”

“那不行！这两句话只许你知我知谁也不让知！”“待到让世人察知之时，您周总经理就是中国数得着的能流芳千古的大人物啦。”

“这么说你也希望我成为大人物喽！”

“那当然啦，我敢说在‘真诚希望’的人群中，我能排在第一，和大姐并列第一。”

周作民又怕她伤感，连忙将话题岔开：“你觉得范先生这个人如何？”

“了不起啊。他到来之前你不是还说他了不起的么。”

“是呀，要不我怎么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呢。将来，人们撰写中国工业史必不会忘记他，而且会把他写在最最光辉的篇章里。”

“可惜我对他知之甚少。他一定有不少叫人仰慕的东西吧？”

“该走了。路上有不少时间哩，慢慢告诉你好啦。我们去见黄郛先生，你替我想到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倒有三言两语的。但我对黄先生几乎谈不上了解，怕给您出错了主意，那可不得了。”

“不会的不会的，我这么聪明的小妹出的主意怎么会错呢。上回你出主意让我找黄鄂先生介绍与冯玉祥将军认识，并在冯将军的队伍里办储蓄存款，不是十分的好么，事情办得多么的成功！不但冯将军高兴，他的士兵高兴，我们也高兴啊。在这件事情上，咱们金城算得上名利双收了的。”“那个建议是我看到您对冯将军提倡全军勤俭节约运动极感兴趣儿，又记起您在别的银行都没注意办理小储蓄业务的1919年，就主张印小册子和传单到公园戏院等地广泛散发宣传，把小储蓄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往事，才突然想到的。”

“连我都未料到，冯将军对这件事儿会重视到这般程度，竟然通令全军办储蓄，只一两个月，就在冯将军部吸收了五十五万多元存款……”

“我想，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收获是您与冯将军交上了朋友。我听到不少人说，冯将军逢人就说您有才干，对您评价很高哩，据讲，这位冯将军从不轻易说别人好话的。”

“这位冯将军确有倪嗣冲徐树铮他们所不备的品格，是一位可以交往的厚道人。这回见到黄鄂黄先生……”

马瑜萍忽然笑道：“您看咱俩都胡涂了，昨晚我曾提醒您几个谈话要点不可以忘的，结果您还是记不起来，好在我都替您写在小本儿上了，您只要一翻就能想起的。”

“说过的我不会忘。我问你有无新的。一夜过去，就凭小妹的聪明脑袋，说不定又有绝妙主意。”

“即使有现在也不说，”马瑜萍玩笑道。“我现在想听您说范胆东先生，待到快到黄鄂先生府上了我再把好主意告诉您。”

“好哇，还有条件的，好吧，为了交换你的好主意，我就跟你介绍范旭东。”周作民笑了笑，说。“范先生原名范源让，字明俊。与我同庚，都是1883年出生。他是湖南湘阴县人，世代书香，其祖父父亲都是手不释卷的饱学之士，清廉官员。远祖是大名鼎鼎的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范仲淹。他十三岁就和考中了秀才的哥哥范源濂双双成了清朝末代维新派首领谭嗣同、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范源濂后来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次长，不久任教育总长。旭东先生不但门第高贵，经历也传奇，业绩也彪炳，品德也高尚。

“可惜我不得余暇，不然，为他撰写一本传记，准有大批读者，而且能够启迪人生……”

马瑜萍从周作民的讲述中略知范旭东的生平。

范旭东在维新失败后与其兄追随梁启超逃亡日本。赴日后更名锐，改字旭东。公元1900年入东京清华学堂学日语。公元1905年毕业于和哥中学，同年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堂，公元1908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学习应用化学。他和周作民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范旭东于公元1912年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秘书。公元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几年间就结束了中华民众食用含有泥土和海藻等有毒物质的粗盐的历史。

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突出贡献赢得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钦佩和赞赏。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在他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曾亲自为他引笔作账。公元1917年，他创办永利制碱厂。不久，在天津塘沽盖起了高度为华北建筑物之最高的制碱大楼。集合并造就了一大批包括大化学家侯德榜在内的精英人才。几年间就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制碱方法。生产出与外货并驾齐驱的优质产品，为中国

开创了被称为工业之本的碱的制造业。“可是，”马瑜萍沉思着说。“我听不少人说，支持范先生，咱们金城吃亏事小，还冒着极大的风险哩。”

“是呀。”周作民沉吟着说。“古人说得多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旭东乃脱俗超群之大才，平庸的俗人没法儿理解他。他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刚刚有点基础困境远远没有摆脱，就创办永利制碱厂，何等的艰难啊，既缺人才又缺资金，能想的办法他都想了个遍，终于把永利制碱厂办到了初具规模的程度。至此他又不安分了，又来找我商谈创办硫酸铵厂，这是需要非凡的胆魄和胸怀的！知道硫酸铵是什么吗？就是农用化肥硫酸铵。中国乃农业大国，每年为进口化肥要花去巨额外汇，更重要的是制造硫酸铵的工艺和制造炸药仅有一步之差。我们如果能够生产硫酸铵，对于国力增加的作用无疑是极大的。无论是创办‘久大’还是创办‘永利’，还是创办硫酸铵厂，都是关系到民族强大国家昌盛的大事，都是需要大量投资的，都是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的！这样的大事，只有国家的栋梁人物才有可能去想，才有可能有此胆识和魄力敢于为之操持。中华民族为何贫困落后屡遭洋人欺负？就因为缺少范先生这样的人才。我既然理解了他就应该支持他。人只要具备某种能力就应该多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我发过誓，只要金城银行不破产，我就坚定不移地支持范旭东，力排众议始终如一地支持范旭东。”

“您做得对，您也是国之栋梁！您与范旭东先生的友谊和齐心协力地为民族富强国家昌盛做贡献，必被传为佳话，激励来者，流芳后世！”

周作民慨叹着说：“若干年后，如果有人觉得我周作民算个人物，想为我写点什么的话，最值得记载的恐怕就是我和范旭东先生的友谊啦。作为银行家，我要想方设法使金城银行获得最大利润。为达此目的，免不了耍点手腕，来点儿滑头。但我与范旭东来往绝对不耍手腕，绝对不来滑头。我知道，他干的是实实在在为民族富强为国家昌盛的大事，我就实实在在地诚心竭力地支持他。赚钱为了什么？为一己私利？那是燕雀之志，太没意思。古人说得好，‘大厦千间夜卧七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赚了大钱儿就该做大事儿，为了做大事儿才去赚大钱儿。旭东是做大事儿的人，我赚来大钱儿就该让他花！他能把钱儿花到点子上花到最有用的地方么，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旭东的事业现在就很辉煌了，但还很艰难，还不能说是最后的成功。一旦成了大功，就大利于国，大利于民。当然，对我金城也必有大利。范旭东事业成功的本身就是对金城的最好宣传么！国人哪个不知谁个不晓旭东的事业与金城银行与周作民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银行无私援助工业企业使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范例！”

“这声誉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

“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和单个的人一样，有了利必欲求名必欲留名。求名是为了往大里发展，留名是为了昭示后世。金城创办成功了盈利了，也要求名留名！我支持范旭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金城求名留名的一种形式，就算范旭东的事业最后失败，金城银行的放款和投资统统无法收回，我也不后悔！”

“功我罪我，一概留予后人评说。”

第八章

绑票风波

自从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他就发愤拼搏，积赚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长财政。苦熬十年之后，财政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可他却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那奉军小头目把他押上汽车时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满怀敬意地对他说：“周总经理，您是一位非凡人物！”少帅张学良听说周作民被捕是奉军部队所为，十分恼火地骂道：“胡闹！”他被绑票获释后，友人劝他坚决不让军阀再敲竹杠，他却朗声笑道：“我从刺刀尖儿上读到了一个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企业创造的利润必须分拨出一部分来用以打磨刺刀。”1926年，国民革命军将向上海南京进军时，他和江浙金融巨头们筹集巨款西去武汉劳军，蒋介石从此知道了周作民。他跟酒友们讲完笑话后郑重其事地说：“我反复分析过了……将来坐天下的很可能就是蒋介石。”

自从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他就发愤拼搏，积赚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长财政。苦熬十年之后，财政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可他却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

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眼睛一直浏览着窗外，可窗外的一切景物他却视而不见。他的心里想行务。从武汉分行想到上海分行想到蚌埠分行想到天津总行……

他南下视察已达三个礼拜，总经理处一定积下了不少公务。

按照金城银行的组织章程，总经理下可设协理一至二人协助处理日常事务。但周作民从来不设助手，而且打算永远不设。

周作民想，凭我的组织才能，驾驭部属的方法和领导企业的谋略，以及在创办金城银行的过程中赢得的声望，慢说几百万资本，分支机构才十几个、职员不过三百来人的银行，即使日后发展到数千万元资本，分支机构遍全国乃至国外，职员逾万，我也能运筹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设协理做什么，有个文秘科之类的机构弄几个秘书和科员文书管理档案资料印信等物和处理日常杂务就足够。设了协理一旦协调不谐互不理解弄出误会甚至萌生恩怨反倒不美，也不利于大权独揽周作民想到总经理处自然想到马瑜萍。

离京时，夫人何如珍劝他带上马瑜萍。说正好趁着旅途闲暇找个好机会规劝动员马瑜萍出国留学。周作民也想带上马瑜萍。她不仅能给他应付杂事还能给他出谋划策当高参。她已经成长为谙熟金融业务精通文秘专业的优秀人才、高级谋士。有她在身边，周作民能省不少心。

当时，马瑜萍也做好了南去准备。只是听说周作民北归时要在蚌埠停留，她才取消此行的计划，蚌埠会使她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和数不清的辛酸耻辱，她发誓永远不回安徽，安徽除了给她悲伤没有任何人和事要她牵挂了。

列车咣当一震之后慢慢减速，停住。

这时，周作民才听清一直高谈阔论着的邻座的声音。

“这回的北京政变搞得够利索的……”

“你别看冯玉祥土，还真有两下子，胆子也够大，噉哩咔嚓，三下五除

二……”

“武夫嘛，成天舞刀弄枪的，哪个没有那点儿本事那点儿胆，何况老冯是老牌军阀呢。”

“嘘——莫谈国事……快到北京啦……噢，下一站就是啦。当心呐，当心警察直接把你们从车站请到号子里去，老婆送饭都找不着地方呢，何况老婆还不知道亲爱的夫君已经进去了呢……”

“听说黄郛代理了内阁总理啦，好家伙哇。”

“代理内阁总理还不算完，还要摄行总统职权呢。”

“政变那玩艺儿弄不好就掉脑袋，风险多大呀！今儿个成功了，黄郛他还会客气么……”

北京政变，周作民路过山东就听说。但关于黄郛的消息却一无所知。

黄郛，长周作民三岁，1880年生，浙江绍兴人，原名绍麟，字膺白。1904年考入浙江备武学堂，不久被选派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结识张群、蒋介石，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在此期间，与周作民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周作民回国那年，他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的下属团长。曾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接着去美国。1915年回国在上海参与策划浙江反袁军事。1921年出任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3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

周作民和黄郛先后迁居北京。

周作民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郛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两家近在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金城银行的创办和发展都得到过黄郛的许多支持。周作民曾找他疏通不少关系，他也曾给周作民介绍过许多军政要员。这回北京政变的主帅冯玉祥就是黄郛介绍周作民认识的。

周作民这回南下在上海逗留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和张群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正想着回到北京后抽时间去给黄郛通报呢，谁知黄郛却在北京爆出了偌大新闻！

周作民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留日同学会有如此举措。

他恨不得一步跨进北京看过究竟。政局这么一乱，对我的金城不该有致命打击吧？黄郛在一夜之间，猛地上了极峰位置，他行吗？中国这个烂摊子……这都是周作民最为关心的热点。

西城绒线胡同西口。周作民家。

夫人何如珍正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回家。电话铃声持续响了将近一个上午了。她早已觉得招架不住。

马瑜萍熬夜自学英文，早晨起晚了。

何如珍见面就问：“你看报没有？”

马瑜萍好生奇怪，以往周夫人只关心她的饮食与健康，从不过问她看书读报之事。

周夫人递过当天报纸。

马瑜萍随手展开，一行醒目的大字儿映入眼帘：

“财政总长周作民。”

“总经理当财长啦！”马瑜萍惊喜地叫出声儿来。

“就那报上的几个字儿，便使得咱们家的电话不断。”何如珍的话音未

落，电话铃声又响。

“你瞧瞧，都是作民的朋友打来的，又是询问又是祝贺的，我受不了这个热闹……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家，不懂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要是说错了岂不让人笑话！他也该回来啦，他不是说过就这几天到家的么。他临走时是这么说的吧小妹？”

“是的是的。”马瑜萍回答道。“您赶紧接电话吧。在这个时候来电话的人都很有身分的，怠慢了不好。”

“知道你还不帮忙接。”何如珍不高兴地看着马瑜萍一眼。

“这个忙我帮不了的，我没有资格接受人们的祝贺。”

“鬼精鬼精的东西……”

“叮铃铃……”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马瑜萍有了脱身的借口匆匆离开了客厅。

没多会儿，她领进了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自报家门：黄郛黄总理府秘书朱柏萍。

朱柏萍说他奉黄总理之命来接周财长，请周财长马上起驾。

周夫人说哪里有人去得成！这个时候的周作民不知道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哩。

马瑜萍说我们也在等他呢。

朱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询问，周作民推门进来，给了他们一个“无巧不成书”。

朱秘书看见周作民匆匆归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与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也早就惯熟。

朱秘书不问情由，也不让周作民与夫人言语，就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拉出门去，请上汽车。

在车上，朱秘书只一个劲儿地说他们都在等着您周财长哩，黄总理也特关心的，大乱方定，百端待举，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必须争分夺秒，不可以按部就班云云。

周作民如坠五里雾中，犹听天书一般。待要发问，可朱秘书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哪里插得话上？

汽车停稳，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

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迎国宾一般。

下得车来，周作民愈发惊奇：

财政部自次长以下的司长处长科长等一应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列队两旁，说是热烈欢迎诚挚欢迎新任财政总长到职视事。

周作民懵懵懂懂加入百里雾海，问那黄郛派来的秘书朱柏萍：“不是黄总理召见我么？为什么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

朱秘书怔了半天才不解地问：“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已经发表见报，您还不知道？”

朱秘书盯着周作民的脸看了半晌，见其神色确与以往不同，方知还有缘故，慌忙解释：“我以为黄总理早已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的呢。他告诉我说他安排不出时间让我来送您到财政部上任，谁知……”

“你这个黄郛是怎么搞的嘛……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又不看看如今是怎么一个天下，怎么可以不跟我通个气儿就……”周作民哭笑不得，只在心里叫苦不迭。他把那朱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的队伍对他说：

“偏劳你转靠他们，作民改日拜访。”说罢，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

他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赶快离开这里，送我回家！”

这回轮到朱秘书发懵了：有人说，自从周作民在1915年丢掉财部库藏司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发愤拼搏，积攒业绩资本和政治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长财政。可熬过了长长十年之后的今天，财部的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他却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个中奥秘只有周作民知道。

“这个财政总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时机一旦成熟，管着财政总长的官儿我都能当我要当！”周作民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

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做事成功的至贵经验：一是时机特别重要。二是头炮打响特别重要。金城银行所以能够创办顺利，就是因为时机特别的好，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着中国经济的西洋人相互厮杀得不可开交，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这就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金城所以发展得如此顺利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很响，开门红，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

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虽然迅速，但北方的军阀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的状况不但根本无法好转，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根本无法长期维持，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当官儿只能做‘维持会长’而无法建树政绩，更谈不上打响头一炮！”周作民暗自分析着会心一笑。“别说财政总长，就是总理我也不当。黄郛作为朋友是很不错的，有了机会能想到我，我该感激他。但他这个举动就傻冒儿了，不但不该拉着我一块儿干，他自己也不该干。干下去的结局肯定是狼狈的。一旦名声毁坏，便再无希望可言……”

那奉军小头目把他押上汽车时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满怀敬意地对他说：“周总经理，您是一位非凡人物！”

寅夜三点，酣睡中的周作民被严厉的喝令声唤醒，睁眼开灯一看，不由大惊！

卧室里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个个凶神恶煞一般，雪亮的枪刺几乎逼到他的鼻尖儿。

夫人何如珍吓得全身颤抖。

“绑票的。”周作民的大脑迅速反应着。他深知，事已临头，惊恐无益，便竭力镇静，默察分析：

“这伙武装不像土匪……”与军阀交往十多年的阅历使得他断定眼前的人众确系士兵而非来自黑道的乔装者。

周作民放心多了：不是土匪寻找主谋便不难。

“你们看见了的，室内并无武器，你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我没有能力与你们拼命，也不会与你们拼命，想跑，你们早已围得铁桶一般，我插翅难飞。”他平静地说：“请你们退到外屋，待我穿好衣裳便跟你们走。”

“快点，按他说的办！”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家伙对士兵打了个手势。士兵退去，他却站在门口不动。

周作民给夫人掖掖被子，安慰她说：“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只管好好儿休息，我不会有什事，最多跟他们走一趟就能回来。八成是老总们缺钱儿花啦，我想此事不难……”

“少噜嗦！”那小头目冷笑着咋唬道。“谁稀罕你的破钱儿！你犯法啦，他娘的死到临头还装糊涂。明白地告诉你吧，是我们少帅下令逮捕你。”

周作民再不理他们，不紧不慢地穿戴着，像以往上班之前一般。末了，安慰夫人几句，出了卧室。正要走向大门，却被拦住。只听那小头目恶狠狠的喝令：“把保险柜打开！”

周作民一脸冷笑，一字一板地说：“你们不是不抢钱么？”

“叫你打开你就打开，噜嗦个什么劲儿！”那小头目狂吼着对士兵使个眼色，即刻有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如临大敌般逼到周作民的胸口。

“不许撒野！”周夫人冷不防冲了出来。周作民也甚觉惊奇，不晓得她哪来偌大勇气。她把刺刀拨开，挺身昂首地把丈夫护到身后。

“各位老总，各位老总，请息怒，请息怒！我这就把保险柜打开，这就打开……”周作民担心他们行凶，吃眼前亏不值得，连忙掏出钥匙晃动着，对夫人悄悄耳语：“今儿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儿说不清。你要冷静，冲动毫无用处，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你说什么？”小头目气势汹汹地跨上两步逼视着他。那架式活像个好斗的乌眼鸡。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周作民晃动着保险柜钥匙。“我这就给你们打开，这就给你们打开……”

那小头目抓住他的衣领，不依不饶地逼问：“今儿个非问你个明白不可！你刚才跟那娘们儿说什么？告诉你，咱兄弟个个都是英雄汉，顶天立地，并非偷鸡摸狗之鼠辈小人，别说在这儿，走遍天下也不能让人污辱谩骂！”

周作民意识到那家伙听出了点儿什么，连忙打马虎眼儿：“我跟贱内说，咱们遇到了的各位都是总兵，总兵……总兵就是正规军，正规军是不会胡来的，都很规范……要她冷静地跟着你们学着点儿，也好长见识……”

“这还差不多。”那小头目被人糊弄还自以为是，骄横地喷着响鼻儿。

周作民打开保险柜，扭头出门。

这时，他才看清，房前屋后，院里院外全都站有士兵，个个手握钢枪，如临大敌，数量不下一个排。

他行至花池旁边立住，如早上起床后做晨课一般伸开两臂有节奏地打着舒展。末了，仰视苍穹，做着深呼吸。只见皓月当空，星光点点，夜色宁静而祥和，时有习习春风吹来，更添了春夜的温馨，一个美好的夜晚，一次悲惨的遭遇！

“周总经理，请上车吧。嚟，往这边走。”那小头目大概对“巡视”保险柜的差事甚为惬意，“金钞叫他精神爽，银元涤其坏脾气。”对周作民忽然礼貌起来。

周作民感慨地谑笑道：“常言说得好，‘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时’。今晚却是月明风和，你老弟兵围敝宅，不知比以往的公干从容轻松，还是紧张畏惧呢？倘若能实言相告，我或许能长点见识，也说不定呐。”

那小头目呆呆地盯着他，目光中流溢着惊奇。良久，才满怀敬意地对他

说：“周总经理，您是一位非凡人物！”

“哦！”周作民有意逗他。“这么说来你今晚遇上良机得以与我结识是三生有幸喽，不过，何以见得呢？”

那小头目正色道：“临事不乱，遇变不惊，有泰山崩于前而镇静自若的英雄胆略！换别人，就这阵势，不吓个半死也得尿裤子，我见多哩。而您呢，跟我们去串门儿去作客一般，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害怕’俩字儿。”

周作民暗中叫苦道：“保险柜都让你们给抄了，再‘非凡’又顶何事？再‘英雄’又有何用？退财既已在所难免，怕与不怕都一个毡样，我作甚要现出害怕模样来让你等小觑笑话？再说，除了敲我竹杠，你们又不会把我如何。你们不就是要钱么，要我的命对你们只有百弊而无一利嘛……”

这个底儿，在判明来者身份时周作民就摸着了。

好几天前周作民就有不祥的预感，只是没有料到会来得如此迅速。

那日，金城银行北京分行襄理王宾卿向周作民报告说，有一位奉军的军需官多次来行要求提取直系冯玉祥部的存款。

王宾卿耐心向那军需官陈述理由，再三说明无法满足其要求。

因为，银行对存款者向来没有记载籍贯和职业及供职单位的习惯。在金城银行存款的人成千上万，要查清谁谁谁是直系冯玉祥的部属根本不可能，这是其一。其二，金城银行存款规章规定有为存户保密的责任。其三，即使冯玉祥部存有公款，也是以某人姓名或某堂某记名义开户，也属无法查询之列。

那军需官多次纠缠未得其果，恼羞成怒，话说得十分粗野，不堪入耳。大骂之后还扬言会有所行动，尔后，悻悻而去。

周作民知道，奉系刚刚打败直系进驻北京，正处在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蛮不讲理的时候，碰了这个钉子，必然认为丢了面子，绝不会善罢甘休。因此，金城银行的麻烦已不可避免。

周作民闻报后当即派遣秘书分头搜集奉系主要人物与各方面关系的资料，希图从中找出斡旋转圜的门路。

第三天，在早点餐桌上，马瑜萍向周作民报告说：“奉系将领在北京的社会关系已查得一些眉目了。”

“好哇，说说看。”

马瑜萍翻看着资料说：“现在住在北京跟张作霖关系最密切的有赵尔巽和熊希龄两位。”

周作民高兴地说：“这二位可是大人物呀……”他拿过资料翻着。

赵尔巽年事已高，资历很深，曾是清末的封疆大吏、东北三省总督。正是他把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及其所部收编为朝廷正规军的。收编后，对张作霖十分器重，不停提拔重用，使得张作霖很快执掌了大权。

张作霖也因此而对赵尔巽感恩戴德，敬重有加。

熊希龄，是在出任过热河都统期间与张作霖结下友谊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波折折无数次，关系融洽依旧。

“还有一位叫陈国栋的，一位叫杨毓珣的，也可以跟奉系的要员说得上话。”马瑜萍补充说。

“这些关系我也有过耳闻，只是没有这么详细。”周作民沉吟着说。“还是个时间和机会问题。其实呢，我早就有心利用这些关系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接近和交往了，只是抽不出专门的时间来，他们又不常到关内，便未得

认识。我想，只要见过面，朋友总是可以交上的。他张氏父子总不该是两个怪物吧。”

马瑜萍建议说：“先找熊希龄吧，凭您的面子，熊希龄啥事能不给办。大姐和熊夫人也常常来往。可惜眼下的事情太急了点儿，要不然大姐给熊夫人递个话都行的。”

周作民想了想说：“熊希龄那边不会有问题，怕只怕他跟张作霖的关系不如赵尔巽，可这位赵老先生……临时抱佛脚怕是不灵……这件事怕是不便找他啦。”

“哎，您忘了上回拜访吴鼎昌时，吴鼎昌说过的那些话了么？”马瑜萍兴奋地一击掌。“吴先生说他跟赵尔巽的关系很深呢。要不就去找吴先生……”

何如珍也高兴地插话道：“我曾听表兄谈荔孙说过，他跟赵尔巽也有过来往。现在表兄正好在北京，何不请他和吴先生一块去找赵尔巽。只要把赵老先生搬动了，到奉军那里疏通缓颊的事就算办妥啦。”

“好，就这么办。”周作民说。“今天，各分行经理都到了北京，我要主持会议。开这个会的目的是听取各分行的工作汇报，给他们布置任务，同时研讨扩大业务的方法和途径。我无法分身。我明天上午就去落实这件事儿。请二位帮我记着，明天吃早点时提醒我一声儿。”

殊不知，“明天”周作民尚在酣睡之中，刺刀尖儿便逼到了他的鼻尖儿跟前。

少帅张学良听说周作民被捕是奉系部队所为，十分恼火地骂道：“胡闹！”

那夜，奉军的一伙士兵在一个小头目的率领下包围了周作民住处后翻墙入宅。

马瑜萍被惊醒。她正要大喊“有贼”给周作民夫妇示警。可往外一看，满院子都走动着手，知道来者并非一般以盗窃财物为目的的小伙蠢贼。

接着，周作民夫妇卧室的灯亮，又听人的说话声音传来，马瑜萍便打消了叫喊的念头。她见来者甚众，担心喊声会引鬼入屋，招致强盗施暴。

马瑜萍用长凳把门抵牢，抄起方凳抓在手里，准备万一贼人破门时与之拼命。

不大工夫，周作民从屋里走了出来，停在院子的花池旁边。

未几，周作民被押上汽车带走。

马瑜萍急忙跑到周作民寝室。

何如珍神色悸惧，不知如何是好。

马瑜萍奔向电话机，边抄话筒边说：“我打电话给警察局报案。”

何如珍机械地点点头。

马瑜萍的电话还未拨通，何如珍突然醒悟般地说：“找警察局怕是没有用。听那些大兵说什么少帅少帅的，少帅就是张学良吧？”

“对，就是他。我也给他们吓糊涂了。”马瑜萍也想起了昨天早上周作民在餐桌旁的谈话。“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快就下毒手……大姐，您千万要镇静，不能慌张，现在全靠您啦，我陪您找人说情去，现在就去。”

“让我想想……”何如珍尚未摆脱恐惧的控制，语无伦次地。“怎么办

才好呢？让我想想……可得想好喽……”

马瑜萍连忙出主意：“大陆银行的总经理谈荔孙不是你们的表兄吗，先给他打电话，请他约上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先生一块去找赵尔巽老先生……”

“对对对，就这么办。”何如珍这才有了主心骨，情绪变得冷静多了。“不管花多少钱，要他们务必请到赵老先生跟张作霖说情……只是，张作霖这个时候不在北京呀，麻烦啦，听说这位大帅这些日子一直呆在沈阳，这么大老远的……”

马瑜萍的思维一直十分清醒：“不要紧的，有电报呢，快得很。当务之急是赶紧打电话。”她把话筒递给何如珍。“末了我陪您去熊公馆。”

谈荔孙的电话打通。

谈荔孙一听着急了。简单询问了概况便说了一句“我现在就约吴鼎昌一块去找赵尔巽。”电话挂上。

马瑜萍急如星火地催促何如珍赶快出门。说这个时候时间最为重要，愈往后拖事情将会愈棘手。

何如珍却犹豫起来：“熊先生城里城外都有住房。也不知昨天晚上他住石驸马大街还是出城去住了香山静宜园……这半夜三更的去敲人家的门也不好……”

“现在人都让抓走了还顾虑那么多！”马瑜萍急了。“你担心个什么嘛，凭着周总经理和熊先生的友谊，熊先生不会不管的。熊先生从任财政总长到国务总理期间，一直想着要重用咱们的周总经理，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熊先生出任近畿赈灾督办后为发展慈幼教育才创办香山慈幼园、才把家搬到那里的静宜园的。有一回，我听他亲口许诺说要送给周总经理一块地皮，让周总经理盖一幢别墅呢。具体位置都选定了，说是在香山芙蓉坪，记得当时周总经理开玩笑说：‘北京人都叫您“香山王”，我若跟您作了邻居，我不就成了香山“二大王”么。我眼下“小王”都不“王”，“大王”就更不敢当喽，承受不起怕会折福的呢’。您想想，他俩的友谊不是很深很深能说这样的笑话么！放心，为了关系到周总经理生命安危的大事去请求他他不会有二话。何况您跟熊夫人朱其慧又那么知心……”

“好吧，我们去找他们！”

石驸马大街。熊希龄公馆。

熊希龄夫妇听罢何如珍和马瑜萍的诉说很是惊讶，气愤。

熊希龄沉思着没言语。

朱其慧只一个劲儿地劝她俩别着急惊慌，说办法总会想出来的。

不多会儿，熊希龄拿起电话拨动着。只听得他对着话筒说：

“我是熊希龄。这么早就打扰您老人家真不好意思，但此事又非劳动您的大驾不可……对对……他俩正坐在您身边，这太好了。我身边也坐有两位哩，不过不是先生，而是女士……对对，您说得对！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放人，我也是这么认为，先让人自由了再说，这算个什么嘛……是的，很不像话！……对的，我俩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周作民确有犯法行为也应该由法院解决，不能用绑票的方式对待一个银行家。现在的世道虽然不大清平，但也不能就说是天下大乱嘛，他们的做法太出轨啦……对对。按您者说的去做……”

“好，就用我们俩的名义给张作霖发特急电报，对，马上办……”

“我想早膳后劳驾您老人家和我一块去找张学良……”

“对，看张学良态度再商议下一步。总而言之，要让周作民在今明两天之内平安回家。”

上午九时许，石驸马大街熊府通往顺承王府的路上，一辆载着熊希龄和一位耄耋老者的汽车在急驰。

老者就是拂晓时与熊希龄通电话的人，姓赵，名尔巽，字次珊。

“张学良这小王八羔子咋干这等缺德事儿呢！如此做法不但缺德还下作……”赵尔巽一上车就唠叨个没完。“这小子在小的时候倒蛮招人喜欢。他的小名儿叫小六，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见他才这么高，”他两手比划了一下。“我抱过他玩儿，挺乖的。设想到，刚长大就胡来……怪了，还有不少人说他出息得不错……我非当面问问这小子不可……”

熊希龄见有了说话机会，连忙劝道：“次老您别着急，您老犯不上跟小孩子家动气。论辈份，小六子该叫您爷爷，您呢，就当淘气儿包得了。用老爷爷对待淘气儿的小孙子闯祸的法儿对待他小六子好啦，既不呵斥责骂他，也不说要惩戒他，他还不懂事儿呀。哄着吧，哄着他把事儿办了得啦。”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这么想。他想，张学良初生牛犊，血气方刚，如今大权在握，不能随便冲撞冒犯的。他最担心的是赵尔巽倚老卖老，一旦把张学良惹急了，事情就会复杂化。所以，他才出此高招儿：先哄老的，把老的哄好了再利用老的去哄小的。既然哄哄骗骗就能把事情办好，又何必板着面孔认认真真呢！板着面孔难受，认认真真费劲儿。“对对对，还是您的脑子好用，到底是年轻比年老好！老朽老朽，老则必朽，到了要用的时候就楞是想不出好法儿啦。您看您的点子多高明！就依您的高见：哄着他。”熊希龄接着掏出一份文稿指点着对赵尔巽说：“周作民被抓走的消息天一亮就传遍了北京金融界。无论银行银号，全都恐慌一片。许多银行银号已经不敢开门营业，仿如末日到来一般。

“这材料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交通银行的任宏杓、金城银行的王宾卿他们据实整理的，所说事实件是真并无一字掺假。很能说明问题极有说服力的。您老拣个适当的时机交给张学良。您就跟他这么说，少帅，这件事对贵军的形象影响很大哩。贵军长年驻守奉天，如今初到关内。关内人本来就因有排外思想作祟而对贵军不怎么欢迎，而贵军却作出这等事来！倘若处理不当，必然授人以柄，让人攻其一点不得其余，后果很是不良。请少帅深思才是……如此这般，我想，他小六子不能不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不敢不给您老面子。”“只不知谈荔孙、吴鼎昌他们有什么高见。”

“他俩的看法和您差不多。他俩在我家谈了一个小时，我在电话里不是告诉你了么，就是那些内容。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小六子要是不听话，我跟他的老子没个完。真是笑话，像周作民这样的优秀人物怎么可以如此待他！”

说话间，汽车开到了顺承王府。进得院去，刚下汽车就见张学良毕恭毕敬地迎了出来。

“次老早上好！”张学良立正敬礼。“学良接到府上电话就在此恭候啦。这位是……”

“熊希龄。”熊希龄文质彬彬地自报家门。

“啊，熊总理大驾光临，失敬失敬。”张学良连忙敬礼，接着做了个请进的手势。“熊总理大名学良幼时便熟知铭心，只恨无缘拜谒，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他们被迎入客厅就座，敬烟献茶毕，张学良道：“赵老前辈和熊总理二

位大驾光临，不知对学良有何……”

赵尔巽笑眯眯地接过对方的话茬儿：“见教是不是？见教是不敢当的我的少帅。”他见张学良执礼甚恭，气儿已消去一大半儿。又记得熊希龄路上的进言，愈觉自己的身份应该矜持显出长者之风。“我只有一点儿建议，想请你约束好部队，免得影响了奉军在百姓中的威望，于你成就大业不利。有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呢，说大不大，可说小也不小，或许……”他竟然字斟句酌起来。“或许你还不知道哩，正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敢于背着你干事、闯祸，你才需要约束他们么，请你拨冗查一查，最好快些查，愈快愈好……”

“请老前辈明示。”张学良难耐赵尔巽的噜嗦，不得不插进话来。“学良照办就是啦。”

“这就好，这就好，人们说得不错呀，你真是出息得不错咧，嘿嘿……”赵尔巽不禁倚老卖老起来。笑罢，品了口茶，才慢悠悠地往下说：

“有位金融家叫周作民，不晓得少帅知道不知道？”

张学良茫然地摇摇头。

“是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四十出头的年纪，很有才干很有学识很有成就的金融家，金城银行就是他三十四岁时创办的，此人很有前途的啊，活动能力特强，人际关系出奇地好，难得的人才哩。要不是这样，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有熊总理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会说他的好话，为他的事情着急呢。熊先生十几年前当财政总长当国务总理的时候，就很赏识他的品德和才华，总惦记着器重提拔他……”

张学良定好了十点钟主持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可老先生却唠叨个不着边际，让人不得要领，心里未免发急：“老前辈要学良做什么直接说吧。”

“我怕把缘由说不清楚呀，”赵尔巽不高兴别人打断他的说话。此刻，在他的心目中，他就是中心他就是至高无上。至于别人有什么难处，脑子在想什么，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只顾按他的既定思路往下讲：

“那么，谈荔孙，吴鼎昌两位银行家少帅认识吧……”

张学良愈着急，老先生愈唠叨，但他毫无处置办法。正想着打发副官通知军事会议推迟，机要参谋匆匆推门进呈上一份电报：

“大帅来的特急电。”

张学良接过一看，正文前面赫然标有“限即刻到”字样。电文只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儿：

“立即释放周作民。”

读罢电报，张学良才猜得两位来意。可周作民到底儿怎么回事？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赵尔巽说的那一大堆好话里也未见只字提及事情的前因后果。张学良真希望这位老者开门见山说正题儿。看来周作民是极有来头的人物，不然父帅不会发特急电报令他放人，眼前的两位长者也不会这般郑重其事地找上门来。

谁抓走了周作民？与这么重要人物发生冲突我至少也该有所耳闻嘛……万一不是自己部队干的呢……这位赵老爷子一时半会儿又不会说得清楚。张学良只得直接了当地问道：

“赵老前辈、熊先生，如果学良没有猜错，二位是为周作民的事情而来吧？可学良对周作民之事浑然无知，请二位谈谈可好？”

熊希龄察知张学良对赵尔巽的唠叨反感，连忙抢过话来：“是这么回事：今日凌晨三点左右，贵军约有一个排左右的官兵包围了周作民在西城绒线胡

同西口的住宅，搜索了周作民的保险柜以后用汽车把周作民押走了。”

“有这等事？”张学良惊诧地问。

赵尔巽肯定地回答：“恐怕不会有错。抓周作民的士兵说是奉少帅之命……”

“胡闹！”张学良十分气恼地站了起来。

赵尔巽说：“是呀是呀，这确系胡闹！少帅还不知道吧，让他们这么一胡闹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北京的金融界都给吓坏了，百姓们纷纷传说奉军简直是土匪无异……唉，难听的话还多着哩，最为糟糕的是不少银行银号今日都不敢开门营业了，甚至有几位银行家都找地方躲了起来，影响何等的坏啊！”

张学良问：“二位听说是哪个部队干的么？”

“不清楚。”两人同时摇头。

熊希龄补充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人以及任何奉军以外的部队在如今的北京都没有胆量冒充少帅的部队……”

“我明白了，二位放心。”张学良明确而果断地说。“我马上询查，如确系学良所属所为，我保证周作民总经理下午准能平安回家。”说着扭头喊道：“陈副官！”

“有！”一位青年军官跑步进来，敬礼。

“通知下去，看看是哪一部分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抓了起来，要该部队即刻向我报告。”

“是。”

待衔命而去的副官出门后，张学良的脸上便现出了送客的表情。

“谢谢少帅，告辞。”

赵尔巽和熊希龄在张学良的客气声中高兴地上了汽车。

他被绑票获释后，友人劝他坚决不让军阀再敲竹杠，他却朗声笑道：“我从刺刀尖儿上谈到了一个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企业创造的利润必须分拨出一部分来用以打磨刺刀。”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被奉军围宅捕去的当天下午。

时针指向六点，北京前门外西车站京汉铁路食堂宴会厅里，金城银行宴请北京金融界友人和社会名流的宴会开始。

总经理周作民高举杯子给赴宴者敬酒。只见他西装革履春风满面，头发乌光闪亮，一丝不乱，神态雍容尔雅，一派绅士风度。从他的表情中找不出丝毫受过缧绁之苦的痕迹。

赴宴者离座起立，高喊着：“为周总经理恢复自由干杯！”“为周总经理胜利归来干杯！”

周作民激动地环视着大家说：“是误会，是奉军对我的一点小误会，他们请我去面谈清楚就完了。现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很抱歉，让诸位为作民担心了。我现在可以告诉诸位，再不要为此惊慌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从今以后，奉军部队再不会给作民和金融界的朋友为难了。诸位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为我们的平安顺利，为我们的兴旺发达干杯！”

周作民从被奉军押上汽车抓走到恢复自由整整经历了十二个小时。

在失去自由的第十一个小时，周作民被两个持枪的士兵押进一间办公

室。一个军官旁若无人地看着公文，士兵向他报告他连眼皮儿都不抬一抬。两支步枪的刺刀贼光雪亮，只在周作民身后戳着，如临大敌一般。周作民什么也不思想，只等待观察事态的发展。

“放你回去可以。”那军官傲慢地开了腔，声音冷得像北极的冰川。“但必须无条件地透支四十万元作为军用。”周作民心想，这家伙为什么不提冯玉祥部存款的事？莫非自觉理亏不敢启齿？不对，军阀从来没理可讲。他们要是讲理就不会抓我了，多么野蛮的行为！要不就是朋友们找了张学良甚至张作霖？八成是的。不，应该说是十成是的，是马瑜萍和何如珍她们在我抓走后告诉了朋友们，让朋友们去找张氏父子的……搞不好张氏父子已经把他们臭骂了一顿也说不定。可是，他们竟敢敲榨四十万元……胆也太大了心也太黑了！……噢，噢噢，军阀嘛，干的就是杀人抢劫的营生，胆不大心不黑怎么能行！四十万元，在平民百姓眼里是天文数字！可在军阀眼里也就算不了什么啦……敲榨四十万元莫不是为撑面子故作威风之举？像在街上斗殴斗败了的小无赖，边逃跑还边叫嚷着“你等着，你等着啊，我回家叫二哥去”一般？

“不妨试探他一下。”周作民想着，也故作傲慢状，看也不看那军官问：“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军官暗自一惊：周作民果真了得！难怪把他抓起来不过半日，就把少帅和大帅都给惊动了。

张氏父子不是一般人物所能搬得动的。

军官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那掩上的公文。

那公文就是少帅府下达的释放周作民的命令。

军官心想，得把姓周的唬一下，不然他就更加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啦。反正帅府的命令没说要礼待他嘛。

军官拿定主意，便把脸一沉，阴冷地说：“那你就在这儿呆下去，而且你的生命安全没人能为你保证。知道么？饿急了了的士兵认不得客气二字。”

周作民看看军官的军阶和长相及表情举止，断定他至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便冷笑着说：“您不觉得这种威胁愚蠢了点儿么？”

“军人的辞典里没有威胁二字，用刺刀尖儿说话是我们最娴熟最喜欢的方式。”军官横下心来一不做二不休，硬撑着说。“的确，血肉之躯不如刺刀坚硬。祝贺您啦先生，刺刀胜利啦！”

周作民心想，跟他斗嘴也徒劳无益，还是恢复自由再说吧，现在的处境对己不利。他们是顽石，我不过鸡蛋而已，好汉不吃眼前亏么。

“我也祝贺您，您恢复自由啦，请吧。”军官找到下台阶梯，连忙微笑着打了个颇有礼貌的手势。

“电话借我一用。”周作民目不斜视地走向电话机。他的动作告诉那些武夫，他说那话并不需要征得谁的同意，不过是为说话而说话而已。

“我看不必了吧，”那军官微笑着说。“我已经通知府上，而且，送您的车已经派好恭候门外。”

“我有公事，必须立刻就办的。”周作民已经拿起话筒并且拨通：“汉卿吗？”

那军官闻此问话，慌得叭的一个立正，半晌才缓过神儿来惊疑地偷觑周作民。

……这个周作民跟少帅什么关系？……这下可捅了大漏子啦……弄不好

吃饭的家伙都得搬家……怪不得老师少帅一块下令释放他……这姓周的也真他妈沉得住气儿，抓到他都整整一个大白天了，丁点儿风儿都不透……真是大人物的城府呀……

周作民洞悉军官的心态，故意提高声音，异常亲切地说：“我是作民呀，请汉卿听电话……汉卿吗？您好哇……谢谢，我已恢复自由啦，不要紧的，误会嘛……这个，以后再说好吗？我现在就有一件事麻烦您的，请您马上帮我办好，派人替我准备一个宴会，规模要大一些，档次要高些几个……宴请的对象是北京金融界的朋友和社会贤达……对，今天晚上，最好六点……就定六点吧……对的，发帖怕是来不及啦，电话邀请吧……嗯，来一回特别的……不要客气，好，让您费心啦。”

周作民挂上电话转过身来，矜持地对那军官一笑：“不要太紧张喽，我这个电话不是打给你们少帅的，是打给我们金城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的。碰巧啦！我们北京分行的经理也叫汉卿，孙汉卿。”

军官自觉失态出丑，羞恼交加，但发作无由，瞠目切齿半晌，窝囊堵心了个够才吼出声儿：“你……你他妈开什么鸡巴宴会，给俺们示威么？！”

“周作民哪有这般胆量呀，示威、征服之类的文辞儿都是你们这些掌握武装的要员才敢使用的。”

周作民外柔内刚地笑了笑，然后不无善意地开导那军官：“先生是聪明人，干吗不设想一下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被绑票之后会给贵军防区的金融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贵军给民众留下的又是什么形象？我要是带兵，就绝对不允许我的部下去干此等让人不敢恭维的营生！”

“我刚刚获得自由就举行宴会，无非是想给外界一个假相：“贵军和我不过发生了一点儿小误会，我完全自由啦，这样做，难道不可以给贵军挽回一点影响多留一点面子么……先生如果对作民的这片衷情持怀疑态度的话，不妨到宴会上看个明白。有雅兴么？我这就向您发出邀请……”

“不，不不……”那军官慌忙站起，立正。他对周作民的这番举止言谈先是惊疑，继而佩服：

“周总经理，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头脑得多，了不起得多，厉害得多！我们对您非礼虽属罪莫大焉，但这个蠢动却使我们有了机会与您结识，给我们带来了见识带来了荣幸！”

周作民回到家里。谈荔孙、吴鼎昌、熊希龄等等当时在北京的朋友全都前来探望。一番慰问之后，便众口一词地声讨奉军不是东西——他们的老师少帅都发话放人了，他们作为部下的还要敲榨四十万元。

“这四十万元凭什么要给他们？坚决不给啦！”众友人义愤填膺地给周作民壮胆撑腰出主意。

“诸位不要为这事儿气愤啦，怒盛伤肝呢，犯不上啊。实话跟诸位说了吧，我不加思索就答应，因为……”周作民大度地微笑着对众友人说。“我从军阀的刺刀尖儿上读到了一个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企业创造的利润必须分拨出一部分来用以打磨刺刀。”

1926年，国民革命军将向本海南京进军时，他和江浙金融巨头们筹集巨款西去武汉劳军，蒋介石从此知道了周作民

北京前门外煤市街丰泽园饭庄。

陈设考究的雅座单间里，周作民、黄郛、钱永铭觥筹交错，欢声笑语。酒兴正浓，跑堂的忽然敲门进来，说是请周总经理接电话。

“烦人，吃顿饭都不得消停安生。”周作民嘟哝着跟跑堂的出去。

黄郛笑着对钱永铭说：“无官一身轻，我现在才尝透其中滋味儿，真个妙不可言。这一年多来，我优哉悠哉好不自在啊，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份闲情这份逸致，在当官儿的位上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的。你瞧作民兄，活得多累，吃顿饭还仨电话，说不定这酒还未吃罢便让人找了去。而我呢，就不会有人再来打搅劳烦……”

钱永铭笑道：“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这神仙日子也过不多长啦。像你这样的人杰，别说世间，即使在仙界也不许你清闲的。像我吧，庸人一个还要驱驰哩。想当初，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可半年悠哉日子未到又被套上枷锁……”

“这就怪你啦，谁让你老弟不甘寂寞，自找的。怎么样，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简称——笔者注）储蓄会副主任和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两职兼于一身，权力并不小于你曾荣任过的交通银行协理吧，只是不知好干不好干？”

“处此乱世，无论官职大小差事多寡没有好干的。”钱永铭喟叹着暗地里却在冷笑：“你黄郛何时甘于寂寞？南方北方，上窜下跳，偌大中国没有你不插手的地方，就数你活动得最凶啦，一天不做官就如丧考妣那般的难过悲凉，透个信息给他吧，也好让他高兴几时，……”

他想着，说道：“你说小弟不甘寂寞，怕是冤枉了呢，友人相邀，情真意切，敢不从命么！实话说了吧，闲云野鹤的清静日子于你黄兄也不会太久了，我方才不是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么……”

“此话怎讲。”黄郛口气平淡，心里却关切非常。

他知道，钱永铭刚去武汉见过他那位曾经是自己的部下，现在还是自己的盟弟，但却已飞黄腾达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钱永铭此行肯定听到不少消息，特别是与他黄郛有关的消息。

想当初，在日本在上海的那些年月，他黄郛和蒋介石相处得何等亲密！又是结拜为盟兄弟，又是把蒋介石提拔为自己手下团长的。不成想，蒋介石发迹之后，对他的老盟兄老长官竟然冷漠如此！

黄郛官场失意丢却了乌纱在家呆着无聊便给盟弟写信，一封接着一封。没想到，这位盟弟竟然毫无反应！

这回，钱永铭去武汉和蒋介石见了面，盟弟他还能对我黄郛不闻不问么！钱永铭曾与他们盟兄弟先后留学日本，私交早就不错。即使蒋氏薄情，对盟兄不管不顾，从不挂怀，但顾及颜面也会问上一问吧。何况蒋氏心志高远，要问鼎中原、逐鹿北国，统一天下，总要用人的。即使不用他盟兄做官，总得利用盟兄做些通报情况之类的事体吧，老熟人提供的情况总得比陌生者可靠可信啊。他黄郛的价值盟弟不是不懂得黄郛天马行空的遐想着，钱永铭没了说话对象，也就没了言笑，表情便显木讷。周作民返回，见状不由大笑：

“二位运气练功呐，这地方可是用杯运筷的去处。还继续方才说好的：喝一杯酒，讲一段儿有趣儿的事儿，笑话儿或新闻也成。轮着来，一人一段儿，只求大家开心就好。来，喝酒。”

三人举怀，一饮而尽。

“该谁说啦？”董郛明知换到了钱永铭却故意发问，因他惦着钱永铭的

话茬儿，急欲悉知他那位当了北伐军总司令的盟弟对他的态度。

“该你了吧，”周作民指指他说。“数你年纪最长，别打马虎眼儿，该为我等楷模才是。”

“弄不清该谁啦，我就自愿做那吃亏的说了吧。”钱永铭故意卖乖道：“不然黄仁兄又有话把儿可抓，说咱们倚小卖小，便有意捉弄他云云，可说些什么才好呢……”

周作民压低声音道：“你的武汉之行不是现成的绝好话题儿么。这间屋子安静严密，隔墙无耳。我已跟饭庄老板说妥，我们若不招呼便不让跑堂的进来，放心谈论无妨。”

“说呀，钱老弟。”黄郛急不可耐地催促着：“按作民之意，说说南京方面的消息，岂不有趣儿。”

“还是作民兄有独到的眼光，只有国民革命军能统一中国。你筹款劳军的建议太有见地太是时候啦！”钱永铭由衷地看着周作民道毕“开场白”，斯斯文文地咽下了两筷子菜才接着说：“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将来一定能成大气候。这是我武汉之行得出的结论。”

“蒋总司令对我们送去劳军现大洋四十万，甚是高兴，说钱虽不多，但表明金融界的人士拥护我，谢谢你们，我会记住你们的。他详细询问了北方和江浙一带金融界的情况之后，又听了关于筹款劳军经过的报告，听得十分认真。蒋总司令说，他对江浙一带金融界比较熟悉，对京津地区的情况就知之不多了。”

“蒋总司令询问作民的情况甚为详尽。当他问到同仁们为什么公推我做劳军代表时，我回答说，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主意，周作民说我是总司令的同乡，而且早在日本就认识有了交情，易于接近，不但能省却许多手续即可晋见，又能讨论重大的和知心的话题儿。”

“蒋总司令听罢哈哈大笑，说，这个周作民不简单嘛。我们浙江绍兴周氏真是出人才啊，留在本地的也行，像周树人兄弟三人；搬迁外地的也行，像周恩来；这个周作民大概也靠着这脉风水才出息得灵秀能干的，他不但有才华还很有脑子嘛，知道人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谄熟事半功倍之谋略。你回去以后一定要转达我对他的谢意，告诉他，我会记住他的。”

“接着，蒋总司令又询问黄郛黄仁兄的近况……”

“嘭嘭……”急促的敲门声淹没了钱永铭的声音。

“你们——来这里不好好儿喝酒，都谈论些什么？窃窃私语，一看就知道居心不良……”

门口开处，闯进一个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的中年男子。

三人大惊。

他跟酒友们讲完笑话后郑重其事地说：“我反复分析过了……将来坐天下的很有可能就是蒋介石。”

周作民、黄郛、钱永铭见那中年汉子问话蹊跷，认定来者不善。

正当三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中年汉子往前一趋，“哇……”的一声吐了满满一地。

来人原是一醉汉。

三人虚惊一场，甚为恼火，唤来饭庄经理伙计一千人等把那醉汉轰走。

但话兴酒兴皆被破坏殆尽。

周作民和钱永铭悻悻然恨不得三步两跳地奔走他处。无奈饭庄经理苦苦挽留，好话儿说了一堆又一堆，生拖硬拽地要把他们引入另外一间雅座。可是钱永铭横竖不愿，说是这个饭庄让人恶心，不会再有什么“雅座”。

周作民见到黄郭面露遗憾之色，知是钱永铭的话题儿勾住了他的腮帮子，连忙给那饭庄老板送个顺水人情，好劝歹劝把钱永铭劝入一间名唤“牡丹”的小房子里。

老板亲自设席上茶，铺排酒菜，直至一切就绪，愠恼之色也从客人脸上隐退殆尽，才悄然说道：“请三位随喜尽兴，不会再有外人打扰。”说罢掩门退去。

周作民笑着举起酒杯：“为忘掉方才的不快续上方才之愉快，干杯！”

待三只酒杯见底，周作民才对钱永铭说：“该你啦。”

钱永铭微笑着下意识捏捏酒杯。

黄郭抄起酒壶戏谑道：“永铭兄酒瘾正大，来，满上。”

钱永铭却一本正经：“我在想，方才说到哪儿啦？”

周作民连忙提醒：“蒋总司令询问黄兄……”

“啊，对对对，”钱永铭拍拍脑门儿。“都是那醉鬼闹的。蒋总司令询问黄兄近况也十分详细，待我一一作答之后，又反复叮咛我们要多多与黄兄取得联系。他说，黄兄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都很强，是一位样样精通的难得的多面手，要我们向黄兄靠拢，请教。并要我转达黄兄，请你多注意北方的情况，以便将来为国家负担起北方的责任。”

一席话，听得黄郭眉开眼笑，连连举杯。

“下一段儿该你啦。”钱永铭指着周作民说。

周作民不紧不慢地端起酒杯：“来，干，你们干嘛不动呀。”

“不是刚喝过吗，先前说好的嘛，喝一杯说一段儿嘛，莫不是你想耍赖不成！”钱永铭眇视着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作民的语调依然不紧不慢。“我是想让你多喝一杯壮壮胆。”

“你又要搞什么鬼把戏？”

“不是鬼把戏，我这一段是真格儿的，”周作民郑重地说。“让你听了后怕的，所以，要请你多喝一杯壮胆。”

“你喝多了吧，作甚要危言耸听？”

“听完再下结论。”周作民放下杯子。“这杯酒你是不喝喽？不喝就不喝，可吓着了你可就不怪我啦。听好啦，我开始说了呢。你西去劳军是在上海乘坐英商共和轮去的汉口对不对？”

钱永铭点头称是。

“我去码头为你送行对不对？”

钱永铭又点点头。“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有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哀在胸臆间涌动，这股情绪来得非常突然，迅速而有力量……”“你又在瞎掰啦。”钱永铭嘲笑道。

“我是在讲当时的感觉，讲真话，你爱听不听。我离开码头，回到住处怎么也睡不着。心想，这回钱兄恐怕完了——你们别不以为然，我是有感应的，这种感应的准确率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这样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四更将尽时才突然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带来的惬意和舒坦是平常

享受不到的。此刻，我的第六感觉便庄重宣布：朋友钱永铭虽有险而不惊，虽遇危而安宁。这信息在大脑中出现不到半分钟，我便酣然入睡，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醒……”“我不明白你瞎骗这些的目的何在？哄人么，骗技也未免太低劣，除白痴，不会有人相信。”钱永铭不屑一顾说道：“你这一段太不精彩了，罚酒罚酒。”

“别忙罚酒，精彩的在后头。”周作民的神态庄重依旧。“就在我与你在码头互道珍重握手告别的时候，也说是我胸臆间突然萌发生离死别的悲哀感觉的时候，坐镇南京的浙闽赣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密谋加害于你……”“这么可怕？”

“可怕的还在后头，听我说完你再慢慢儿害怕去吧。”孙传芳收到的密报十分详细，准确。连你钱兄穿衣戴帽的颜色质地用料，四十万现大洋如何装放，皮箱颜色，箱锁型号……无一遗漏。一句话，那情报就好像是我周某某人给孙联帅送去的一般。孙联帅看罢密报，算算时间，知道你老兄在次日凌晨五点经过下关西上，便叫来军法处长。正想如此这般地布置，忽然记起了那位军法处长是你老兄的留日同学，怕他徇情放你一马，便临时改了主意。不设一词，就挥手示意军法处长退去。

“殊不知那军法处长乃是学贯中西聪慧过人之辈，见到孙联帅那般模样，察知定有原因。要在平时，他也就退下完事。可那晚，他正情场得意，事先约好与心中佳丽幽会，不成想，让孙联帅临时搅了，结果见了孙联帅又这等光景无所事事。他心中甚是悻然，大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欲。于是，喟叹道：“如此说来联帅难断之事卑职不能效力矣！”

“孙联帅之心思被僚属看破，好生不快。将你钱兄拦截途中而暗杀，此事本来不难。可心绪烦乱的孙联帅那夜失却往日决断杀伐之胆略，自个儿想呀想的，想到次日凌晨三点，也就是你老兄抵达下关码头前两小时才拿定主意。

“孙联帅打电话把秘书阮性言叫到密室。阮性言见联帅夤夜传呼，知有要事吩咐，进得门去也不搭话便备下文房四宝做出遵示行事模样。孙联帅果然开门见山地令其起草一份处决你的命令。命令要求干净利索，要给外界人以谋财害命之假相，切不可暴露是驻军部队所为……

“命令拟好，执行人选定。孙联帅这才点燃一支香烟，因为他此时觉得轻松了，情绪好转，话欲自然就有。他问阮性言：‘听说钱永铭曾留学日本，只不知他有何背景？’”“阮性言反问：‘联帅想知道钱永铭是什么人对吧？不过姓钱的也只有两三个钟头的活头，依我之见不问也罢。’

“孙联帅好生奇怪：这位秘书往日温顺如绵羊，今儿个怎么出此言语？便说：‘你既然知道，说说又何妨！’

“阮性言说：‘钱永铭是我的好朋友，在日本读书时就很好……’

“‘又是日本同学！’孙传芳不悦地哼了一声，‘你讲下去’。

“阮性言说：‘我们不但在日本同学，在南京还是高等商业学堂的同事……’

“孙传芳打断他的话：‘阮秘书要救他么？’

“‘联帅不是问钱永铭是什么人么？作为僚属怎么可以隐瞒您呢。’

“‘好，我听你说完。’”

“‘钱永铭在日本留学六年，辛亥革命后，被派往北京接收旧农商部，曾赴东北考察金融实业，为张謇起草过金融商业方面的章则条文，极受张謇

的赏识。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停兑活动。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交通银行总行协理……’

“‘这么说来此人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孙传芳沉吟良久，问：‘你真的想救他么？’

“‘联帅决定卑职怎敢更改？但作为下属，有了建议不提便是失职。我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经济中心，而钱永铭所携带的叫十万元是上海金融界的巨头所凑。我们离不开这些人哩，如果我们杀了钱永铭，不但把银行界得罪了，还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据守着中国最富庶的五个省，金瓯完整无缺，犯不上为微不足道的四十万元冒此风险，望联帅深思。’

“‘你很聪明，救人有方。算他钱永铭有福气，命不该绝，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不过，他给钱让蒋介石打我们这很可恨，这笔账得记着，你以后可要告诉他小心着点儿，老跟我作对没有好果子吃。今天晚上这件事你知我知，你要绝对保密，千万不要因为你跟姓钱的私交不错泄露出去。命令手稿你妥善保管好啦。’

“‘就当没这回事儿好啦。’阮性言就着孙传芳抽烟的火柴把命令烧了。‘联帅晚安’。”

黄郭斟满一杯酒递过去：“钱兄吉人天相，正如作民兄所言，‘虽有险而不惊，虽遇危而安宁’，临了大祸还吉祥。黄某敬你一杯！”

钱永铭笑道：“不错，我确有一位叫阮性言的日本留学的同学给孙传芳当秘书，我们之间的交情也确实深厚笃定。但此事我敢肯定是作民兄故弄玄虚。你不是说孙联帅要我的同学保密吗，你打哪儿听来的？莫非你当时藏在孙阮谈话密室的天花板上不成！”

“哪用得着藏躲到天花板上做那梁上君子勾当，难道我们有这么多留目同学都是吃素的么。”

“作民兄，说正经的你很值得我敬你一杯。”黄郭边给周作民斟酒边说。“你怎么想起发动金融界朋友筹款劳军？这主意真真个绝妙！”

“记得我曾说：创造了利润必须分拨出一部分用以打磨刺刀，这是银行家要遵循的原则。”周作民郑重其事地说。“我反复分析过了，我跟永铭兄的看法一致，将来坐天下的很可能就是蒋介石。”

第九章

我的星座在金融

他三杯下肚，四语出口：“五年来满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宵旰驱驰方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他突然宣布考试。所命考题特别，所立考规也特别。学员们猝不及防。他笑着解释：“此举的目的是看看你们谁谁谁特别优秀，谁谁谁具备与众不同的特别头脑和特别眼光，也好量材而用……”他将金城银行事业朝“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创办和扶持了许多企业。

他三杯下肚，四语出口：“五年未满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宵旰驱驰万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

周作民和他为金城银行特聘的高级顾问何廉驱车来到北平西城锦什坊胡同的一幢豪华住宅。何廉曾留学美国，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商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曾与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一道在行政院任职，有“学者从政派”之称。周作民很尊重他，出入门户都让他走前面。

“我很久未见岳军先生了，这些年他平步青云当大官儿……啧啧，还是您先请吧。”何廉打着手势往后躲。“人们都说您跟他关系非同一般，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日本？”

“我和岳军都去日本留学不假，但当时不认识。”周作民回答说：“黄郛介绍我和他相识，真正交往不过十多年。当时黄郛在北京组阁，他是黄郛的总务处长和交通部司长。”

“1924年对吧？”何廉有所发现一般惊喜。“知道么，听说岳军和蒋委员长认识虽然很早，但关系密切融洽也是从1924年开始……那是交友吉利之年呀。”

“是么？”

他们跨过院子走上大门台阶。

“这房子很不错咧。”何廉打量着。“听说您专为接待岳军买下的？”

周作民点点头：“这些年，岳军先是为东北那位少帅易帜的事，后来又为与日军争端的事和华北政局的事总来北平。他肩担蒋委员长重托，身负国家大任，整日价车马劳顿，该有个像样的安静去处下榻歇息才好。所以，我买了这房子。岳军不在北平就让它空着，只有至交来了才偶尔用用。民国22年，内务部长黄季宽代表中央往内蒙百灵庙宣慰，往返就住这儿。到客厅恭候吧，从这儿进。”他给何廉指示路线，对佣人说：“去禀报张部长说我们来啦。”

“二位，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张群笑容可掬地走下楼来，抱拳施礼：“啊，何教授，您好！‘学者从政派’人物，国之精英呀，幸会幸会。”他先跟何廉握手。

周作民说：“请部座起驾。”

“干啥去？”张群问。

“给您洗尘呀。”

“不必了吧。这住宅环境好，厨师也好，在这儿边吃边聊反而随便自在。记得民国 17 年 7 月，那时北京刚改名为北平不久，你代表北平银行界在西山饭店举行茶会欢迎蒋委员长。那家西山翠微峰下的饭店从环境到菜肴均属一流，赴会的也全是好友，委员长平易近人，且少你三岁。想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还不至于精神紧张吧。可事后我听说，你不但没喝好，饭都没吃饱呢。我说的意思是到外面怎么都不如在家里好。”

周作民说：“陪客只有何教授一人，惯熟得很的至交，再说去的地方跟在家里一样，甚至比家里还好，保您喜欢。”

“哪儿。”

“丰泽园。”周作民凑近张群悄悄补充说：“放心，不是中南海的丰泽园，是煤市街的丰泽园。”

“啊，哈哈……”张群会心大笑。他忆起了往事。

1933 年前后，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常衔命北来与黄郛密商对日外交。周作民深知张群嗜酒成癖，且酒量奇大，除指定稽核主任吴延清专司招待张群之职外，自己也三天两头陪同张群畅饮。不几天，他发现张群对煤市街丰泽园饭庄酒肴甚为满意，便包下雅座一席，每天陪张共进晚餐。当时，对日外交最是棘手，张群和黄郛整日关在黄郛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磋商再三也无良策，弄得焦头烂额。稍有余暇必欲借酒浇愁。一日酒酣，便对周作民慨叹：“我愿在此丰泽园醉卧竟年而不愿去那丰泽园待上半刻。”

张群所说“那丰泽园”在中南海里，是黄郛当时的办公地方。

周作民、何廉和张群驱车来到煤市街丰泽园饭庄。

一个小时后，三人喝光了一瓶茅台酒。

张群微醉，对周作民感叹道：“你我能结下今日之情谊，全赖膺白（即黄郛）。想当初膺白对我俩何等爱护，提携，唉，没想到，他已沉痾缠身，也不知在莫干山上疗养得怎样何廉说：“为国忧勤太过，积劳成疾，不说他曾出任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只说最近几年，哪个要职不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为英雄者，该鄙视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而惜身之辈，知难而进，建功立业。”周作民慨叹道：“膺白得此机遇历任要职，虽劳累致疾，也不枉了一生。”

“想你当初白手起家，现已创下举世瞩目之基业。论年龄，你刚及五旬，做大事正属年富力强……”

何廉连忙附和着张群说：“是呀是呀，你不但在金融业上建树显赫，在工商、运销、保险、发展农村经济等等诸多行业中成绩斐然，更令人钦佩敬慕的是你近年在政府中所兼各职，胜任愉快，政绩卓著，声誉日隆，实在可喜可贺！来，为你的成就干杯！”

一番话，勾出周作民重重心事：从 1926 年筹款委托钱永铭去武汉劳军之日起，对北伐军胜利便抱极大希望。北洋军阀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到庐山会见蒋介石，呈上了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接着，多次给宋子文等献计擘划，在帮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中立下汗马功劳。嗣后，除在财政方略上继续为政府做了优秀金融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外，还在对日外交上充分利用自己与日本朋友的关系做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诸如给蒋介石建议聘请日本顾

问，向蒋报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泽右等日本要人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出面组织政府不便挂名的民间团体中日贸易协进会，并任考察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经济界、产业界产生极大反响……他只想不遗余力地工作，凭学识才能，凭拼搏得来的成就和对国家贡献，取得政府信赖委以适当的能使他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的职务，为国家昌盛为民族强大多做事情。岂不知……唉！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竟然一个模样，未见有分毫区别。只说执掌财政吧，非孔即宋，全凭裙带关系，才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天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呢……驱驰劳碌奔走呼号成十载，除落得几个如岳军者之好友外，只是听到些个“好话”。回想起来那一堆堆一套套“好话”全是哄人卖命逗着人玩儿的。好在我还未傻到不识“逗”的田地，几年前就定了新工作方针，使得金城事业朝着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现已有所成就聊可自慰……

周作民的心里像打翻五味瓶子，不愿再想下去。对何廉的提议，既未婉拒致谢，也不露心安理得之色，只连连举杯。三杯下肚，四语出口：

“五年未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

宵旰驱驰方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

此时，张群已醉，酒兴也尽。但人醉心醒。老朋友的弦外之音他听得明白，但无言以对。他拍拍周作民的肩膀，其意尽在那掌中……

何廉却犯了书呆子气：“五年未六委员……”

只见他傻乎乎地扳着手指头咕哝：

“民国20年春出任铁道部专设的京汉、京绥、陇海、津浦等四条铁路整理委员会委员。

“民国20年冬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

“民国21年春出任政务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民国22年夏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民国24年春出任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

“民国24年冬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哈哈，真真个‘五年未六委员’哩，名不虚传呀，哈哈……”

“其实这话也有水分，冀察政务委员虽已发表，但我不曾到任。因为当时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和总行刚由北平和天津迁往上海，行务冗繁，实难分身。可有人造谣说我见华北形势日趋恶化而畏难不敢赴任。宋哲元委员长也以为我有意违抗他的将令而对我十分不满，大为光火。”周作民说着扭头东窗往远处一指：“你们看，我们金城银行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西口外新建的大楼，本来在这里就能望见楼顶及其大钟的，就是因为宋委员长一句话，说要给姓周的一点颜色瞧瞧。那‘颜色’一给，大楼便被削低半截，安装大钟的设计也成了泡影……可惜呀，那大楼本可成为附近的一大景观的，楞是让宋委员长的‘颜色’给抹去了……唉，想做成点儿事儿也真难！”

“莫非你也醉了。”张群睨了周作民一眼。“打道回府吧。”

张群的汽车在前面走了。

何廉看着手表问周作民：“我们回府还是……”

周作民犹觉酒宴席上言未尽意，仰笑道：“这委员，那委员，不如得一个好行员。一个好的优秀行员可以为银行的辉煌增光添彩，一个委员能有什么用？除却受累受气儿便是招惹是非。

“走，咱们还是上西山考察行员去吧，那才是正经的有用的事业。”

他突然宣布考试。所命考题特别，所立考规也特别。学员们猝不及防。他笑着解释：“此举的目的是看看你们谁谁谁特别优秀，谁谁谁具备与众不同的特别头脑和特别眼光，也好量材而用

……

北平市郊香山，双清别墅。苍松翠柏名花瑞草掩影其间，环境清幽雅静，仿若远离尘世之仙山佛地。

它的主人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有“香山王”雅号的熊希龄。

金城银行新学员训练班在这里举行。

学员全是各大城市名牌大学毕业生。因经严格遴选，个个品学兼优。

“有人说，咱们的职业是‘金饭碗’（因其待遇优厚于其他行业而且相对固定，故称——笔者注），知道这个‘金饭碗’是谁给你们的吗？”

周作民兴奋地问着学员。未待回答，就指着何廉说：

“是他，何教授给你们的，是何教授建议金城吸收你们为行员。

“你们被金城录取后，金城的大股东老股东，我的好老师熊希龄老先生主动把别墅让出来，使得咱们在分配工作之前有这么好的去处集训。

“身兼数职学贯中西的何教授在百忙中拨冗来给你们授课。

“地点，在堪称胜地的世界第一流的风景名胜区内；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世界第一流的教授。

“只此两点就足以证明咱们金城银行有能力有条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流的金融企业！同时，也证明我们金城银行的领导者对你们厚爱有加高度重视并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金城银行锐意革新，决心清除一切陈规陋习，使行务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甚至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

“这个任务极其艰巨。

“你们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坚力量！

“希望你们永葆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不干拉帮结派勾当，为扩展金城业务，提高金城的信誉和知名度做出贡献。

“金城的未来属于你们！

“你们很快就要结业了。我本来打算在你们分配之前还来一次，也出几道题儿考考你们。但十分遗憾，我的时间已安排不过来了。在你们结业分配的那些日子我要去香港视察行务。

“所以，我决定今天就考你们。

学员们一阵骚动，恐慌情绪立时弥漫了教室。

周作民笑了笑说：“请不要紧张，会计学、商法，和公文程式等等这些你们正在学着的课程，我一道题儿也不出。因为你们还未学完，待你们学完复习好了之后再由主讲教授命题考试。

“我出的题目都是课本里没有的。因为这回考试比较特别，所以，还立两条有异于任何考场的考规。一，考题儿不许外泄。换言之，考完之后不许跟任何人提及考试内容。二，个人在卷面上填写的答案不许外传……”

学员们听得提心吊胆，瞬间的寂静过后便是更大的骚动。周作民和颜悦色地抬起双臂打着手势说：“我这么做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看看你们谁谁谁特别优秀，谁谁谁具备与众不同的特别头脑和特别眼光，也好量材而用。

眼下对你们最为有利的是赶快安静下来应付试题儿。但愿你们找到考试的最佳状态，取得好成绩。”说罢，他朝门外招招手：“陈秘书，把试卷发给各位，两个小时后收上来交给我。”

自从周作民萌发了把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的想法以来就深深感到只有精通金融业务的人才已经很不够用了。几年来，他一直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着把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的想法。

现在，保险事业、运输事业、销售事业、辅助小农工商事业、工厂管理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等项有了不少已盈利丰厚成就斐然，为社会所瞩目，顶不济的也都初具规模，打牢了发展的基础。

所以，周作民亟需方方面面的人才。

因此，周作民便想了这么一个怪招儿发现和选拔方方面面的人才。

他将金城银行事业朝“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创办和扶持了许多企业。

周作民在香山别墅考罢学员，又风风火火地返回城里的住宅。吃过晚饭，挑灯阅卷。

“你在受训即将结束面临分配的日子里，想必对金城各分行的情况，特别是经理们的业务能力、人品、资历等情况都私下作过调查研究。请你就你掌握的情况，试析这些人作各分行经理的根据及理由。”

周作民拿起一张试卷，念着自己的亲笔命题，细阅答卷“……从金城银行创办将近二十年的人事安排的概貌看，周总经理用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适一灵活’。即适人、适时、适地；根据实际需要和当时政治形势等情况，灵活掌握。

“比如金城银行初创时，皖军首领倪嗣冲等人是主要投资者，而总行又设在银号势力强大的天津。周总经理便根据这两个特点，迎合皖军首领的旨意，提高与银号的竞争能力，聘用了皖军首领们介绍的曾在天津日商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多年对天津商家、银号和纱号关系极深的天津人阮寿岩为总经理，宋相臣为副经理，还有北京分行的经理孙汉卿、副经理尹凤藻，等等。均属此类情形。

“当时的政府机关大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需有较新头脑的与执政官员说得上话的人，于是延聘了留日学生为分行经理，如王毅灵、吴蕴斋。

“为扩大影响，金城创办了经济研究室，聘用诸如顾翔群、董洗凡、金子玉、王一吾等一批留学欧美人员。

“北伐胜利后，国内经济形势变了，政府里掌财政经济大权者大多为留美学生。为提高金城在社会上的声誉也为便于与政府机关联系，周总经理很快罗致一批留美学生，或从事调研工作，或担任大城市分行经理副经理，如金城顾问何廉，顾问兼农贷主任金绍文，武汉分行副经理徐国懋，香港分行经理周兆元，副经理杨培昌，重庆分行王恩东等等。

“再举一例，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多军政要员逃到大连当寓公，大连银行业便大有可为。因此，金城决定在大连设立分行，可那里日本势力强大，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周总经理延用了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1931年设哈尔滨分行也由他兼任。

“又如汉口分行，地处长江中游，欲往大西南发展业务，必须跟四川方面疏通关系融洽情感。周总经理便聘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

“上海为外商麇集之地，洋行林立，便用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因吴氏不但精通日语，英语也说得异常流利。”

“青岛，日人关系繁多，西洋贸易亦多，便用陈图南为青岛分行经理。因陈氏为留美学生，懂外文，国际友人也多，还是曹汝霖的女婿，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

“这小青年不简单！”周作民拍案称赞。看了看卷上的名字，想象不出那学员模样。要在别处看到如此文字他一定认为作者是年临半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然怎么能对自己用人意图分析得这般准确透彻！他兴奋地翻到最后一页。只要最后那道题儿的答案令他满意，他便让那学员见习少时即调回总经理处委以重任。

“……据我所知材料分析，今明两年金城存款额有望达到一亿五千万万元甚至一亿八千万万元。到金城二十周岁时存款额可达两亿一千万万元甚至两亿四千万万元，相当于创办头一年的四十倍到四十五倍左右，在各地的分支行处也可望增设到六十至七十个……”

周作民毫不犹豫地把那学员的名字写在专记机要事项的笔记本上。他又看了十几份卷子，均觉平平。算算卷子，还剩十余份，决定一气阅完。

“金城创办的太平保险公司，虽然增资高达五百万元之巨，联合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多家银行，保险业务也从水、火、船只、汽车等发展到兼办玻璃、邮包、行动、蚕茧、木驳、电梯，兵、盗、信用、意外、人寿等，并与安平、丰盛等保险公司横向联营组织了总经理处。但为了真正实现周总经理提出的‘挽回利权外溢’的口号，还应暂时与外商保险公司联合，以更快壮大自己……”

周作民在卷首上写下“到太平保险公司工作”字样。

“关于辅助小本农工商业和发展运销业之我见。”周作民见到卷上这般字样不由诧异。他没出这类题目，为何答非所问？待他往下细读才明白学员意图：“因我对金城诚心热爱，便想全面熟悉，并做了何时研究何题之规划。只可惜初来乍到知之甚鲜……无奈，只得离题而乱说……”

“我离课题而考，他离试题而答，有其头目必有其下属乎？我怪僻他怪僻怪僻之缘份乎？”周作民会心一笑，细阅其卷。

“……我国百姓贫困，小本农工商业举步维艰，最需金融资助，然只求近利者不屑为之。而我金城却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不怕繁琐，只贷十元小额也办，接着又在南京、青岛、镇江、苏州、天津、汉口、武昌、兰溪等地设立类似机构多处，这种敢为天下先之行动足见决策者爱国扶贫之善心。据概略统计，借户已达六万余户矣，款额累积却不过百余万元。据闻，总经理处最近又提出‘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使其有计划生产，以免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之口号，并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此乃扶贫救弱之大善举，盈利虽微，却能为民族工业之发展壮大筑路修桥，实属功德无量……”

“运销业……”周作民心想，不需要再看了，字里行间能见其忧国忧民之心。考察试用半年，倘若他之所行也副其所言，便破格提拔，畀以高薪，

令其专司此职……他想着拿起另一份卷子。

“此公老实有余，机灵不足，小职员材料……”他把卷子丢开。

“华而不实……”卷子又被丢开。

“工厂管理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怎么净是些‘旁’业‘专家’，倒要看看他到底了解多少……”周作民一目三行地看着。

“……据说周总经理基于‘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具规模，且有较久历史，但受洋人掠夺，大伤元气，应切实改进，以求复兴’之思想，与中南银行合资创办诚孚信托公司，收购了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朱梦苏、曾伯康、赵砥上、童润夫等等，并根据纱厂机器零件亦需进口等情况，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厂，专为维修机器配制零部件……设置纺织实验所，专司研究棉花和棉纱质量，使各大纺织厂有计划按步骤地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棉现状。周总经理为了他所经营管理的纱厂能得到充足原棉供应，于1934年4月联合清华、金陵、齐鲁、南开等大学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从事试验。从美国购进斯字四号良种繁殖，待其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即在冀中大平原各县设立办事处推广棉种植。同时组织合作社，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等农业贷款，为此，周总经理于1934年6月专门与河北省主席商震商洽，以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为基础，以河北省建设厅、北宁铁路局等近十个机构共同组织河北棉产改进会，由周作民为会长，设会址于北平东城赵家楼2号。棉产改进分支机构遍及全省，当年增产皮棉二百二十万担……与此同时，金城还联合交通等十家银家组成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就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并代办生产、运销等多种贷款……

“这是从生产到收购，运输，纺织及纺织机构制造一套完整的棉业托拉斯……”

周作民没想到这些青年对金城的事业知道得如此清楚，对他周作民的意图了解得这般透彻！有的数据是保密的，他们却估计得这样接近；他的许多想法也极少公开宣扬过，只是考虑成熟了便努力去做，做出成果，他们却能以成果为依据分析推理……

他又一次印证了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新生力量的决策之正确。尤其让他欣慰的是这些青年居然对他这样理解，使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位置。

“把恨抛弃，弃得远远的！把爱拥抱，抱得紧紧的……”他像吟诗，像立誓，发自内心，充满情感，声朗若钟，铿锵有力。

夫人闻声而至：“半夜三更的，你……”她见丈夫情绪亢奋，也高兴起来。“却原来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呀，稀奇稀奇，好些日子不见你这么欢喜过啦。”她给他续上一杯茶，坐在沙发扶手上爱抚地拨弄他的头发。“你要经常这样，头发也不会白得这么快这么多。”

“瞧你，五十多岁的人啦，怎能够青丝常留不改少年颜呢？”

“你要少操些心就会好得多。银行呀实业呀，事儿都如山多啦，可你……咳，还天天忙那官府上的差事再加没完没了地侍候那些个大官儿……”

“你呀，又妇人之见了不是？这个年龄正是做事的好时候，这种好时候会一去不复返的。”

“是啊，做事做事总让你做苦力替他们卖命，可你想做的事他们让你做

了没有？你的愿望实现不了，不如早些死心早清静。”

周作民动情地握住夫人的手轻轻抚摸着拍打着。

“从今以后，少管他们的闲事儿少跟他们来往行吗？既费心费力又费时费钱，何必呢。”夫人柔声劝着。“外界怎么说的你知道么——‘周作民呀，政学系的。’可政学系给了你什么？他们个个高官厚禄，可有谁想到给你一个实现理想施展才能的位置？！他们跟你来往，当面说些好听的都是为了你银行里的钱，他们亲近的是你的钱而不是你本人。”

“好好，我听夫人的就是啦，就像那回孔祥熙要我当什么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分会主席那样，坚决不给他干。”周作民笑了笑，继而叹道：“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们太太之间的传言呀大多是子虚乌有。所谓政学系不过是一种叫法，没有组织，没有党纲，就是几个政治观点相近，时常来往私交不错的朋友，经常不拘形式地聚一聚，闲聊一通。巧合的是这些人都是蒋委员长的股肱助手得力高参，有军事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方方面面人才。比如张岳军、黄膺白、杨畅卿、黄季宽、吴达铨、钱新之、张公权等等。夫人放心，我已经整明白啦，我的‘星座’在金融业和其他一些实业上。怕是命中注定了的，不管如何运动，也无法进到人家那小圈子里去。五十而知天命嘛，何必不切实际地抱着‘抱负’不放！唉，谁让你天生就是一块报国无门的材料呢……但有一条，还得敷衍他们与他们搞好关系融洽感情。现在天下还是蒋介石的，越不过他就得接近他，管他是跟钱亲还是跟人亲呢。反正在人家的天底下开银行办实业就得分点利润给人家，人家才能干。这一点，心里必须明白。”

第十章神秘女人与陈公博

抗战初期的一天夜里，一个神秘的女人突然给他送来一纸神秘的密令……他看罢重庆方面的密令，亲戚匆匆赶来，说是陈公博请他去南京有要事相商。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官来电话约见……“这下热闹啦，政府担心、怀疑，汉奸鬼子一齐上门。”他忧心忡忡地沉思着说。“想什么办法应付他们呢？伤脑筋……”1941年冬，他赴香港视察行务，赶上日寇轰炸。重庆派飞机接走军政要员，他却被日本侵略军拘禁。

抗战初期的一天夜里，一个神秘的女人突然给他送来一纸神秘的密令上海高安路与淮海路交界处的通园，是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

……

入夜，灯红酒绿，鼓乐齐鸣。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太太们正在这里举行茶会。以往茶会不过清茶点心或加点外国酒而已。与会者或议事或聊天，边吃喝边谈话，轻松随便。这夜，舞迷们瘾头上来。于是，鼓乐响了，酒绿之外又加灯红。

周作民夫妇没得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二更时分，夫人何如珍动议辞出回府，周作民对她耳语一声进了卫生间。

侍者告诉何如珍说有人找她说话。她便随他走至另一房间。那房里灯光幽暗，那氛围与舞厅迥异若两重天地。

“周夫人，久违了。”声音来自黯淡灯光的背后，深幽而神秘。

何如珍凝眸望去，在若隐若现处细细辨认良久。只觉那人面熟，一时间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面目像女人，穿戴似男人，沙哑的声音像女人说男人话。

“认不出来啦？回家去仔细想想吧，你不会把我忘却的。”那人声音十分低沉，说着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就说是黄鱼送他的。去吧。”

“你为什么亲自交给他？”

“因为我不便……？”那人突然严厉起来：“叫你给他你就给他，休要多言！”

何如珍正要离去，那人又说：“要镇静，像往常一样镇静，别慌里慌张让人生疑反而不好。”

何如珍疑团如斗大。都记不得怎样回到舞厅怎样拉起周作民走出通园，怎样上车回家了。

周作民见她神色异样，询问原因，她不答一词，也感奇怪。

她回得家来，坐下半天，才霍地一击双掌，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干吗要弄得这般神秘？！非男非女鬼鬼祟祟的，吓我不轻。”她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才觉得口渴得不行急着喝茶。

“你在说谁呀？”

“谁？章蕊梅。”

“她呀。”周作民语调中的每个音符都充溢着嘲讽和轻蔑，“我当你听到了什么坏消息呢。为她犯得上这么紧张紧张么。”

“你们男人也会看不起她？”她俏皮地眨眨眼儿。

“这话是什么意思？”周作民正色地问。

“用我们女人眼光看，章蕊梅不是正经东西，属浪性的。一般说来，男人对浪性型的而姿色又十分娇艳的女人都有普遍好感。”

“没想到在年过半百之后你还跟我讲这个。”周作民合上眼睛神情疲惫地把脑袋枕到沙发靠背上。“无聊。”

“其实，我对那女人并不了解，只对她那勾引男人的浪相讨厌。你瞧马瑜萍，长得也很漂亮，一点儿都不比她差，可让人看着有股子正气，庄重稳当。说起马瑜萍我还真想她，不知她到美国后生活得怎样？你也该写个信问问。自从把她送出国去留学后你就没给她写过信，多少年啦。”

“我是希望她把我忘了……”

“真苦命……”

“她干吗要自己折磨自己……人要想通了，活法就有许多种，像章蕊梅也是一种活法，至少她自己觉得舒心快活……”

何如珍见丈夫提到马瑜萍不开心，故意玩笑道：“你瞧，露马脚了吧，还是章蕊梅让你动心……”

“放心吧，我亲爱的夫人，我绝对不会被她勾引了去。”

“这说不好。”

“她浪不假，可她浪的条件极高很有品位。光有钱的男人想浪她也不干，她得跟既有钱又有权的年轻帅气的男人浪，要是年纪大的权贵必须体格强劲的她才……放心。像我这样儿啥都不入流的糟老头她绝对看不上，我想她也不会干。你知道她的来历么，说出来会吓你一跳。她是咱中国银行界最有名的‘花瓶儿’，就凭她那漂亮劲儿，只往政府某部长兼某大银行总裁的怀里一扎，便得了那家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头衔。其实呢，某部长兼某总裁是她大伯了……”

“这位某部长兼某总裁是张……”

“知道就行啦，何必说出来呢，都是私交不错的老同行好朋友，如今人家发达当大官儿了，咱有许多事情还要求着人家哩。”

“你们男人真没味儿，大伯子怎么可以跟弟媳妇……”

“女人也有没味儿的，没听《红楼梦》里的焦大骂街么，‘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也有大嫂子勾引小叔子的嘛。男人女人都是人，皇上还有爷俩共一妻的哩，那杨玉环杨贵妃就嫁了唐玄宗李隆基父子俩……说这些干啥，才叫‘没味儿’。”

“还说章蕊梅。”

“也没味儿。”周作民打着呵欠。“三更天了，睡觉吧。”

“不行，章蕊梅要我给你一样东西。快把她讲完我好给你。我也想知道知道这女人，也好长点儿见识。”

“你呀，”周作民无奈地看她一眼。“章蕊梅跟那部长弟弟结婚时就有约在先，各搭情人互不干涉。那位张四少爷也是浪荡公子，天生地设的一对宝贝儿。章蕊梅跟咱们另一位至交岳军还有一腿哩。章蕊梅不过是一家银行的经济研究室主任，还是一位既不懂经济也不知道研究为何物的主任，她凭什么有偌大交际能量，国内国外，畅通无阻，几乎没她办不成的事体。这都是她与岳军床上床下配合默契的结果。这可是绝密消息，你切不可和太太们打牌聊天外泄出去。因为章蕊梅和戴笠也有一水，关系十分亲密，我们稍有不慎，会惹来麻烦。尽管我与戴笠也有交情，但那家伙经常翻脸不认人。据

说，张、张、章之间的关系戴笠早就向蒋委员长报告了，蒋委员长只佯装不知。咱们也向蒋委员长学习，佯装不知就完了。章蕊梅给的东西拿出来吧？”

何如珍掏出小信封格格直乐：“她说是黄鱼给你的。可我从来没听说你跟鱼类有什么来往。”

“黄瑜？”周作民接过小信封霍地起身把门窗检查一遍。“黄瑜”是重庆方面给他规定的联络人代号，置身于沦陷区的周作民不得不提高警惕。他确认门窗外面并无生人后才细看那小信封，薄薄的，纸质出奇优良，显然是为携带隐秘。重庆到上海数千里的途中小信封也许就在某人的鞋底里或其他什么不易被日伪发现的地方容身。

周作民提着信封问：“为什么章蕊梅不亲自交给我？”

何如珍把与章见面及谈话经过说了一遍。

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他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儿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儿。“那是啥意思？”

他看罢重庆方面的密令，亲戚匆匆赶来，说是陈公博请他去南京有要事相商。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官来电话约见……“这下热闹啦，政府担心、怀疑，汉奸鬼子一齐上门。”他忧心忡忡地沉思着说。“想什么办法应付他们呢，伤脑筋……”

周作民夫妇从交通银行俱乐部通园回到家里。周作民读罢重庆方面的密令便付之一炬。周夫人问那密语“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为何意。

“故作神秘的玩艺儿。”周作民不以为然地说。“‘母’是政府的代号，‘儿’是指我。说是在沦陷区有危险，命令我撤回大后方，就这么回事。”

“那咋办？”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又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1937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啥啥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正式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调整委员会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儿出了毛病儿又想拿我找乐……”

“别想那么多啦，你估计的不对。”夫人打断他的话。“你想想看嘛，咱中国最好的地方全让日本人占了，只剩西南西北的几个穷省，而政府里的官儿没少一个。僧多粥少，十羊九牧，因人设事还来不及哩，哪用得着你呀。”

“真怕我在沦陷区危险……还算义气有人情味儿。”

“不对。”

“难道……”他沉吟着绕室而行。“难道怕我投敌当汉奸……”

“你是日本留学生，同日本人关系那么多那么深，恐怕这样想你看你担心你的人不会少哩。”

“他们混蛋，凡是用这种思维方式想问题的全是混蛋！蒋介石，何应钦，张群……哪个没去日本留过学？哪个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比我多比我深？他们

都当汉奸么？”

“要不就是某个要人，而且跟你私交不错的要人缺钱花了……”

“可他们想过没有，我周作民到那屁大的穷地方能为他们挣多少钱？咱们不理它！金城才是我周作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干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两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所作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你怎么给他们回话？”

“我跟岳军、达铨、新之、公权，还有那戴笠戴老板都早早垫过话，说我留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搜集各方面情报比去大后方作用更大，因为我跟不少日本人关系不坏。并让他们把这话报告蒋委员长。这是绝好的理由。同时，我也要趁此机会做几件事让国人看看我周作民到底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证明一下我周作民的民族气节！还有个可以公开的理由：没有人能代替得了我在上海的工作，倘若我离开上海，金城就有被敌伪吞并的可能。”

“我总担心，你这样做会得罪他们，以后……”

“以后再说以后吧。我现在只担心咱们事业不够成功，事业大成，钱挣得多多的，得罪下的人也能再亲近。”

“笃笃笃！笃……”敲门声响亮而急促，在更深夜静中给人以不祥的恐惧感。

周作民夫妇不由一惊。工友石贵大概睡着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去开门。周作民只好走出客厅大声问道：“谁？”

“我。”敲门的回答着说出了个名字。原是在南京做事的亲戚。

那亲戚进门就说，他本不愿意来的，只是陈公博非要他立即赶来不可。

“什么事儿？”

“他让你明天去南京，他等着你有要事相商。”

“要事？属于哪一类你知道么？”

“好像是让你去当什么……官儿什么的。”

“这事儿棘手啦。”周作民问那亲戚：“你知道老百姓怎么称呼汪精卫、陈公博他们的官儿吗？”

“汉奸，这没说的，一万年还叫汉奸！”

“汉奸……”

“叮铃铃……”电话铃响。

夫人向电话机走去。周作民做了个坚决的手势：“不接！”他指着亲戚对夫人说：“让石贵安排他休息，时候不早啦。”

石贵把亲戚领走，电话依然响个不停，像是有意与周作民较量韧性和耐力。

周夫人沉不住气了：“会不会是银行里出了大事……唉，兵荒马乱的年头……”

周作民拿起电话：“喂……我就是……啊，今井武夫中佐，您好哇外交官先生……谢谢，替我问候宗相君……谢谢平沼、若癯两位老师还记得我……好，我一定拜访聆教，晚安……啊，应该说早安啦，再见。”

“日本人也是的，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周夫人抱怨说。

“要不咱中国百姓就不会叫他们鬼子啦。这下热闹啦，重庆政府、汉奸

鬼子一块找上门来啦。”周作民忧心忡忡地沉思着。“想什么办法应付他们呢，伤脑筋……今天晚上睡不成啦

1941年冬，他赴香港视察行务，赶上日寇轰炸。重庆派飞机接走军政要员，他却被日本侵略军拘禁。

公元1942年5月1日，周作民吃罢早饭匆匆登车，正待离去，夫人何如珍追出门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他问。

“没报姓名。”何如珍因方才跑得过急气喘吁吁的。“说是你的老朋友，还特意强调说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那意思是说你不接电话就不够朋友了。”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哩。”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就让夫人回话说他的座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日本人清水董三才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证明其诚意，倘若再不应允便不够朋友云云。话说到这个份上，他还是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非要马上赶去主持不可搪塞清水董三。可清水董三仍不死心，反复强调说，他以往指派今佐武夫中佐电话相约并无轻漫之意，何况到现在我已亲自恳请多遍呢，我们下回就约一个准确的时间可好！

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上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

他找上门来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周夫人肯定地回答。“说话还是蛮客气的。”

周作民只好返回。他很不情愿地抄起话筒：“我是周作民……”须臾，说话便十分客气。“啊，是公博先生呀，您几时到上海来的……昨天晚上，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啦，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噢，你们要在沪逗留两三天，那很好……住愚园王伯群府上……您这么客气作民哪能受用得起啊，好吧，我马上来。”

夫人忧郁地问：“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伯……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人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么？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也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过几面之交呢……对啦，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子给找来，我随身带着。”

他来到王伯群客厅。周佛海第一个迎过来寒暄。

“您也来啦，这太好啦。”周作民客套着与他和陈公博先后握手致礼。

陈公博告诉说，汪精卫正于另室与唐寿民谈话，请稍候片刻。

周作民心里嘀咕着：三大巨头一块儿找我，阵势不同一般……倘若我断然拒绝，他们会对我如何？倘若我虚与委蛇……何不先探探虚实？

“三位公务繁忙若此，还不忘赐教作民，作民诚惶诚恐，感激不尽……”

陈公博说：“你我从不见外，今日怎么这般客气！我们是求你帮忙，请贤出山的。”

“实话说作民愿听诸公驱驰，只是痼疾缠身，怕有负……”

陈公博即刻露出满脸关切：“上回听你亲戚返京告诉我说，你心绞痛病

犯得厉害，凌晨四点就被送进医院……我向兆铭说起，兆铭也说，我们该去看看才好，可总不得空才拖至今日，现在康复得怎样？”

周作民连连摇头，作无可奈何状。

周佛海见他们说得热乎自己插不上话，入卫生间方便去了。

陈公博问：“你那位亲戚上哪儿高就啦？这半个多月我派人找遍南京城也不见他踪影。”

“我在北平和他分手后从未联系过。”周作民叹了口气。“生意人嘛，总是东奔西跑的。或许南京生意不好做也说不定。”

“生意不好做找我嘛，这点小忙我还可以帮。我正要靠他和你联系哩，却找他不着。”陈公博抱怨着话题一转：“你那位亲戚传话不会走调儿吧？”

周作民肃然地看着他：“您这话……”

“我是指上回你在北平小住时，我托他给你捎话说，兆铭和我都极想请你来南京屈就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回南京却对我说，周作民讲啦，请公博先生原谅。公博先生自己已入泥潭，何必再拉好朋友下水呢？我当时就不信你会说这话，后来他不打招呼就偷偷溜了，我愈加怀疑。”

那话是周作民说的，而且只字不差。那人跟陈公博不辞而别也是周作民的主张。周作民说：“你离那姓陈的远远的，免得他总找你回来捎话，弄得你我都很烦。你干脆把南京的财产悄悄处理掉去香港做买卖。要不去南洋找华侨巨商黄奕柱。黄是我好朋友……”

“要去南洋，干脆就到您创办的南洋企业公司得了。该公司创办两年多来业务不是一直不错么。那里选择范围大，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东印度都有子公司。总公司经理朱文熊不是张嘉璈的妹夫么，与你我关系都没说的，而且每个子公司经理都是您亲自指派的，我去了也好干。”

“不妥。”周作民沉思着说。“我是南洋公司董事长，你去那里做事一旦让兆铭和公博他们知道对你我都极不利。”

“我是想，我多少有点能力和经验，为自己人服务、赚钱总比替别人打工挣那点儿薪金强。”

“得从政治着想，从长远利益着想。南洋这摊子事涉及到张嘉璈和宋子文的矛盾。我出任这个董事长是为张嘉璈留退步的……以后再跟你说这些吧。总之你去那里不利，还是去找黄奕柱。放心，他会给你安排相当职务的。我先给你五万美金，不够用再说话……”

可在这种时候周作民不能跟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想起香港遭遇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1941年12月8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香港。那天入夜，正去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

何廉告他休慌，当空一指，说：“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他顺何指望去，果见大型飞机凌空掠过。一架消失，一架接上。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

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儿大谁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叹。“官儿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屁！”往日里斯文绉绉的何教授一反学者风度粗鲁起来。“那个曾经故作神秘兮兮地给你周总经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个什么鸡巴大官儿？她不就是什么鸟银行经济研究主任么！我算是他妈的看透啦！”

“她脸蛋漂亮，风情万种，你有吗？她能跟大官儿们上床，你行吗？你‘学者从政派’是顶啥用的？我‘著名银行家’是顶啥用的？政局不稳，遇上无法解决的棘手事儿想起你了；宦囊空虚，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亟需钱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难时刻，嘿嘿，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碗：“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啦……”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伴。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士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寇投降。

闷酒，从干德道某住宅客厅喝到金城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室。

闷酒，愈喝愈闷。

闷事儿纷至沓来：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1942年4月15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时候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人、杜月笙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个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儿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回忆往事，愈想愈觉愤恨恼烦。但他竭力挤出笑容看着陈公博，说：“您估计得极对，我不会说那样的话……我怎么会那样说话呢……”说着说着，他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着胸口左侧心脏处：“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啦？”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话未说完已跌倒在沙发上。

第十一章

再遭监禁

挚友不远万里专程从国外归来郑重地劝他：“国难当头，切不可脚踩两只船！”他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踩的船多哩，岂止两只！人家把你逮住了硬往船上拽，你的脚底板难道可以悬在半空中……”抗战刚刚胜利的那些天，好友们都劝他赶紧去重庆“走动走动”，“对有些事情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他不以为然地说：“有些事情没法说明也解释不清，或者说不是‘说明了’‘解释了’就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放它一放，待忙过这阵儿再说吧。”不料，他尚未“忙”完就锒铛入狱……他被释放的当天便策划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亲人惊问其故，他恼火异常地吼道：“为了不当汉奸！”

挚友不远万里专程从国外归来郑重地劝他：“国难当头，切不可脚踩两只船！”他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踩的船多哩，岂止两只！人家把你逮住了硬往船上拽，你的脚底板难道可以悬在半空中……”

陈公博见周作民突然倒了下去，顿时慌了手脚，忙不迭地吩咐随员找医生喊救护车联系医院。

汪精卫、周佛海他们也先后从各处奔来，一连声的问着有无性命关碍。

一千人等跑前跑后的一直忙乎到医护人员把周作民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才散了开去。

那几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连连派人往医院询问周作民病情。

医护人员众口一词，次次回话相同：

“周有三疾：心脏病、咽喉病（尚未确诊，或为咽炎或为其他或处癌症病变期，待查），牙痛病。”

权威医生有言：“三种疾病以第一第二两种为甚，一不小心可以置人死命。第三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也甚是可怕。’”

从此，汪精卫、陈公博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儿。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依仗那“牌”，他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在医务界的三位好友，一位姓丁、一位姓戈、一位姓陆。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除却金城银行及其所属企业，周作民没有出任任何政府职务和社会职务。可是，金城银行及其所属企业以外的事务却占去周作民大量时间和精力。常常忙得披星带月，甚至整日整夜不着家门。电话几乎找不着他，他家人他秘书总是对来电话者说，他上医院瞧病。电话如果打到医院，陆医生就会说在戈医生医院，戈医生就会说在丁医生医院，或者说刚才来过，瞧完病走了……

周作民四出活动。重庆方面秘密派沪的人，汪政权的人，日本政界军界

外交界工商银行界的人，杜月笙的人……他都联系，全都单线联系。他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把主动权抓在手中，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去找别人是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办成自己想办的事。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周作民行动再机密也免不了让人发现，特别是最关心他的人。一天，他的同乡、少年时代的同学、挚友老王不远万里从南洋专程回沪看他。见面头句话就说：“我听到了有关你的传闻，很不放心……”

“哦，”周作民着对方问：“都是哪些方面的？快说来我听听。”

“说你交友不分姦好来往不分敌我，跟流氓头子、跟汉奸头子、跟日本特务头子……谁都称兄道弟，谁都交情不浅……”老王一脸郑重地说道。“我们自幼为友，实话说，我对你是一百个相信。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切不可脚踏两只船！”周作民长舒了一口气，原以为老王听到了意料不及的传谣呢，见他这么一说，也就放下心来了。只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踩的船多哩，何止两只！人家把你逮住了硬往船上拽，你的脚底板难道可以悬在半空中么？”

“你……”老王一听来气儿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别忘了咱们是中国人，这民族气节……”

周作民笑道：“这个我心中有数。你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么？那你就一千个放心好啦……咱们多年不见，说点别的轻松轻松不行吗。”

“不行！”老王坚决地说。“这事儿天下第一重大，你没有明确的说法咱就没个完！”

“这事儿日子长了你自然会明白，现在你就放下心来好吗？”

“你甭想用这话搪塞我！你给我说清楚喽，你老是围着那些贼船晃来晃去的算是咋回事儿？”

“并非我‘老是围着那些贼船晃来晃去’，是他们逼着我到那儿晃，我到那儿晃是出于无奈……还是方才说过的那句话，人家把你逮住了硬往船上拽，你的脚底难道可以悬在半空中……”周作民一时不知道怎样才能跟这位朋友解释清楚，心里很是着急，一脸郑重地说。“再说‘踩’过之后还可以下来嘛。我想过了，只要不是自愿，总有办法不老‘踩’它们的……”

老王以为周作民糊弄他呢，气得浑身打哆嗦：“你……你这样我没法儿在你手下干！南洋公司那边的事儿你另请高明吧……凭咱俩关系，你……汉奸董事长，我……我怎么还……我怎么能跟别人说得清楚嘛我……”他连板凳都不曾坐热便甩门而去。

周作民难受了半天。在日记里写道：“憾莫大于好友忿而离去，挽留无望。”

周作民自幼养成写日记习惯，常年坚持，工作忙得通宵达旦却不中断，偶遇重病，过后也要补写。他的日记，一气呵成，文不加点。貌似信手写来，不经思索。然而用词凝炼，结构严谨，文采灿烂，且叙事详尽明白，读来朗朗上口，赏心悦目，极见其古文功夫之深厚。他曾充满缅怀之情地对人说：“我这点小本事四分之一得益于家父，家父是前清举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我幼承庭训而外还去学馆聆教；五分之一得益于乡人王仲书。在我贫困潦倒面临失学，欲南去羊城求读而川资无着时，得他解囊相助；剩下的一多半儿得益于恩师罗振玉。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他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我前去说学，悉心教导而外，为我支付学费，安排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

到我二十三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他奔走呼号四出求情，我才成行。因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士，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生日以继夜地一路找去，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主留日考试官，说我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并以人格担保我能学成回国为民族振兴效力，我才获得破格批准……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我恩重如山，没齿不敢忘怀！我写日记，就是要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力……”

可是，周作民在那个时期所写日记不但行文晦涩而且所述极简，有时只七八个字儿而已。诸如——

“石渡庄太郎 ???……”

“公博 信使来，言代汪 意。午后回访，平津京沪各处业务有望扩大。”
“黄鱼逆水，身不可负也。”“得采丞 函，往访。”

“宗相 自扶桑来，酒后其言颇直。”“应佛海 约，晤谈良久。”“访川本 少将，晤谈良久。”“川本派人、车来迎至虹桥某西人宅，与冈村 晤谈约两个时。”

“助蒋君黄鱼三条。”

“清水董三 约谈。赴否?……”

抗战刚刚胜利的那些天，好友们都劝他赶紧去重庆“走动走动”，“对有些事情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他不以为然地说：“有些事情没法说明也解释不清，或者说不是‘说明了’‘解释了’就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放它一放，待忙过这阵儿再说吧。”不料，他尚未“忙”完就锒铛入狱……

石渡庄太郎，日本人，南京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周作民曾奉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命，为将南京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与北平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合并及统一发行纸币等问题找石渡庄太郎。因为日本对南北两个伪组织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两个银行未能合并，这是后话。

公博，即陈公博。

汪，即汪精卫。

“黄鱼”，即黄瑜，重庆方面与周作民联系人代号。“逆水”，指沿长江西去，即由沪去渝。“身不可负”，即不能带东西。曾担任过周作民秘书的徐左良于1960年6月回忆说，1943年冬，他奉命从重庆秘密来上海，向周作民传达张群、钱永铭，何廉等人指示。徐返回重庆时，周想托他带一批关于华北、华中的经济情报资料回内地给张群、熊式辉、何廉等人，只因怕沿途被查而未敢托付。不久，另找途径把资料送到重庆。

采丞，即徐采丞，杜月笙门徒。与重庆有电台联系。

宗相，日本财界要人。

佛海，即周佛海。

川本，日寇驻上海陆军部长，日寇投降前在上海策划媾和的重要人物。

冈村，日寇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蒋君，即蒋伯诚。抗战期间是蒋介石驻沪的秘密代密。“黄鱼”，在这里代指金条。据周作民好友吴震修1960年3月回忆，周在抗战期间“经常送钱给蒋伯诚”。

清水董三，日本在沪的特务头子，公开身份是外交官。

1945年10月18日午后，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处会客厅。

人们谈笑风生，说古道今好不快活。总经理周作民不言不语，微合双目埋坐沙发上似在假寐。

“嘘——”有人指着周作民示意大家安静。但建议没人理睬，笑声仍然喧闹依旧。这些人与周作民交往多年，对他们的总经理最是了解：眼下，他被愁城所困，岂有工夫歇息！所以，他们故意制造欢乐气氛旨在让周作民忘忧解颐。

“劳驾，”周作民抬抬手。“劳驾你们去一位给我喊声司机……”他话音未落，忽听有人粗声大噪地说道：“车，我们给你准备啦，你就是周作民吧？”

什么人这般无礼连声招呼都不打闯进来对周老总直呼其名？众人注目，只见来者气势汹汹，旁若无人，只盯着周作民：

“跟我们走一趟。”

本就心烦的周作民闻言不由怒火中烧。两眼一睁，目光如电：“你是什么人？你爸爸没教过你礼貌两个字？！”

来人心里发怵，连忙避开对方目光掏出个证件，自报家门：“万程，奉戴笠先生命令，来请周先生去一趟，他有话问你。”

“什么事？”周作民安坐不动。

“不知道。”

“那就请你弄清楚了再来。或者请戴先生来这儿问我。”周作民慢声细语，音调异常平静。心想，啥阵势没见过，中国的外国的，从军阀到侵略者，绑票、拘禁、关黑屋，无非就是诈钱整人。我既不投降日寇，也没参加中共，能把我怎么样？何况我和戴雨农有交情，为他做过事呢。

万程没想到周作民这么强硬。他横行霸道惯了，岂能容忍已是阶下囚的人给他难堪？立现凶相：“再说一遍，我是请——请你周先生。可干我们这行的请人方式从不拘泥于一两种！”万程背后两个全副武装的壮汉早已如临大敌，一个手按着枪把，一个亮出手铐并弄得叮当作响。

周作民已知自己被捕。血肉之躯哪能硬过刺刀尖儿？这道理，奉系军阀在北京就教懂了他，都快二十年了。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在香港又让他复习了四个月之久！他戏弄万程是发泄对戴笠的不满，觉得姓戴的过河拆桥太没人味儿。远的不说，日寇投降前夕的8月12日还给他发来紧急密电，说什么“时局急转，面谈不得，请敦促佛海并协助其维护社会治安”云云，日寇投降后，姓戴的刚到上海就找他，问他这个问他那个，要他干这干那的，他给他出谋划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昨晚还坐一桌饮酒作乐，称兄道弟，现在却派人逮捕他！什么罪……汉奸？笑话！他愈想愈气，恨不得把那姓戴的臭骂一顿。

“陈秘书，”周作民站起来。“给我要通戴雨农电话！”

“周总经理，您何必呢……”万程一边假意劝着周作民，一边给身后的特务示意控制电话机。“您一会儿就可以见到戴先生，求您别让我们执行命令的人为难……”

周作民只好转身出门。

秘书陈伯流，工友石贵即刻跟上，一左一右护着总经理。

两个壮汉挥枪把两人逼开：“你们不许跟着！”

“放肆！”周作民盯着万程。“日本人在时没见你们逞过英雄，日本人

走了，你们也跑到大后方去养胖了，倒来跟我们要横充大头。”

两个壮汉被骂急了：“‘跑到大后方去养胖了’，你讽刺谁呀，蒋委员长也在大后方……”

周作民盯着他们哈哈大笑：“好，有胆量够气派，敢跟蒋委员长平起平坐！陈秘书、石贵跟我走！”

“不行，他俩不许去！”

周作民想着连日被敲诈恫吓的遭遇，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定唬他们一把，借以宣泄胸中不平：“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你们知道我跟戴雨农什么关系吗？知道我跟张岳军什么关系吗？知道我跟蒋委员长什么关系吗？昨晚钱大钧钱市长宴请何应钦将军和顾祝同将军也没忘请我出席。这样场合，你们恐怕连站岗警卫资格都不够呢，昨晚我跟雨农同席宴饮，酬酢交欢，今天他却派……不对，雨农不会这样对待我。”他狠狠瞪了万程一眼。“你们假传圣旨是不是？”

万程连忙辩解：“不是不是……我们岂敢岂敢……”

那俩特务早被唬得大气儿不敢出。

“要不你们就是冒充军统的土匪，绑票的！”周作民凛然难犯，厉声说道：“我可警告你们，日寇投降了，想混水摸鱼不那么容易！何况戴笠最恨就是假借他名义的异己分子！”

万程心里发毛，唯恐节外生枝弄出事来无法交差，只求速去。于是，架起周作民胳膊边劝着边往前推：“周总经理，看您想到哪去啦？我们哪敢冒充？谁又能冒充……我想，戴先生不会有让您周先生过不去的事儿，只不过请您去问问，一时半会儿就能回来。还是快去吧，快去快回。”

“那……”两个特务看着要上车的陈伯流和石贵，用眼神请示万程。

万程指望着快走，吼道：“噜嗦什么，还不快给周先生开车门。”

汽车疾驰，行至海格路一处院门外突然急刹。车喇叭鸣响之外还有一个特务上前叫门。

周作民说：“你们要绑票，我跟你们走，可总得让我回家拿几件洗换衣裳吧。”

“这……”万程一脸为难。

“‘这这’什么？我虽然不了解戴笠行踪，但我知道他决不会到这种地方找我谈话。”周作民指着院门大声说。“放心，我周作民手下并无一兵一卒，决不会有人半路截车相救。回舍下不过拿几件衣裳而已，你们三位全副武装，而我手无寸铁……”

“好好，听您吩咐就是啦，”万程无可奈何，指令司机：“福开森路 119 号，周公馆。”

一个小时后，周作民被押到一座大楼的二楼东头一间屋子。室内有床板、桌、椅各一，均甚破旧。

“你不会在这儿久住，”押他的特务说，“明天可以移到福履理路，那里条件或许好些儿。”

周作民气愤地问：“万程不是说马上可以见到戴笠吗？为什么骗我？！”

特务笑而不答，转身离去。看守随即把门锁上。

“书生气！”周作民环视着只有一块床板和一桌一椅三件破旧家具的囚室自嘲道。“悔不该当初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他想着，发生在抗战胜利不几天的一桩往事当即浮现在眼前。

1945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抗战初期曾神秘兮兮地在交通银行俱乐部通园交给周夫人何如珍密信的那位女人章蕊梅突然在周作民家的客厅出现。

“没想到吧，我又给您送密信来啦。”章蕊梅寒暄过后，一边品茗一边笑吟吟地说。这回的神态表情与在通园比较判若两人。“委托我带信的人特意叮嘱我转达周总经理您对此信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她把密信从贴身口袋取出举到眼前晃悠着加重语气强调着。

周作民接信拆开，只见一张六十四开的普通白纸，上面只有九个小字儿：

“某大员欲定你汉奸罪。”

信不写名头，也没有署名。

“托信人还让我转告您，信上所说是在您在渝的几位好友的一致意见。”她见他迷惑，又补充说。

“在渝几位好友”……我所有有头有脸的中国好友几乎在渝，张群、吴鼎昌、张嘉璈、戴笠……就连蒋介石蒋委员长还曾多次人前人后地称我周作民为朋友哩。问题会有这么严重么？……还是先弄清信中所指再说吧。

周作民想着问：“尊敬的章小姐，请您说具体一些行么？”

她态度悠闲地吃吃一笑：“他们都是些大人物，岂能随随便便给我一个女子透露什么呀。不过，据我估计——我可是瞎估计哟，仅供您参考的，而且错了也不负责任……”

“您这话就远啦，我哪能让您负责任，我感谢还来不及哩！”周作民被她那扭扭怩怩劲儿弄得很不自在，但想着要知道内情也只好隐忍在心里，表面上还是露出极为感激之情。“您就别老吊我的胃口让我揪心啦……”

章蕊梅又品了口茶，才压低声音道：“很可能是孙科。据说，想诬陷您为汉奸的是一些立法委员。这伙子人基本属于不了解内情的，只凭着一些表皮儿现象就故作高深自以为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地瞎下定论。而孙科就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就生发出趁此机会夺您金城银行之邪念……”

周作民立即掏出支票本填了一张五位数的撕下来塞进她的小皮包：“谢谢您千里迢迢给我送信，到上海几日啦？下榻什么地方？……”

章蕊梅一一回答之后，周作民又说：“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处请随时来电话吩咐，祝您办事顺利，玩儿得痛快！”说罢，又千恩万谢一番才把她送出客厅。

得出门来，在离汽车只有十余步之遥的鹅卵石铺砌的小径上，趁周作民扬臂打手势的瞬间，她自然大方地挽起了他的膀子，娇柔他说：“上海真是好地方，只可惜熟人们都在大后方，有时难免寂寞些几个，您周总经理如能得暇晚上陪陪我跳跳舞听听音乐什么的是最好不过啦……”

周作民心想：“真是离不开男人的尤物啊，怕只怕我这老头子已经没有你希望得到的强悍劲儿头啦……不不，她算个什么东西！我在少壮盛年时尚能守身如玉忠诚于发妻，为何到了偌大年纪还作如是想？！何况你情如血浓也不中用呢，须知清楚：尤物看中的是金城银柜的钞票……我也只能让金钞代“陪”你喽……”

他想着居然逢场作戏地作温情状点着脑袋把她哄上了汽车。

章蕊梅刚刚离去，周作民的电话就打到了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办公室。

不多会儿，徐国懋等人匆匆赶来。

周作民把章蕊梅到来的前后经过及所谈论的内容详尽介绍了一遍，说：“我想听听诸位对此事的高见。”

徐国懋说：“应该立即布置有关人员从各渠道打探消息，密切注意事态的变化和发展。”

“嗯，”周作民默默地点头。“是要把耳朵伸长些个才好

“依我说呀干脆来个直接了当的。”其中一人快言快语他说。“周总经理亲自出马，到重庆去走动走动，找找人。那么办打听消息方便不说，与上层也容易沟通啊。”

“陈先生说的在理儿。”一位姓王的老者说。“抗战八年了，总经理在前方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些是容易被外界和不知情的要人误解的，不如总经理就拨冗去一趟，对有些事情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二位说的不无道理。”徐国懋颌首称是。“只是最近行里的大事却特多，很不赶巧啊。如果重庆方面的事急，行里的事也就只好放一放了。”

周作民想，章蕊梅带来的消息虽然很坏，但孙科院长怕是不了解内情，发生了误会，要到了动真格儿时他就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只凭想当然了，总会问问别人吧。岳军、达铨他们到时候一定会替我说话的。何况主持情报工作的戴笠戴老板对我的底细最为了解……想到这些，他便觉得上海的事情应该摆在第一位了。再说到了重庆，见到有关人士跑上来就说这说那，这也解释那也解释，还会给人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错误印象，反倒不美。还是让事实说话让知道底细的人说话最好。

他愈这么想，对去重庆的建议便愈不以为然。说：“有些事情没法说明，也解释不清，或者说不是‘说明了’‘解释了’就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放它一放，待忙过这一阵儿再说吧。”

他被释放的当天便策划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亲人惊问其故，他恼火异常地吼道：“为了不当汉奸！”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已有许多迹象表明会有今天的，可我偏偏不往这上头想，却愚蠢地相信戴笠……”囚室里的周作民脑子乱糟糟的，但又由不得他不思想，仿佛脑袋不是长在他的脖子上一般……

“想我周作民对政府不但没存贰心，还做过贡献，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的1926年秋始，便积极筹巨款劳军。后来，政府凡遇财政困难，我都一马当先。十几年来，对日外交谁都怵头，我也是诚心竭力尽了绵薄的。抗战以来，我做了不少政府地下特工都做不了的事儿，起到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日寇投降第二天，蒋主席命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赴红山何应钦总司令处投降电报和冈村给蒋主席复电还是设在我住宅内的电台收发的哩……可政府给了我什么？……在香港挨炸，他们见危不救，以致我被日寇拘留了四个多月……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他们却……唉，想我创办金城，初衷本为民族振兴国家昌盛尽我绵力，并想得个施展才智的位置……抱负无法实现也就罢了，竟弄得人身安全都……”

周作民愈想愈有气儿：抗战的时候他们都躲得连影儿都没有。可胜利刚刚两个月，上至立法院长孙科，下至什么忠义救国军的小头目和一般的小特务，都在打金城银行的主意，有敲诈现金的，有勒索住宅的……看中什么就索要什么……

“‘周作民操纵金融发国难财……与敌方要人往还……’汉奸！不知情

者说说不奇怪，因为金城在抗战期间总算维持下来，并有所发展。那是同仁们用心血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外界不清楚，政府是干啥的！至于‘与敌方要人往还’，我身在沦陷区主持偌大一个金融企业，不跟他们‘往还’怎么维持？不跟他们‘往还’怎么知道其中内幕获得情报？！”

周作民气愤莫过于拿此大帽压他敲诈他。

日寇投降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自称政府地下特工的马某举着证件直闯总经理室。周作民异常气愤，但却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写道：“诘问恐吓不一而足，结果立索巨款，只俟陆续筹济，盖此辈特工不愿与之理论也。”

嗣后，周作民写日记就三天两头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了。

八月二十一日：“所谓马君又来谈，除催款外，又欲与研究会合作。‘合作’者，钱之谓也。”

八月二十四日：“忽有张某带本区巡警一名，自称忠义军看房屋，口称为袁司令觅公馆，告以此系余之住宅，不能相让，尚不肯罢休，势在必得……”

九月十九日：“据告，渝某机关曾将余名列在被通缉者之内，呈请极峰批准……”

十月×日：“偕妻同车付千里宅，途中余访友，入室不久即得千里夫人电告，略谓：顷得余宅电告，第三方面军派兵多人来宅觅余，闻之惊怪。千里率瀛儿来，所述如前。千里力劝余镇静……电访雨兄，不值。分电如兄，亦谓应询雨兄。杨德三窃自逃出，报告来人系警备司令部第二稽查所所派，头目姓蔡。本已说妥，明晨九时出头晤谈，不知何故，行至门忽又折回，勒令到处寻余。一面派人把守电话，至各室巡视，声势汹汹。”

孙科来信——

作民总经理吾兄台鉴：敝眷顷需头寸运用，数额约两万万元，拟向贵行抵押透支，一切手续即着杨庆簪、蓝业广两君给办，至希赐予玉成，无任感荷。此候

台安

孙科

——周作民日记里抄录的这封信是二十多天前来的。

此信送到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办公室时，周作民不在。因送信人说事体紧急非要立办至少也得有准确回音不可，接待者徐国懋只好代为拆阅。

徐国懋阅信后皱了老大一阵眉头，才小小心心字斟句酌地开了口：

“这信，我一定尽快交到周总经理的手中。您们看这样可以么：留下您们的电话号码或地址，待周总经理返回后立即与您联系，或者请您们过三几天再辛苦跑这儿一趟……”

送信人被打发走，徐国懋当即找到周作民。

“什么借款呀，敲竹杠！”徐国懋边把信递给周作民，边说自己的看法，话说得十分气愤。

千里，即何千里，周作民内弟。

第三方面军，即汤恩伯部。

雨兄，即戴雨农。

如兄，戴笠手下特务。

杨德三，周作民家亲戚。

周作民读罢来信说：“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可恨的是他胃口太大，二万万元，一千两黄金价……咱金城经不起这么三敲两敲……”

“不理他。咱们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

“不行呀，”周作民摇着头说。“不应酬会出事儿，这些人什么坏事都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是呀，姓孙的人品不好不说，格调也真低下，瞧瞧这儿——”徐国懋指点着信说。“还‘敝眷’呢，居然把个大破鞋称为‘敝眷’……”

“怎么？那蓝妮不是孙哲生眷属？”周作民甚为惊讶。

“什么呀，她原是财政次长李调生儿媳，离婚后当交际花专事结交权贵，谁有钱有权跟谁玩儿。玩着玩着和孙科玩上了瘾成了孙科情妇。据说还和孙科生了个女儿，面貌相像简直是孙科第二。”

“无聊。”周作民轻蔑地哼了一声。“咱不谈这些个。或许孙院长就真的娶了她作如夫人呢。”

“我愤懑……让这些人把持权柄，国家还有个好。”

周作民长叹道：“这现象哪朝哪代都有，谈它何益？我只想听你高见。”

“要不，您过两三天去看孙科一回，听说他已来上海了，探探他口气，再商议。”

周作民采纳他建议。

看望孙科的经过，结果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周作民也概略地记在日记之中：

“鉴秋 来访，遂同车妨孙院长哲生，寒暄外未及他事，蓝某 在侧，提及借款，答以同事现在正商洽而已。”

“纪常电告，杨、蓝来商借款，势甚汹汹。”

过了几天，周作民命银行筹足了款项，叹着气对徐国懋说：“给她吧给她吧，明明知道是大虫‘借’也得‘借’啊，谁能惹得起呢。”

蓝妮就这样白白从金城银行拿走了价值千两黄金的二万万元（虽然办了借款手续，但终了未还——这是后话）。

周作民在囚室里想着往事，时光倒是过得飞快，不觉又到黄昏时候。

“从恫吓到动真格儿的。而且‘真格儿’愈动愈大，敲诈黄金千两，逮捕拘禁。下一步该是什么呢……啊，戴自牧 的野心能够实现了。据来自重庆方面的消息说，戴已把沦陷区所有行处当作敌伪产业划入被接收之列，欲取我而代之不说，对各分行都拟定了接收的经理人选……金城呀金城，你命途多舛，内外交困啦。外人蓄意掠夺侵吞，内有权欲熏心者后院放火……即便坚固堡垒也难经受内外夹攻……”周作民苦不堪言地自语着。“我身陷囹圄甚至被砍被杀事小，可惜我的金城……”

门被轻轻推开。来人极有礼貌地自我介绍：“邓葆光。”接着请周作民出屋。

周作民懒得说话。下楼。上车。汽车风驰电掣，开得贼快。不久停住。

周作民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到了他家门口！家人和所有在沪的亲朋好友迎接国宾一般等候着他。

鉴秋：孙鉴秋，国民党立法委员。

蓝某：即蓝妮。

戴自牧，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战期间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任代总经理。

邓葆光一直把他送入家门：“我奉戴笠先生之命送您回府并代表戴先生向您致歉！戴先生说，这是误会，他事先一无所知……”

人们安抚慰藉良久，相继退去。

夫人何如珍告诉说，他被带走只几分钟，银行就分别打电话向亲朋好友作了通报。亲朋好友们立即利用各自关系分别找戴笠、杜月笙、汤恩伯、钱大钧等等头面人物，还有人用密码给重庆张群、吴鼎昌等要人发急电……

周作民听罢讲述，很感欣慰：朋友们情谊经得住风雨考验！但与邓葆光举动言辞联起来一想，不由心有余悸，又进愁城：这戴先生……真真假假实在叫他难以分辨！姓戴的来这一手到底为什么……琢磨不透！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了他他双目紧闭埋坐在沙发里半天不言不语。一个新的行动计划逐渐形成。

夫人以为他受了惊吓疲惫过度，只劝他早些回房歇息。

他突然站起，拨通电话：“陈秘书吗？你立即给钱市长秘书打电话联系买一张去重庆飞机票……这事在半个月前张岳军就给钱大钧发过电报请其关照的，不会有问题，你办吧，愈快愈好。”

夫人惊讶了：“前些日子岳军来信催你西行，你还说‘日寇占着上海我都没去重庆，日寇走了我急匆匆的去重庆做什么？待到明年开春再说吧，’可现在你歇些日子再去不行吗？”

“我必须尽快面见蒋介石。”

“为什么？”

他恼怒地吼道：“为了不当汉奸！”

第十二章

我周作民能当外汇就好喽

蒋介石亲切地对他说：“你在沦陷区的工作很好，我晓得。发生了误会，实在对你不起！”蒋经国冷笑着对他说：“你没有外汇谁相信？！我看作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大陆已入多事之秋，上海更是是非地头……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思之所及，行之所随。1948年10月8日，他在美国友人卫乐尔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上海飞往香港。

蒋介石亲切地对他说：“你在沦陷区的工作很好，我晓得。发生了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重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官邸。周作民座车尚未到达，吴鼎昌就早早出门迎候。见面后，握着的手一直没松开，进入客厅，两人还站着良久地凝视着对方。

“八年啦，这可是不短的岁月啊。”吴鼎昌看着明显苍老的挚友慨叹着，抬起左手拍拍对方肩膀，“你受苦啦。”

“怕是命中注定，没有办法的。有位高人给我看相说：‘少贫苦，青年做事一帆风顺，子孙不能如意，事业不能如愿。老年宜旷达，有财须散。’我生平不治生产，财鸣乎有？可恨的是金城同仁们近三十年挣下的一点血汗钱招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到这步田地，不‘旷达’又欲何为？”周作民看着满头黑发红光满面的同庚老友，百感交集：同样是人，命运相殊何甚！吴氏自1935年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以来一帆风顺，当过贵州省主席，现在又当着国民政府文官长，春风得意。而我呢……

吴鼎昌见他神色有异，忙说：“请坐，坐下谈。”

“我盼望尽快见到蒋主席。”周作民开门见山他说。

“不急嘛。请品茗，抽烟。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

周作民茶烟不沾，一口气把遭遇说完，说得吴鼎昌唏嘘不已。

“好吧，”文官长沉恩着说。“明天就找机会报告蒋主席，把你的情况简略地给他介绍一下，然后请他安排时间接见你一次，放心，他对你了解并有好印象。这两个月，我就听他三次提起过你。可虑的是立法院那帮人，还有二陈……很是讨厌。这样吧，你既然到了重庆就当是上大庙烧香，各路神仙菩萨但凡有点名分的都叩拜它一遍。至交如新之、公权辈倒不必着急，岳军在成都任上暂时也见他不着，先去见孔、宋、陈……挨个儿来。蒋主席那里一有消息，我马上派车接你。”

“我听你的。谢谢。”

1946年1月12日上午10点45分，周作民被吴鼎昌接到国府文官处。11点40分，周作民在吴鼎昌陪同下驱车来到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微笑颌首以示迎客。

周作民鞠躬致敬。

“你好哇。这些年来你辛苦啦！”蒋介石把手伸给他，态度异常亲切。“你在沦陷区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晓得的。但下面的人不晓得我的意思，更

不晓得你我的关系，发生了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周作民说：“这些年来，我在沦陷区内仅将比较重要的事件托岳军转呈主席，除经济方面的其他有关情报我都是让人向戴笠先生报告。回想起来，我未能跟随主席左右为国家做更多贡献，深感愧疚。而且为掩护工作，不暴露真实思想，免不了跟日伪方面有关要人往还，沾染之处自然有之，恳望政府包涵成全，作民感激不尽。”

蒋介石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你也不要计较误会之事。你的银行是哪年创办的？”

“民国6年，至今已有二十九年矣。吴先生也是主要创办者。抗战前两年就在渝、蓉两市成立了分行。”

“昆明有分行么？”

“有。后方已有分支行二十五处了。在抗战中还扶持和创办了一些企业，如酒精厂，铁厂，面粉厂等计有十多个单位了。其中范旭东先生创办的永利公司，自始至终一直由我担任董事长，在资金筹措运用上我一直亲预其事，其他方面也相当关注。我来渝谒见主席期间正往各厂视察。该公司有四年之内新建十个工厂之计划，仍请主席继续维持。”

蒋介石说：“永利已有相当基础，我晓得的。上海情形如何？”

“物价比较平稳，秩序已见好转。”

“上海民众过阴历年的习惯没变吧？”

“还像过去一样。”

“你打算回上海过年么？”

“说一定。如果主席有使命，我理当留下。”

“北方开发公司我想让它继续办下去，主要职员也可继续留用，请你回上海找他们商洽一下。”

“既然如此，我回沪后稍事摒挡，即去北平作详细调查，然后再来向主席报告。”

“很好，很好。”

“我去年春天去北平时曾特别注意了北方农村的事情。我们收复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用什么办法，应该认真考虑。无论用什么方针方法，必然牵涉到人事问题。我以前从事合作事业之经验证明，乡村工作指导员之人选极不易得……”

“你等等。”蒋介石拿过小本子。“你再说一遍，让我记一记。”

周作民重复了一遍并把没讲的话讲完。

蒋介石高兴地放下笔：“上海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希望你多多帮忙。有了高见，随时给我写信，或者直接找我面谈。”

周作民见他有意送客之意便主动告辞。出门后他看了看表，谈话四十五分钟。

吴鼎昌提议：“去岳军府上坐坐。”

周作民正想把与蒋谈话内容告诉张群，当即表示赞同。

张群官邸跟蒋介石官邸毗邻，其中有门相通。

两人把与蒋谈话经过说了一遍。张群高兴他说：“祝贺你，作民兄，今后没人敢找你麻烦啦。”

周作民想着赴渝后上各“庙”烧香叩拜情形，觉得有些“神仙”脸色很让人忧郁，说：“最好有个文字的东西，让我拿着……”

“对，应该有个文字的东西，不过，让你拿着……”吴鼎昌摇摇脑袋作了个为难表情。

“倘若我手里没个东西，其他恐怕都不灵。”周作民忧郁他说。“以前委座曾为作民的事给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戴笠、和吴开先等五要员发过专电。电文是这样的：‘查周作民君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以免误会为要。’这意思够明白吧，可结果呢，还不照样……”

“是呀，应该给你个‘护身符’。”张群思忖着说。“这么办，我、达铨，再约上新之，由我们三人联名给文官处写信，要求文官处正式发个文件，转告有关方面加以保护。给各处下发这个文件的同时也给作民兄一份。”

“好。”吴鼎昌说。“请作民兄放心，你离渝返沪前，我一定把这事儿办妥，”

数日后，周作民在重庆机场登机返沪前，赶来送行的章蕊梅交给他一个印有“国民政府文官处”字样的信函。他拆开一看，内有两份信件。一份是打印件，一份是手写件。打印件是文官处给张群等三人的复信。上面盖有文官处大印；手写件是张群等写给周本人的信。打印件是这样的：“径启者，前奉主席交下执事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签呈关于周作民在沦陷期间为中央秘密工作，请分令各有关机关加以保护，以免误会一案，并通知司法行政部上海法院知照，并奉批示准电何总司令暨上海钱市长、吴主任委员及军统局戴局长与司法行政部谢部长知照，当经遵批分别办理，相应函达。”手写件如次：“径启者，查抗战期间，台端在上海一带沦陷区内为我方工作情形，曾经弟等呈报主席。现值抗战胜利结束，复由弟等汇报陈明，惟虑各方不明情形，或有误会起见，已蒙主席分别电飭何总司令、钱市长、戴局长及其他有关机关等予以保护，并经政务局通知前来，合将来函附送台阅。”

周作民长舒了一口气，自觉护身有符，迈着轻快的步伐心旷神怡地登上了飞机。

他做梦也没想到，那“护身符”竟然那般短命！

蒋经国冷笑着对他说：“你没外汇谁相信？！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

1948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

金城银行总经理处会客厅聚集着周作民的心腹人众。他们全都忧心忡忡。有的唉声叹气，发着牢骚；有的破口大骂，义愤愤膺。周作民一声不吭，只微合双眼靠坐在沙发上静静听着。

“妈的，民国24年11月4日发行法币以代替银两银元就把我们金城坑得不轻……”

“不管咋说，那阵还注意控制发行量，物价不涨，民国26年抗战前夕，法币的发行总量只有十四亿元，到日寇投降前，就通货膨胀得厉害，法币发行额即达五千亿元。说为抗战，可以交待过去，国难当头嘛。到民国36年4月，法币发行额就陡增到十六万亿元以上，天呀，这可是抗战胜利了呀，胜利刚刚一年多，这又是为什么……”

何应钦，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及军政部长。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上海市市长。戴笠，军统局局长。吴开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蒋发此专电时，以上五人均在上海。

“要是到此为止还不错哩。今天，民国37年8月20日的今天，法币寿终正寝，它的发行额多少你们知道么？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物价上涨了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

“只拿政府公布的各项办法一看就很明白，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实行所谓币制改革，是要一箭双雕……”

“你们瞎嚷嚷什么！”周作民厉声制止。“由着性子胡说八道，除却惹祸，于事何补？”

“黄金，美钞，外汇必须向中央银行兑换，否则以破坏金融罪论处。抗战初期周老总就确定了‘今后金城的生命线在外汇’的战略方针，咱们惨淡经营十余年才积攒这么点儿外汇，现在全要拿出来，这跟拦路抢劫有何……”

周作民站了起来：“你们管这些做什么！找你们来是商量如何把金城损失减到最低程度的，维持金城才是头等大事！希望各位像对待民国24年银元改法币那样，拿出高明的办法来二十天后的9月10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11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名字，还有钱新之、李馥荪、戴铭礼……全是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

俄尔，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荪从里间走了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言声儿，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到上海的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和蒋经国。俞不过挂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独断专行。前几天蒋经国找的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听说不少人已经被捕。周作民看着想着已感凶多吉少。

周作民被叫人里间，见蒋经国阴沉着脸，气势汹汹，与两年前他老子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周作民的态度表情距若霄壤。见面也不寒暄致礼，劈头就问：

“你就是周作民？”

周作民本来忐忑不安，但见对方这副模样这般说话不免心生恶感，一时忘了发慌害怕。暗想着，我比他老子的岁数还大哩，他不过乳臭未干一毛孩儿，怎么可以用审犯人的口气对我问话？够上档次的流氓也懂顾及面上礼貌。他故意睨他一眼，慢吞吞地找个地方坐下，才平静地回答：“是的。”

“你知道最近颁布法令，私人不得藏有黄金外汇么？”

“知道。”

“你有多少外汇？”

“我个人从来不做外汇买卖，觉得积存外汇用处不大，所以不攒它。”

“你就一分都没有？”

“也不能这么绝对，三两千美元大概有的，但决不超出五千。”

“你……”

“至于金城银行积存的外汇，已遵令向政府呈报有案可查。”

“我不问你金城银行外汇，我问的是你个人外汇！”

“我说过了，超不出五千美元。我本来打算这两天上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因为事冗耽搁了。我回去就交，一分不留。”

“你给我放老实些，法律是无情的！”

周作民再也不堪忍受，柔中寓刚他说：“我已经说过两遍，不超过五千

美元。如果我周作民能当外汇就好喽，可以全部拿去。”

蒋经国被激怒，霍然站起，抄过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突然掷下。踱步，拿电话，放下，踱步，如是反复再三。

“唉——”蒋经国突然作悲天悯人状。

“我要是让人把你逮起来办了你好吧，你又偌大年纪……你就不能做得漂亮些？”

周作民也跟着叹了口气。心想，你要演戏我跟着演就是啦。不过我念的“台词”内容真实，不玩虚假。

“我自民国元年开始做金融工作。”他说。“民国6年创办金城银行至今都在金城服务，三十多年啦，除上海、北平有三处住房和一些银行股票外，就那几千元美金。我向来只想着为国家为民众做点有益事情而从未顾及贪财。所以，到如今这么一把年纪啦，想做漂亮却做不出来……”

“哼哼，”蒋经国冷笑着对他说：“你没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经我批准，不许离开上海！”

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们听说总经理被蒋经国召去，无不胆战心惊，纷纷赶到福开森路119号周作民家等候消息。

周作民回来把经过说了一遍。众人听罢愈加恐惧。

沉默了十多分钟才有一个秘书说话：“这位蒋督学年轻气盛，胆子奇大，加上政府措施坚决，没听蒋总统说，银行界的人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彼等既然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亦无所姑息！这话说了不到一个礼拜，……有其父必有其子，小蒋也是六亲不认的。只要他认为谁有罪就对谁不客气。杜月笙跟总统关系多深，可小蒋就敢抓杜的儿子杜维屏和杜公馆的经济总管、上海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现在他俩还生死未卜哩。还有，与孙科关系很深的王林公司的王春哲都给毙了……依我管见，在这节骨眼儿上总经理还是避一避为好，别住家里……”

“砰啞——”突然而至的破门之声打断了秘书的说话声。

大门开处，工友石贵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不好啦，警……警察……周……周总经理，快……快躲一躲……”

众人大惊。

“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大陆已处多事之秋，上海更是是非地头……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思之所及，行之所随。1948年10月8日，他在美国友人卫乐尔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上海飞往香港。

周作民从蒋经国处返回住宅没多大一会儿，看门的工友石贵就神色慌张地闯入报信说，门外来了警察警车，怕是又来抓总经理的，请总经理赶紧躲藏起来。

众人一时惧怕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周作民镇静地问：“警察停在大门外还是往院里闯啦？”

“挺凶的，嚷着找您呐……怕是闯了呢……不，他们好像还在院门站住……不不，好像往里闯啦……”石贵一时也说不清。他是被近来上门捣乱的军警宪特吓怕了。

“各位休慌。有句古语不是这样说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周作民对徐国懋说：“你跟着石贵出去看看。他们要是硬闯呢就让他们闯进

来好了，他们有枪，犯不上跟他们拼命，他们要是说找我就说我不在，你随机应变接待他们就是啦。”

徐国懋领命而去。不多会儿返回报告说：“是一位名叫程义宽的刑警督察长带着几个人给周总经理带来这个——”他说着给周作民递上一纸公文。

“切结！”伸过来的脑袋无不瞪圆两只眼睛惊恐地叫着。

周作民见那“切结”上印着上海警察局的大印，上面赫然写着：

“周作民非经核准，不得私自离沪！”

“那程义宽让你在这儿签名。”徐国懋指点着“切结”对周作民说。

“程义宽呢？”

“让我哄走啦。我跟他说我也在等周老总呢。一俟周老总回来，我就让他签上名，找妥担保人办妥手续，晚上我亲自送到警察局去。他说，保人必须要正当行号，找哪个单位合适呢？”

周作民签上名，想了想说：“让太平洋保险公司和通成公司作保好啦。”他看着众人说：“诸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国懋留下。”

众人退去。

周作民急匆匆地一边写着信一边对徐国懋说：“劳驾你去南京一趟，找岳军、达铨和何廉，把我的情况面告他们，让他们务必尽早想办法……不然，这关很难过得去。马上动身……”说话间信已写好封上，又在信封上写上“呈岳军亲启”等字样。

徐国懋把信装好，匆匆离去。第二天深夜他又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周作民隐居的去处。

“岳军说，经国在最近三五天内不会对作民兄采取过激行动。”徐国懋为让周作民放心，开口就奔主题。

周作民急不可待地催着：“快说说经过。”

“我下了车就去找何廉。见到何廉把您的情况简要一说就拉着他去找岳军。岳军听罢讲述，笑了笑才不慌不忙他说：‘没啥大不了的事儿，你回去告诉作民兄，要他务必镇静，在这种时候慌乱不得，慌乱会加深经国对他的误解，于他的健康也不利，他有心脏病。对啦，你不妨建议他找个清静的疗养院住上一段。这几天我都能见到蒋总统，一有机会我就跟他说。我跟随蒋总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为谁求过情。我想，为作民兄求他一次他不会不给点儿面子。总之，我很乐观，请你转告作民兄，他也应该乐观。你赶快回上海，早告诉他早放心。’我和何廉便起身告辞。在我走出门口时，岳军又说：‘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你就马上赶来，不要打电报。电报说不清，还会招致他人情疑。蒋总统重视的事儿人们最敏感。’从岳军处辞出后，何廉对我说，‘你时间仓促，达铨处不必去啦，我过一会儿就去找他，和他商议找翁文灏、俞鸿钧等等管用的人疏通之办法。’离京时我对何廉说，因为行动匆忙，未来得及给各位筹措用以疏通关系之费用，很是抱歉，日后一定重谢。’何廉说：“咱们之间何出此言？”

“你的‘此言’出得好！”周作民夸奖道。

“俗语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风声未过以前，您最好多安排几处住所，待缓和一些时再进行疗养。”

“谢谢你这么周到。他们都分头替我准备啦。你放心。”

“司机也很重要。让您公子开车吧。您常坐的专车暂时别用，我另外给您准备两辆替换着坐，同时多弄几个车牌四天后，徐国懋又去南京。回来对

周作民说：“您可以住疗养院啦。蒋主席答应了岳军的请求，说跟经国打声招呼。”

周作民说：“替我联系虹桥疗养院，那儿清静，也安全。”

周作民在那所美国人密勒办的虹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总觉心不踏实：小蒋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地头……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派人悄悄把徐国懋找来。

“我要去香港。”他说。

“可是……”

他知道徐国懋为小蒋那“不经批准不许离沪”的禁令犯愁。“秘密行事。我想好了，找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这家公司有咱金城的投资，你又是公司董事，跟副总经理卫乐尔私交也好，找他们靠得住。你替我办吧。”

“请总经理详细指示办法。”

“我的要求是：不受任何检查。具体安排你想去吧，这点小事儿难你不住。”

1948年10月8日清晨，一辆黑色的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点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我够不够朋友？”

“够朋友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

押送也罢，护送也罢，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自豪的感觉。

尾 声

国宴席上，他感慨良多地接受周恩来的敬酒，开怀畅饮罢了便酩酊大醉。恍惚间，他见到了几位旧友，有健在的有故去的。故去了的两位生拉硬拽着他与之同行。他心生悸惧，不由惊叫起来。夫人把他推醒。“老啦——”他长叹一声又沉沉睡去。

国宴席上，他感慨良多地接受周恩来的敬酒，开怀畅饮罢了便酩酊大醉。恍惚间，他见到了几位旧友，有健在的有故去的。故去了的两位生拉硬拽着他与之同行。他心生悸惧，不由惊叫起来。夫人把他推醒。“老啦——”他长叹一声又沉沉睡去。

1950年8月，周作民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抗战胜利不久由于政治原因辞去的金城银行董事长。

1951年9月，周作民建议成立“北五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等五家银行）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并出任董事长。

1951年10月，周作民出席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52年12月，周作民出任由六十家银行银号和钱庄组成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过来给坐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身边的周作民敬酒，风趣儿他说：“很早就听说我有一位出色的淮安同乡银行家极富海量，可惜总没得机会一块畅饮，今日有幸相见，先来三杯然后叙话如何？”

“总理，您……”周作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好，先干为敬。”周恩来哈哈一乐，连干三杯，亲切他说：“你我同乡同姓，若干年前肯定是一家哟，论年龄您长我十五岁，真正的大大哥哩。”

“不敢当，不敢当……”周作民连忙干了三杯。

“满上满上。”周恩来笑着说。

“总理，您……”

“刚才的三杯是同乡敬您的，现在这酒呢，是全国老百姓委托我敬您的。”

“好好，总理，我喝我喝。”周作民一饮而尽。

“这样我就完成任务罗。”周恩来说。“咱们的国家现在很困难，百姓们都很穷，人民很需要像您这样有本事的银行家。”

“总理，我懂啦，我一定努力工作，不遗余力。”周作民郑重他说。

周恩来极有风度地做了个手势，在离去的一刹那间十分自然地周作民迈近了一步，靠在他耳边悄然说道：“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声音亲切，真诚。

这种来自大人物的不含杂质的亲切和真诚，周作民第一次遇到。

他接触过的大人物可谓多矣——

北洋政府时期的倪嗣冲、徐树铮、熊希龄、段棋瑞、黄郭……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无一不是为自己私利，希望他们为他们所用，为他们赚钱。

日伪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日本军界政界财界的要人也曾对

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是为了拉他下水，希望他做他们的卖国帮凶和抢掠帮凶，坑害民族蹂躏百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蒋介石、张群、吴鼎昌、张嘉璈、钱大钧、顾祝同、何应钦、戴笠……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有的还在生死攸关时候为他消灾免难。可他们是看中了他创办的金城和金城投资扶持的若干个工商企业。那偌大金融企业和偌多工商企业能够为他们巩固政权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质财富，为他们中饱私囊拓宽财路。

众多人物对他亲切对他真诚之最高水平也未超出友人交往之情谊。只有周恩来的亲切和真诚是确实为国为民不属杂私心可以信赖的。

那天，周作民的酒喝得很是痛快！从不知醉为何物的他醉得酣畅，回得家来便倏然熟睡。

恍惚间，他好像上了艘巨舰游弋于大海，又似乎乘着飞机穿行于云雾之间……俄尔，走入了一家堂皇富丽的大酒店，像在北平煤市街丰泽园饭庄，又像在香港九龙半岛大酒店。侍者把他领进说是雅座的单间，陈设却破烂不堪，白茬儿木桌长条凳，茶具餐具酒具全都脏兮兮，还有苍蝇飞舞……

“我堂堂银行家怎么会到这种破烂地方赴宴……”他正百思不得其解，忽见张群从对面走过来。张群的背后跟着黄郛、吴鼎昌和张嘉璈。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周作民惊喜万分地问。

黄郛白他一眼，不悦他说：“你好坏记性呀，不是早就说好来此相聚畅饮的么，我等恭候多时矣。”

“你……”周作民诧异不已。“你不是早就不在人世了么？民国25年我还去参加了你的安葬仪式呢。”

“你休胡说，这里不分人世阴间！”黄郛气势汹汹地冲他吼叫。

吴鼎昌和张嘉璈一齐劝道：“休要争吵，伤了和气，我们朋友多年，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何必……”

“对对对对，”张群大声附和。“闲话休叙，我们喝酒四人狂饮起来，小杯已不过瘾，换了大杯大碗，黄郛干脆端起酒坛仰着脖子往嘴里倒。

“诸位，诸位……”吴鼎昌忽然大声嚷嚷。“想当初，我等均系风云人物，如今怎么斯文扫地若此？”

“什么他妈的想当初呀，”黄郛推他一把。“当初管个鸟用，你老兄如今不是也跟我一个鸟样了么？”

周作民这才想起吴鼎昌也不在人世了。他是1949年跑到香港，1950年在那儿病死的。今天之事怎么这般奇怪……未待他多想，又听得张群说话：

“咱哥儿几个最亏就是作民兄啦，论他的才能他的资历他的学识他的品德还有他的业绩贡献，做个国家部长做个封疆大吏做个行政院长副总统无不绰绰有余……”

这话勾起了周作民的无限惆怅，不平情绪油然而生，借着酒劲儿，不客气地冲着张群说：“现在提这个顶屁用，早年你干什么去啦！想你岳军有权有势二十余年，可曾在极峰面前说过一句提携我周作民的话？我周作民从来对你不薄，替你挣钱赚钱替你看守维修住房送你现钱花，记得么，光是那回你谎称去美国治病我就送你美金十一万，一次就十一万呀，我的老兄！我金城挣来十一万美元需要耗费多少同仁的心血和汗水！当然，你老兄对我交情也的确不错。每当我遇灾遇难你都帮我过关。这种情谊我没齿不忘。可是，我周作民有志于为国为民做大事，难道你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不帮一把给个

机会让我试试……”

“作民老弟，作民老弟，”黄鄂拍打着他肩膀。“请息怒请息怒。记得你年轻时候不这样的嘛，民国13年我让你当财政总长你都不干嘛。你当时那么做就很高明！做官儿那营生仔细想起来实在没鸟意思！君不见老哥我么。我做过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这官儿够大了吧，到头来还不是一杯黄土。还有达铨兄，财政次长，实业部长，贵州省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官位个个显赫，职务一个比一个重要，如今还不跟我一样一杯黄土……”

周作民打断他的话：“请你别误会，我不是那种为显赫图虚名而谋官位的庸俗之辈，我讨厌官迷心窍的人。我是为做事而想当官儿，不当官儿没得权如何做大事！我创办金城就是积蓄实力取得经验盼望有朝一日为国家昌盛民族振兴做更大贡献……”

“你的金融业从中国办到美国，你的工商实业从亚洲办到欧洲美洲大洋洲，你该知足啦，我们哥几个谁有你的贡献大“贡献个屁！”一直闷不吭声的张嘉璈突然打过横炮。“没想到往七十岁奔的人还一副娃娃腔满肚书生气。我，”他指着自己鼻尖继续说，“我从幼年少年青年到壮年走的路几乎跟你周作民一个样，读私塾、上广东方言学校，靠人资助在日本留学，办银行……经历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我后来当了官儿。告诉你，我的心气儿不比谁低，当铁道部长一上任就做了三年修通三千七百多英里铁路的计划，小鬼子一来，计划大半儿泡了汤。铁道部合并为交通部我当部长，又想修西北铁路，可谁给钱？……一个个看着可行的计划愣是实现不了，动遭掣肘，不过几年就累得卧床不起。抗战胜利后，我当上了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经委主委兼中长路理事长，累得半死也一事无成，民国36年3月我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宵旰忧勤励精图治，却得了个物价狂涨币值暴跌的结果……我有没有德有没有才你老兄最清楚，你为什么还这么幼稚而不跟我比一比？我现在的处境比你惨多啦。民国38年5月我不得不跑到澳大利亚，对外说是研究总结中国通货膨胀的教训，实际上是想靠爬格子换几个稿费度日……别想不通啦老兄，我们生不逢时，生不逢时！懂了吗引？！”

张群说：“你们发哪门子牢骚嘛！”

张嘉璈火气更大：“你干嘛言不由衷地在这儿吼？你当了这么些年大官儿政绩何在？如今跑到个孤岛窝着更做不成什么事啦。不过那岛儿的空气好，你也不愁钱花，研究一下养身之道准能长寿，愿你长命百岁吧，不过你活上二百岁也没鸟意思。”

“谁让咱们国家这么动荡呢。”张群说话的底气立显不足。“打军阀，打日本，打共产党，天天打仗哪来的精力治理国家哪来的时间创造业绩……”

“这些事儿搞不清楚。”黄鄂说。

“好在咱俩不用操那份心啦。哈哈……”吴鼎昌站了起来。“咱们回去吧，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咱们这样回去太冷清啦，找个伴儿吧。”

“好”

他们说着一左一右地架起周作民就往外跑。

周作民想着他俩都是死了的人，不由心里发毛，惊惧地大声叫喊：“我不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我日子刚刚好过，刚刚看到些希望……放开我，你们两个混蛋……”

“你醒醒，你醒醒呀……”

周作民睁眼一看，灯光雪亮，夫人正用力推他。原来是南柯一梦。

“你……”夫人关切地给他递过一杯茶。“你昨晚出席国宴高兴得不得了，怎么会做恶梦呢？”

周作民无法回答。国宴与恶梦之间有无联系他也弄不清楚。他只恨国宴来得太晚，要是早来二十年三十年或者自己年轻二十岁三十岁或许就更好！

“好啦——”他长叹一声，倒头又睡。

第二天，他作了个决定：把他的全部银行股票九十多万元人民币和所有私人藏书捐献给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作为新民图书馆基金。

1955年春，周作民赴上海视察行务，心脏病发，于3月8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二岁。

于是，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